

卷二百一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

阿合马 庐世荣 桑哥 要束木

阿合马，回鹘人。幼为阿勒赤那颜家奴，阿勒赤女察必皇后以为媵臣，执宫庭洒扫之役。世祖爱其干敏。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廉诸路都转运使，委以财赋之任。四年，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帝升开平为上都，又以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阿合马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十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奏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均赋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是年十一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拜阿合马中书平章政事，阶荣禄大夫。

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领之。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然，请遣官采取。”又言：“国家费用浩繁，今岁自车驾至都，已支

钞四千锭，恐来岁度支不足，宜量节经用。”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之费，鬻锡足以给之。”帝悉从其请。

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改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线真、史天泽争论，屡为所诎，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遂专复益甚。丞相安童言于帝曰：“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从臣等议定奏闻，已奉命俞允。今尚书省一切以闻，似违前奏。”帝曰：“汝所言是。岂阿合马以朕信用，敢如是耶！不与卿等议非是，宜如卿言。”安童又言：“阿合马所用者，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奉命咨请宣付，如不与，恐异日有辞。宜试其能否，久当自见。”帝然之，五月，尚书奏括天下户口，既而御史台言：“所在捕蝗，百姓劳扰，括户事宜少缓。”遂止。

初立尚收省，时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至是，阿合马用私人，不由部拟，亦不咨中书。丞相安童以为言，帝问阿合马。对比：“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因请：“自今惟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属中书，余并付尚书省，庶事体明白。”帝从之。

八年三月，尚书省再以阅实户口事，奏条画诏谕天下。是岁，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仍令本路兼领。九年，并尚书入中书省，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乃奏都总管以下多不称职，乞选人代之。又奏：“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纲天下大利，民困无所诉。”阿合马曰：“谁为此言？臣等与廷辩。”安童进曰：“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

状明白。”帝曰：“若此者，征毕当显黜之。”既而枢密院奏以忽辛同签枢密院事，帝不允曰：“彼贾胡，不可以机务责之。”

十二年，伯颜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帝命阿合马、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鬻药材事。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谏：“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诚皆言：“以中统钞易交会，事便可行。’帝曰：“枢与公履，不识时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交会速宜更换。今议之定，当依汝言行之。”阿合马又奏：“北盐、药材，枢与公履皆言可使百姓从便贩鬻。臣等谓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帝从之。

十三年，阿合马奏：“军兴之后，减免征税，又罢转运司官，令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程，以致国用不足。臣以为莫若验户口之多寡，远以就近，立都转运司，量增旧额，选廉干官分理其事。广行鼓铸，官为局卖，仍禁诸人毋私造铜器。如此，则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矣。”乃奏立诸路转运司，尽以其私人为使。

十五年正月，帝以西京饥，发粟万石赈之。又谕阿合马宜广贮积，备缺乏。阿合马奏：“自今御史台非白省，毋擅召仓库吏，毋究钱谷数。及集议中书不至者，罪之。”俱报可。四月，江淮行省中书左丞崔斌入观，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闻，是为罔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轻，阿合马溺于私爱，以不肖子抹刺虎充达鲁花赤，佩虎符，此岂量才授任之道。”又道：“阿合马先自陈乞免其子弟之任，今身为平章，而子若侄或为行省参政，或为礼部尚

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悉处津要，自背前言，无以示天下。”诏并罢之，然终不以为是阿合马罪。

帝尝谓淮西宣慰使昂吉尔曰：“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其为帝倚重如此。

十六年四月，中书奏立江西榷茶运司，以卢世荣为使，又以诸路转运盐使司秩尊禄重，改宣课提举司。未几，以忽辛为潭州行省中书右丞。明年，中书省奏：“阿塔海、阿里言，今立宣课提举司，官吏至五百余员。左丞陈岩、范文虎等言其扰民，且侵盗官钱，乞罢之。”阿合马奏言：“立提举司未三月而请罢，必行省有奸弊，故先发制人。”乃诏御史台遣能臣往案其事，具以实闻。

未几，崔斌迁江淮行省右丞，阿合马修旧怨，乃奏理算江淮钱谷，遣李罗罕、刘思愈等往检覆之，诬构斌与平章阿里伯盗官粮四十万，擅易命官八百余员，及铸铜印等事，二人竟坐诛。

阿合马在位日久，援引奸党郝祯、耿仁，聚升同列，罔上剥下以济其私。庶民有美田宅，辄攘为已有。内通货赂，外以威劫，群臣人人切齿恨之。皇太子尤恶阿合马，尝以弓击其颊。阿合马创甚，口张不能阖，奏于帝，为马蹴伤。皇太子适至，面诘其欺。又尝于帝前殴之，帝不问。

十九年三月，帝在上都，皇太子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任侠，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誓碎阿合马首。与妖僧高和尚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总理矫传令旨，使枢密副使张易发兵，夜会东宫前。易不察，即命指挥使颜义兵往。著自驰见阿合马，

谎言太子将至，令省官侯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彻里等数骑出关北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禎至，又杀之。囚右丞张惠。时变起仓卒，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皆莫知所为。尚书张九思觉其诈，大呼曰：“此贼也！”留守司达鲁花赤搏敦，持挺前，击立马者坠地，弓弩乱发，众奔溃。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请囚。

中丞也先帖木儿驰奏，世祖时方驻蹕察罕淖尔，闻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驰驿至大都，讨为乱者。庚辰，获高和尚于高粱河。壬午，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著临刑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阿合马死，世祖犹不知其恶，令中书省毋问其妻子。及询孛罗，始尽得其罪状，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子侄皆伏诛，没入家属财产。其妾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俱存，一阉监掌其肩钥，讯之，云：“诅咒时置神座于上，应验甚速。”又有绢二幅，画甲骑数重，围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画者为陈甲。又有曹震圭，尝算阿哈马所生年月。王台判，妄引图讖，皆言涉不轨。事闻，敕剥四人皮以徇。

庐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世荣以贿进，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免。桑哥荐世荣能救钞法、增课额，世祖召见，奏对称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臣与世荣议所当行，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丁，参政张雄飞、温迪罕皆罢，起安童为右丞相，以世荣为右丞。时左丞

史枢，参政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参议拜降，皆世荣所荐也。

世荣既擢用，即日至中书理钞法，遍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奏：“窃见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给，行乞于市，宜官给衣粮，委各路正官提举其事。”又奏怀孟生园、江湖鱼课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荣所陈数事，乞诏示天下。”帝曰：“除给丐者衣食外，并依所陈。”既而奏：“盐每引十五两，国家未尝多取，欲便民食。今权豪诡名罔利，停贷待价，至一引卖八十贯，京师一百二十贯，贫民多淡食，宜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裕。又京师富民酿酒价高而味薄，且课不是输，宜一切禁之，官自酤卖。”并从之。

世荣居中书未十日，御史中丞崔或言其不可为相，忤旨，下或吏按问，免官。明年正月壬午，帝御香殿，世荣奏：“臣言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议，臣请与台省官面议上前。”帝曰：“卿但言之。”世荣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自王文统诛后，钞法虚弊，为今之计，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绫券，与钞参行。”因以所织绫券之上。帝曰：“便益之事，当速行之。”

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卖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今国家虽有常平仓，实无所蓄。臣将不费一钱，但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采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余粟积于仓，待时糴之，

必能均物价，而获最利。国家虽立平准，然无晓规运者，以致钞法虚弊，诸物踊贵。宜令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又，随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都立市铁司，领诸牙侏计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侏，六为官吏俸，国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馈，惟资羊马，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予。”帝曰：“汝先言数事皆善，宜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时亦欲行之而不果，朕当思之。”世荣因奏曰：“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帝曰：“汝言皆是，惟欲人无言，安有是理。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朕自爱汝，彼奸伪者则不爱汝耳。汝之职分既定，其毋以一二人从行。”遂谕丞相安童增其导从以为护卫。

又十余日，中书省请罢行御史台，其所隶按察司隶内台。又请随行省所在立行枢密院。明日，奏升六部为二品。又奏令按察司总各路钱谷，择干济者用之，其刑名事上御史台，钱谷由部申省。帝曰：“汝与老臣共议，然后行之可也。”

二月辛酉，御史台奏：“中书省请罢行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臣等窃惟：初置行台时，朝廷老臣集议以为有益，今无所损，不可辄罢。且按察司兼转运，则纠弹之职废。请右丞相复与朝廷老臣集议。”诏如所请。御史台又奏：“前奉旨，令臣等议罢行台及兼转运事。世荣言按察司所任，皆长才举职之人，可兼钱谷。而廷臣皆以为不可，彼所取之人，臣不敢言，惟言行台不可罢者，众议皆然。”帝曰：“世荣以为何如？”奏曰：“欲罢之。”帝曰：“其依世荣言。”

中书省奏立规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贾者为之。帝

曰：“此何职？”世荣对曰：“规画钱谷者。”帝从之。又奏：“凡能规画钱谷者，向日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臣欲择其通才可用者，然惧有言臣用罪人。”帝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间转运使张宏纲、撒都丁、不鲁合散、孙桓，并为河间、山东等路都转运盐使。余擢用者甚众。

世荣既以利自任，惧怒之者众，乃以九事说帝诏天下：其一，免民间包银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间带纳；其三，免大都地税；其四，江淮民失业贫困、鬻妻子以自给者，所在官为收赎，使为良民；其五，逃移复业者，免其差税；其六，乡民造醋者，免收课；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其八，添支内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课千擢之法。大抵欲释憾要誉而已。

既而又奏：“立真定、济南、江淮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以治课程，仍禁诸司不得追摄管课官吏，及遣人辄至办课处沮扰，按察司不得检察文卷。”又奏：“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众比京师，当居三分之二，酒课亦当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总计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隐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责各官增旧课二十倍，后有不如数者，重其罪。”帝悉从之。三月，世荣奏以宣德、王好礼并为浙西道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恶。”世荣奏：“彼入状中书，能岁办钞七十五万锭，是以令往。”四月，世荣又奏曰：“臣伏蒙圣眷，事皆委臣。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如数万顷田，昔无田之者，草生其间。臣今创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才播种，或既生苗，然不令人守之，为物蹂践则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然不假之力，则田者亦徒劳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亦不能生稼穡。所谓天雨者，陛下与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怜臣。”帝曰：“朕知之矣。”令

奏行事之目，皆从之。

世荣居中书才数月，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左司郎中周戴与世荣不合，坐以废格诏旨，奏杖一百，复斩之，百官凜凜。监察御史陈天祥独上章，劾其“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将见民间凋耗，天下空虚。考其所行与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钞法如旧，今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今百物愈贵；始言课程增至二百万锭，不取于民，今迫胁诸路，勒今如数虚认而已；始言今民快乐，今所为无非扰民之事。若不早更张，待其自败，正犹蠹虽除而木已病矣。”帝时在上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以状闻，帝大悟，即日遣唆都等还大都，命安童集诸司官吏，同世荣听天祥弹文，仍令世荣、天祥赴上都。

壬戌，御史中丞阿拉帖木儿、郭佑，侍御史白秃刺帖木儿，参政撒的迷失等，以世荣所伏罪状奏曰：“不白丞相安童，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效李璫令急递铺用红青白三色囊转行文字。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以沙全代万户宁玉戍浙西吴江。用阿合马党潘杰、冯圭为杭、鄂二行省参政，宣德为杭州宣慰，余分布中外者众。以钞虚，团回易库，民间昏钞不可行。罢白醪课。立野而、木植、磁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诸牙行。调出县官钞八十六万余锭。”丞相安童言：“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令钞复贵，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效。今之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儉人，紊乱选法。”

阿拉帖木儿、天祥等质世荣于帝前，世荣悉款伏。遣忽都答儿传旨中书省，丞相安童与诸老臣议，世荣所行，当罢者罢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实无罪者，朕自裁处。下世荣于狱。十

一月乙未，帝问忽刺出曰：“汝于卢世荣有何言？”对曰：“近汉人新居中书者，言世荣款伏，狱已竟矣，犹日蒙之，徒费禀食。”诏诛世荣，剖其肉以食禽獭。

桑哥，畏兀儿人，胆马国师弟子也。能通诸国语，尝为西悉译史。性狡黠，好言财利事。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中书省尝令李留判市油。桑哥请以官铁往市，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报，至相殴，且曰：“与其使他人侵盗，曷若与公家营利乎？”乃以油万斤与之。桑哥后以所营息钱进，和礼霍孙曰：“我初计不及此。”一日，桑哥在帝前论和雇和买事，因语及之，帝大悦，始有大任之意。尝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进，省中建置及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时桑哥与江南释教总统扬琏真伽相表裏，请发宋诸陵，桑哥矫诏可其奏。

二十四年闰二月，复置尚书省，遂以桑哥与帖木儿为平章政事。诏天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三月，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于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桑哥尝奉命检覆中书省事，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平章麦术丁即自伏，参政杨居宽谓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任。桑哥令左右击其面，因问曰：“既黄铨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寻亦引服。帝令丞相安童与桑哥共讯，且谕：“毋令麦术丁等后得以胁问诬伏为辞，此辈固狡狴人也。”

数日，桑哥又奏：“鞫中书参政郭佑，多所逋负，尸位不言。臣谓中书之务，隳惰如此，汝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殴辱之，今已款服。”帝益怒，命穷诘之。佑与居宽皆坐弃市。刑部尚书不忽木争之不得。台吏王良弼与江宁县尹吴德议尚书省政事，又言：“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之曰：“若辈诽谤政事，不诛无以惩后。”遂并捕杀之。又有斡罗思者，以忤桑哥，

被谗籍其家，惟金、玉带各一，黄金五十两，皆上所赐，乃以公用孳畜加之罪。帝曰：“此口腹之事也。”释不问。

桑哥尝奏以沙不丁遥授江淮行省左丞，乌马儿参政，领泉府、市舶事，发钞千锭给行泉府司，岁输珍异物为息。又以拜降为福建行省平章。既得旨，乃言于帝曰：“臣前言，凡任省臣与行省官，并与丞相安童议。今奏用沙不丁、乌马儿等，适丞相还大都，未与议，臣恐有以前奏为言者。”帝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何言之有？”

时江南行台与行省，并无文移，事无巨细，必咨内台呈省闻奏。桑哥以其往复稽留误事，宜如内台例，分呈行省。又言：“按察司文案，宜从各路民官检覆，递相纠举。自太祖时有旨，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此故事也。”从之。

十月乙酉，诏问翰林诸臣：“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咸对曰：“有之。”诩曰，左丞叶李以翰林诸臣言：“桑哥秉政久，宜进位丞相，以协人望。”帝大悦，遂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于是桑哥奏以平章帖木儿代其位，右丞阿尔浑撒里迁平章政事，叶李迁右丞，参政马绍迁左丞。

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笞责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笞失蛮，皆勋旧之子，宜取圣裁。”敕罢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肃行尚书省参政铁木哥不任事，奏乞牙带代之。未几，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呼忽都铁木儿不职，奏罢之。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于政，桑哥殴罢之而后奏，帝曰：“若辈不罢，汝事何由得行。”

自立尚书省，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先摘委六部官，复以为不专，乃置征理司，以治财谷之当追者。时桑哥以理算为事，

毫分缕析，人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广行省钱谷，已责平章要束木。外省欺盗必多，乞以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十二人，理算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五省，每省各二人，特给印章与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废，拟选人为代，听食原俸。理算之间，宜给兵以卫之。”帝皆从之。

是时天下骚然，江淮尤甚，谗佞之徒讽大兴民史吉等为桑哥立石颂德，帝闻之曰：“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于是翰林官制文，题曰《王公辅政之碑》。时桑哥妇弟八吉为燕南道宣慰使，闻其事，亦讽属县为已立石颂德，使儒学教授张延撰文。延正色却之，即日谢病归，士论称之。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印。帝问所用何人，对曰：“臣与脱因。”于是命桑哥以开府仪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使，领功德使司事，脱因同为使。帝尝召桑哥谓曰：“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以为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

二十六年，桑哥请钩考甘肃行尚书省及益都淄莱淘金总管府，金省赵仁荣、总管明里等，皆以罪罢，帝幸上都，桑哥言：“去岁陛下幸上都，臣日视内帑诸库，今岁欲乘小舆以行，人必窃议。”帝曰：“听人议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检责左右司文簿，凡经监察御史稽照者，遗逸尚多。自今当令监察御史即省部稽照，书姓名于卷末，苟有遗免，易于归罪。仍命侍御史检视之，失则连坐。”帝从之，乃笞监察御史四人。是后，监察御史赴省部，掾令史与之抗礼，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监察御史遍阅之，而台纲废矣。

桑哥又言：“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往岁计之，

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何则？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臣忧之。臣愚以为盐课每引今直中统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茶每引今直五贯，宜增为十贯；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增为全赋。如此，则国用可支，臣等免于罪矣。”帝曰：“如所议行之。”

桑哥既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帝乃命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赏为市，奸谀之徒奔走其门。入贵价以贾所欲，当刑者脱，求官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二十八年春，帝畋于柳林，利用监彻里、浙西按察使千卢等劾奏桑哥专权黷货。时不忽木出使，帝遣人趣召之至，覲于行殿。帝以问，不忽木对曰：“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逢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留守贺伯颜，亦为帝陈其奸恶，久之，言者益众，帝始决意诛之。

三月，帝谕大夫月儿鲁曰：“屡闻桑哥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当与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令待御史杜思敬等勘验辩论，往复数四，桑哥等辞屈。明日，帝驻附土口，复召御史台暨中书、尚书两省官辩论。尚书省执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监阅烧钞受赃至千锭，尝檄台征之，三年不报。”思敬曰：“文之次第，尽在卷中，尚书省拆卷持对，其弊可见。”彻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纸缝者，防欺弊也。若辈为宰相，乃拆卷破印与人辨，是教吏为奸。”帝是之。责御史台曰：“桑哥为恶，始终四年，其奸赃暴著非一，汝台臣安得不知。”中

丞赵国辅对曰：“知之。”帝曰：“知而不劾，何罪？”思敬等对曰：“夺官追俸，惟上所裁。”数日不决。大夫月儿鲁奏：“台臣久任者当斥罢，新者存之。”乃于桑哥于狱，仆其辅政碑。七月，伏诛。

监察御史言：“沙不丁、纳速刺丁灭里、乌马儿、王巨济、杨璉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党，今或系狱，或释之，臣所未谕。”帝曰：“纳速刺丁灭时在狱，沙丁朕姑释之耳。”

明年二月，玉昔帖木儿等言：“纳速刺丁灭里、忻都、王巨济党比桑哥，恣为不法，楮币、铨选、盐课、酒税，无不更张变乱之。衔命江南理算者，皆严急输期，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维扬、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殒其生者五百余人。其始，士民犹疑事出朝廷。近者彻里按问，悉皆首实请死。乃知天子仁爱元元，而使之至此者，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莫不愿食其肉。臣等议，此三人者既伏其辜，宜令省台从公论罪，以谢天下。”三人遂弃市。贷杨璉真伽死，其妻与沙不丁、乌马儿之妻，并没入官，送诣京师。乌马儿寻亦论死，唯沙不丁获免。

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之妻党，钩考荆湖钱谷，省臣拟授湖广平章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览中书所奏，令人耻之。”及至湖广，即籍阿里海涯家货以献。正月朔，百官会，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贺华，方诣省望阙贺如常仪。又阴召卜者，有不轨之言。中书省列其罪以闻，帝命械至湖广行省，戮之，籍其家，得黄金四千两。

史臣曰：“司马迁以利为害之源，然懋迁有无，肇于有虞，管仲、范蠡用货殖伯齐、越二国，无他，利天下则为利，反是则为害也。世祖才阿合马，擢为宰相。阿合马死，卢世荣继之。

世荣死，桑哥继之。三凶传并，病国厉民，厠酷吏以重位，陷正人以刑纲，视汉、唐聚敛之臣，其毒尤甚焉。呜乎！蒙古有中原五六十年，政无纪纲，遗黎殆尽。世祖践阼，思大有为于三下，黔首喁喁，正延颈归命之时，乃用贪狠匹夫，钻膏剔髓，以剿民命，迨穷奸稔恶，始婴显戮，而苍生之祸已烈矣。司马迁之言，岂不信欤！”

卷二百一十七

列传第一百二十一

铁木迭儿 铁失 伯颜 哈麻 雪雪

铁木迭儿，蒙古人，普祖唆海，赠太尉，谥武烈。祖不怜吉歹，宪宗时为大将，七年伐宋，自邓州略地至江汉，赠太尉，谥忠武。不怜吉歹二子：忽鲁不花，中统初为中书左丞相，兼中书省都断事官，赠太师，谥忠献；木儿火赤，赠太师，谥忠贞。三世并追封归德王。

铁木迭儿，木儿火赤之子也。大德间，为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迁宣徽使，有宠于皇太后。至大元年，出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云南行省左丞相，以擅赴阙，为尚书省所劾。诏诘问，寻以皇太后旨贷之。

武宗崩，仁宗在东宫，诛丞相脱虎脱等，用完泽及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更张庶务，而皇太后已有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帝不得已相之。及幸上都，命铁木迭儿留守大都。完泽等奏：“故事，丞相留京师者，出入得张盖。今右丞相铁木迭儿，请得张盖如故事。”许之。

皇庆元年三月，铁木迭儿奏：“臣误蒙圣恩，擢任中书，年衰且病，虽未能深达政体，事有创行，敢不自勉，继今朝夕

视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尽心者，当论决，再不悛者，黜勿叙，其有托故侥幸他职者，亦不叙。”帝韪其言。二年，以病罢。延祐改元，丞相合散奏：“臣非世勋之胄，不可居右相。”举铁木迭儿自代。帝令白皇太后，授以中书省印，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居数月，复拜中书右丞相，合散为左丞相。铁木迭儿奏请：“内侍毋隔越妄奏，中书政务，诸司毋辄干预。富民往诸番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番货反重。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又以经用不给，请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治铁货，以足今岁之用。并核江南田，令田主自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仁宗皆从之。寻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西蔡五九作乱，始罢其事。

二年七月，诏谕中外，命右丞相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十月，进太师。十一月，大宗正府奏：“累朝旧制，凡议重刑，必决于蒙古大臣，今宜听于太师右丞相。”从之。

铁木迭儿既再为首相，怙势贪虐。平章政事萧拜住稍牵制之。而杨朵儿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上都富人张弼杀人系狱，铁木迭儿使家奴胁留守贺伯颜出之，伯颜不从。朵儿只廉得铁木迭儿所受张弼赂有显征，乃与拜住及伯颜奏之：“内外监察御史凡四十余人，共劾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誓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墉园地三千亩、卫兵牧地二千余亩。窃食效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刺班第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毳毼、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一十两。取杀

人囚张弼钞五万贯。既已位极人臣，又领宣政院事。诸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纵家奴凌虐官府，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山移地震，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己乃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奏既上，仁宗震怒，诏口逮问，铁木迭儿匿皇太后近侍家，有司不敢捕。仁宗不乐者数月，又恐出皇太后意，不忍重拂之，乃罢其相位，余悉不问。铁木迭儿家居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保，中外闻之惊骇。御史中丞赵世延率诸御史论其不法数十事，内外御史论其不可辅道东宫者又四十余人。然以皇太后故，终不能治其罪。

七年正月，仁宗崩。越四日，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复拜右丞相。又逾月，铁木迭儿宣皇太后旨，召萧拜住与杨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院使失列门等杂问之，责以前违皇太后旨，令伏罪。即入奏，执二人弃市。是日，白昼晦冥，都人忧惧。三月，英宗即位，中书省启：“祖宗以来，皇帝登极，中书率百官称贺，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铁木迭儿为之。”是月，加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五月，英宗在上都，铁木迭儿嫉留守贺伯颜不附己，诬其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下五府杂治，竟杀之。都民为之流涕。

赵世延时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铁木迭儿启英宗，遣使逮捕之。世延未至，铁木迭儿使讽世延，啖以美官，令告引同时异己者，世延不肯从。至是，坐以违诏不敬，令法司穷治，请置极刑。英宗曰：“彼罪在赦前，宜释免。”铁木迭儿对曰：“昔世延与省台诸人谋害老臣，请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问。”数日，复奏世延当处死罪，又不允。

久之，帝觉其所譖毁者，皆先朝旧人，滋不悦，乃任拜住为左丞相，委以腹心。铁木迭儿渐见疏外，因称疾不出。至治二年，拜住奉命至范阳立《安童碑》，铁木迭儿将莅省事，入朝，至宫门，帝遣内侍赐之酒曰：“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遂怏怏而返，是年八月卒，命给钞市葬地。

十二月，其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坐受刘夔冒献田亩，伏诛，仍籍其家。三年五月，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言：“铁木迭儿奸险贪污，请毁所立碑。”从之。仍追夺官爵及封爵制书。六月，毁铁木迭儿祖父碑，追收元降敕书，告谕中外。七月，籍铁木迭儿家货。

泰定帝即位，御史言：“铁木迭儿专政，诬杀杨朵儿只等，罢免王颜、高昉、张志弼，请加昭雪。”诏有者召还录用，死者赠官有差。监察御史脱脱、赵成庆复言：“铁木迭儿在先朝，包藏祸心，离间亲藩，诛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祸。其子琐南，亲与逆谋，久逭天宪，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诏诛之。监察御史许有壬又言：“铁木迭儿死有余辜，请剖棺戮尸，以谢天下。”帝不允。三年，礼部员外郎元永贞言：“铁失弑逆，皆由铁木迭儿始祸，宜明正其罪，宣付史馆，以为人臣之戒。”从之。

铁木迭儿五子：班丹，知枢密院事，坐赃杖免；锁南治书侍御史，坐逆党诛；八里吉思，坐刘夔事诛；锁住，将作院使，明宗敕流于南荒。天历二年，丞相燕帖木儿言：“锁住有劳于国，请召还。”从之。至顺元年，锁住与弟观音奴、姊婿太医使野里牙怨望，祭北斗咀咒，事觉，俱坐诛。铁失，铁木迭儿义子也。其妹为英宗第二皇后。初以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为太医院使。未逾月，特命领中都威卫指挥使。

至治元年，赐珍珠燕服。三月，特授光禄大夫、御史大夫，

仍金虎符、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依前太医院使。帝尝御盥顶殿，谓铁失曰：“宣徽虽隶太皇太后，朕视之与诸司同。凡簿书，宜悉令御史检核。”既而，又命领左右阿速卫。冬十月，帝亲祀太庙，以中书左丞相拜住为亚献官，铁失为终献官。

明白冬十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脱脱以疾上请，未得旨，辄去，铁失劾之，杖六十七，谪云南。治书侍御史锁南，铁木迭儿之子也，改翰林侍讲学士，铁失奏复其职，帝不允。十二月，以铁失兼领广惠司事。英宗尝谓台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上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儿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

又明年三月，申命铁失振举台纲，诏谕中外。既而，御史台请开言路，帝曰：“言路何尝不开，但卿等选人未当尔。监察御史尝举八里吉思可大受，未几以贪墨败；若此者，言路选人当乎？否乎？”时铁木迭儿既死，罪恶日彰，帝委任拜住为右丞相，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铁失不自安，遂潜蓄异图。

秋八月癸亥，帝自上都还，驻骅南坡。是夕，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帖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泽、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院副使阿散、佾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帖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铁失直犯禁幄，弑英宗于卧内，使赤斤帖木儿、帖木儿不花驰赴大都，召集百官，收其符印。时枢密院掾史王贞言于副使完颜乃丹曰：“大行晏驾，丞相、中书、枢密无至者，赤斤帖木儿累朝退黜之人，帖木儿不花亦为散官，谁使之来？兵权所在，岂可以印授之！”乃丹叹息曰：“此御史大夫铁失所

为也。”贞遍告枢府大臣，请急执赤斤帖木儿等，与中书省同讯之。闻者皆不敢发。

九月，泰定帝即位，铁失及其党始伏诛。监察御史许有壬上言：“铁失身领台端，妹为君配，先帝待之情逾骨肉，纵不思报效，忍为寇仇！自古宫闱之变，未有若是之惨者。宜戮其全家，潜其居室。铁失之妹，系是祸根，勿令污染宫围，即时逐出，从朝廷议拟区处。”奏上，事寝不报。

史臣曰：“南坡之祸，铁木迭儿为之也。英宗知铁木迭儿之奸，而置其义子于左右，其反噬宜矣。自古母后淫恣，昵于权臣，未有不酿弑君之祸者。魏冯太后、元兴圣太后是已。仁宗考终，幸不为魏之献文。然铁木迭儿之逆党，卒杀英宗。呜呼！何其酷也。

伯颜，蔑儿吉氏。年十五，奉成宗命，侍武宗于潜邸。

大德三年，从武宗北征海都。五年，从拒海都于迭怯里古之地，又战于哈刺答之地，皆有功。

十一年，武宗入继大统，伯颜扈从至上都，赐号拔都儿。帝即位，授吏部尚书，改尚服院使，又拜御史中丞。至大二年，拜尚书平章政事，赐交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三年，加特进。延祐三年，改周王常侍。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五年，迁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又拜陕西行台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复迁南台。泰定二年，迁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改河南行省。

致和元年，泰定帝崩。八月，燕铁木儿起兵于大都，遣明里董阿至江陵，迎文宗，道过河南，密告伯颜，伯颜叹曰：“此吾君之子，吾夙荷武宗厚恩，曷敢观望。”即集省官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乘輿供御及赏犒之用，靡不备至。即遣蒙哥不花驰告文宗，又使罗里报燕铁木儿曰：“公为其内，河南事我当

自效。”伯颜别募兵五千人，迎车驾于江陵，自勒所部兵以俟，参知政事脱别台曰：“今蒙古兵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不易成也。”伯颜不听，是夜，脱别台欲杀伯颜，伯颜觉，拔剑杀之，夺其军，收马一千二百匹。文宗拜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车驾至，伯颜擐甲胄，与百官导入，即俯伏称万岁劝进。帝脱御铠、宝刀及海青白鹞、文豹以赐之。明日，扈驾北行。

九月，文宗即位，加银青光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赐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金一千两，楮币二十五万缗，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拜太保，加储庆使，赐虎符，特授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宗即位，文宗为皇太子，拜太子詹事。八月，拜中书左丞相。

明宗崩，文宗嗣立，加储政院使。至顺元年，拜知枢密院事。帝以伯颜功大，尚世祖女孙卜颜的斤公主，又赐黄金双龙符，文曰：“广忠宣义正节振武佐运动臣。”又命宴饮视宗王礼。二年八月，进封浚仪王，加侍正府侍正，又加昭功宣毅万户、忠翊侍卫都指挥使。三年，拜太傅，加徽政院使。八月，文宗崩。伯颜与燕铁木儿，奉皇太后之命，立宁宗。十一月，宁宗又崩。

四年六月，惠宗即位，拜中书右丞相。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十二月，进封秦王。至元元年六月，燕帖木儿子唐其势忿伯颜位己上，与其弟塔海杀伯颜，为伯颜所杀，遂执皇后废之。七月，鸩弑皇后于开平民舍。帝为诏谕天下，赐伯颜答刺罕之号，太皇太后赐第时雍坊。三年，奏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四年，奏请解政务，三宫交勉慰留。诏立伯颜生祠于涿州。五年，诏为大丞相，加号元德上辅，赐七宝龙虎金符。

伯颜自杀唐其势之后，专权自恣，渐有奸谋，密与太皇太后议，废帝立燕帖古思，帝知之，初，伯颜养兄子脱脱为子，宿卫内廷，伺帝起居。脱脱见伯颜凶暴日甚，私忧之，乘间自陈忘家徇国之意，帝犹不之信。遣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之言与之往复，知脱脱意无他，帝始与脱脱密谋讨之。是年，车驾至自上都，伯颜构杀郟王彻彻笃，奏赐死，帝未允，辄传旨行刑，又杀其近属百余人。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不花，帝益忿。

六年二月，伯颜自率卫兵，请帝畋猎。脱脱告帝托疾不往。伯颜挟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脱脱与世杰班等合谋，白于帝，请罢其政事。戊戌，脱脱悉收门钥，领卫兵，阿鲁、世杰班侍帝侧。是夜，帝御文德殿，遣太子怯恭丹月可察儿率三十骑抵太子营，与太子入城。夜半，命只儿瓦台奉诏往柳林，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诏曰：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贼在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到时，即许散还。

明日，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倨城门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诸从官无罪，可各还本卫。”伯颜奏乞陛辞，不许，遂行。过真定，父老奉觞酒以进，伯颜曰：“尔曹见子杀父事耶？”父老曰：“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弑君耳。”伯颜俯首有惭色。三月辛未，诏徙南恩州阳春县安置，至龙兴路驿舍，饮乐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母为宁宗乳母。哈麻与其弟雪雪，早备宿卫，惠宗深宠之。哈麻有口辩，尤为帝所亲幸，累迁殿

中侍御史。雪雪官集贤学士。帝与哈麻以双陆为戏，一日，哈麻服新衣侍侧，帝方啜茶，即并茶于其衣上。哈麻曰：“天子固当如是耶！”帝一笑而已。

哈麻声势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赂遗之。寻以罪，贬南安，复召为礼部尚书，俄迁同知枢密院事。初，脱脱为丞相，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哈麻日趋其门。会脱脱罢相，而别怯儿不花为丞相，与脱脱有旧怨，欲中伤之，哈麻每于帝前力加营护。

未几，别怯儿不花罢，太平为左丞相，韩嘉纳为御史大夫，谋黜哈麻，讽监察御史斡勒海寿劾其受宣让王等驼马诸物，又设帐房于御幄后，无君臣之分，恃提调宁徽寺，出入脱忽思皇后宫闱，犯分之罪尤大。脱忽思皇后，帝之庶母也。海寿，字允常，浞池人，拜监察御史，慨然曰：“张纲坦轮，先问豺狼之当道者，知所重也。台谏许风闻言事，况目击乎！”遂疏哈麻罪，对仗弹之。哈麻知其事，先于帝前辩析，谓皆为太平、韩嘉纳所摭拾。及奏入，帝大怒，斥弗纳。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仅夺哈麻、雪雪官，谪居草地，而斡勒海寿出为陕西廉访副使，太平罢为翰林学士承旨，韩嘉纳罢为宣政使，寻出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顷之，脱脱忽里皇后泣诉于帝，谓御史所劾哈麻事为侵已，帝益怒，乃诏夺海寿官，禁锢终身。”已而脱脱复为丞相，也先帖木儿复为御史大夫，谪太平居陕西，加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尼嚕罕以死。

召哈麻为中书添设右丞。明年正月，除右丞。时脱脱方信任汝中柏，由郎中为中书参议，自平章政事以下，见其议事，皆让之。独哈麻与之争辩，中柏因譖哈麻于脱脱。八月，罢哈麻为宣政院使，位居第三。哈麻由是深衔脱脱。初，哈麻尝西天僧运气术媚帝，帝习之，号演揲儿法。演揲儿，译言大喜乐

也。哈麻之妹嫁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有宠于帝，与老的沙等十人俱号倚纳。秃鲁帖木儿性奸狡，帝尤爱之，荐西番僧伽怜真于帝。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世而已。人生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日从事其法，广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甚至男女裸居，丑声流播，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未能也。

十四年秋，脱脱出师讨高邮，哈麻乘间复入中书平章政事。汝中柏累言哈麻必为后患，宜黜之。也先帖木儿不从。哈麻恐终不自保，诉于皇后奇氏曰：“皇太子既立，而岫宝及郊庙之礼不行者，脱脱兄弟之意，留以待中宫生子也。”皇后颇信之。会也先帖木儿移疾家居，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即承望哈麻风指，劾也先帖木儿罪恶，章三上，帝始允之。诏收御史台印，令也先帖木儿出都门待罪，以知枢密院事汪家奴为御史大夫。寻诏数脱脱老师费财之罪，即军中夺其兵柄，安置淮安。即以雪雪知枢密院事，代领其军。

至正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枢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书左丞相，国家大柄，尽归其兄弟二人。是年十二月，哈麻矫诏鸩杀脱脱于阿轻乞之地。

十六年，哈麻兄弟密谋奉皇太子践位，废帝为太上皇。私语其父秃鲁曰：“我兄弟位居宰辅，宜自惜声名，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褻，为天下士大夫讥笑，我将除之。且上久不亲机务，四方盗日起，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为以帝，而奉上为太上皇。”其妹素诡譎，闻之，归告其夫。秃鲁帖木儿恐皇太子为帝，则已必诛死，即奏其事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谓陛下年老。”帝大惊曰：“朕头未白，

齿未落，遽谓我老耶！”遂与秃鲁帖木儿谋去哈麻、雪雪，计已定，秃鲁帖木儿走匿尼庵中。明日，遣使谕哈麻、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监，因劾奏哈麻兄弟罪恶，帝曰：“彼兄弟虽有罪，然侍朕日久，且与朕弟同乳，可姑缓其罚，令出征自效。”已而中书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复执奏不已，乃诏哈麻于惠州安置，雪雪于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

卷二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韩林儿 张士诚

韩林儿，永年人。其先本栾城人，世以白莲社烧香惑众。父山童，尝为童子师，人称为韩学究。至正初，山童倡言天下将大乱，弥勒佛出世。愚民私相附从。颍州人刘福通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住等，谓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时河决而南，丞相脱脱从贾鲁议挽之北流，兴大役。福通乃预埋一石人，镌其背曰：“休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开河者掘得之，转相告语，人心益摇。

至正十一年，福通等杀黑牛白马，誓众谋作乱。事觉，县吏捕之急，山童就获伏诛。其妻杨氏携林儿遁至武安。福通遂部署其众以反。杜遵道者，本书生也，尝上书请开武举，以收智通之士，丞相马札儿台览而奇之，补为掾史，遵道不就。至是，为福通谋主。

五月，福通袭据朱皋，分兵陷罗山、真阳、确山，掠舞阳、叶县。其众裹红巾于首，故号红军，又号香军。枢密同知赫厮虎赤，率阿速兵六千，并诸路汉军讨之，不能克。

时岁大侵，萧县人李二家储芝麻一仓，发以赈饥，人呼为

芝麻李，与邻人赵君用谋入福通党。君用曰：“城南彭二郎有胆勇，当先致之。”君用至其家，彭方砺斧，问之，曰：“将刈薪易粟，疗饥耳！”君用曰：“汝健儿，何患不饱。从我谋，富贵可图也。”彭哈其意，曰：“中有芝麻李乎？”曰：“有。”于是与其党八人同盟为乱，袭徐州陷之。募兵至数万人，攻陷宿、虹、丰沛等州县，以应福通。

九月，福通击败官军，杀万户朵儿、千户高安童。进攻汝宁府，陷之，知府完哲等赴水死。又攻陷光、息二州。及官军战于亳州，杀指挥秃鲁，所过焚城邑，杀长吏，众至十余万。

十二月，布王三起兵陷邓州、南阳，以应福通，号北锁红军。

十二年，朝廷遣遼鲁曾募两淮盐丁五千人，以攻徐州。又遣知枢密院事月阔察儿将兵会之。二月，与赫厮虎赤等进讨。赫厮虎赤见红军阵大，扬鞭麾其众曰：“阿卜！”阿卜者，华言走也。于是所部皆溃，贼势益炽。朝廷又遣平章巩卜下放，将侍卫汉军及蒙古军数万讨之。巩卜班亦日夜纵酒，不以兵事为意，为福通所袭，大败。军中失大将所在，数日，阅死者尸，始知巩卜班已死。官军引却三百余里，屯项城。

是月，定远郭子兴等起兵破濠州，以应福通。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与卫王宽彻哥，将精兵三十万讨福通，攻上蔡，拔之，擒韩咬住。诸王神保复取虹、睢阳两县，福通惧，严兵拒守。

五月，也先帖木儿屯沙河，数旬不敢进。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先遁，左右控其马留之。也先帖木儿引佩刀斫之曰：“我非性命耶！”遂逸去。诸军皆溃散，军资山积，悉为福通所有。也先帖木儿收散卒，抵汴。汴守将谓之曰：“汝为大将，见敌奔溃，吾将劾汝，此城不能入也。”乃屯于朱仙镇。顷之，朝廷以平章蛮子代将，召也先帖木儿还，弗罪也。卫王宽彻哥

军于亳州，亦以酣醉为红军所虏。

八月，丞相脱脱自请将诸军攻徐州，入其外城。贼以铁翎箭射中脱脱马首，脱脱不为动，麾军力战。城破，芝麻李死，赵君用、彭二郎遁入濠州，与郭子兴、孙德崖等拒守。

十月，平章教化、元帅董搏霄攻安丰，败贼众于合肥。太尉阿吉剌、左丞太不花攻汝宁，福通退保亳州。

是岁，沈邱探马赤察罕帖木儿起兵，攻罗山，克之。

十三年，知枢密院事老张攻克南阳、唐州。六月，诸王八秃与福通战于亳州，败歿。福通复陷害丰。十四年，福通又陷颍州。是月，朝廷置毛胡卢义兵万户府于南阳、邓州，以御贼。十月，平章答失八都鲁及太不花会兵攻安丰，不克。

十五年二月，福通等自碭山夹河迎林儿至，僭号称皇帝，又号为小明王，都亳州，国号宋，以林儿自谓赵氏裔也。建元龙凤。尊山童为太上皇，母杨氏为皇太后。撤鹿邑县太清宫材，以造宫室。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为知枢密院事。刘六者，福通弟也。遵道粗有文武，既为丞相，林儿每事咨之，颇专恣自用，福通使勇士挝杀之，自为丞相，林儿不能问。七月，答失八都鲁与福通战于长葛，失利。答失八都鲁退驻中牟，又为福通所袭，获其輜重。刘哈刺不花伏兵要之，夺所获而归。八月，苗军元帅吴天保死，其部众据荥阳以叛，降于福通。冬，福通以三十万众直捣中牟，察罕帖木儿大败之。事具《察罕帖木儿传》。

十六年三月，明太祖取集庆路，林儿授为江南行省平章。九月，贼将李武、崔德等陷潼关及陕、虢二州，豫王阿忒纳失里败之。察罕帖木儿转战而北，取虎牢戍之，贼不敢过，乃焚掠河北诸州。察罕帖木儿又败之，余众栅河中洲，悉为完察罕帖木儿所歼。十二月，答失八都鲁次高柴店，福通屡战皆败，

官军遂进围亳州。福通出精骑五百，夜袭官军，答失八都鲁设备甚严，贼奔溃。答失八都鲁遂克亳州，擒伪丞相王显忠、罗文素及伪元帅张敏等，福通挟林儿走安丰。

十七年，李武、崔德据穀函以窥关陕，察罕帖木儿引兵赴之。李武等乃渡河，陷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率铁骑追之，贼回扼下阳津，为察罕帖木儿所逼，溺死无算，是时，察罕帖木儿驻陕西，河南北则答失八都鲁、太不花、阿鲁三人，共为犄角，以御福通。太不花军于嵩、汝间，贼望风败走。太不花按兵不进，贼势复炽。

三月，福通将毛贵陷胶州，又陷莱州。四月，遂陷般阳、益都及滨、莒二州。六月，福通知官军在河南，河北空虚，乃分兵三道：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冯长舅、王士诚出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陕，毛贵略山东。福通自以重兵徇颖、许诸州。关先生者，名铎，崇仁人，以策干福通，福通用为军锋。七月，义兵万户田丰叛降毛贵，攻陷济宁，万户孟本周败之，复其城。盛文郁陷归德，知府林茂、万户时公权皆迎降，文郁遂陷曹州。九月，陷大名及卫辉路。未几，太不花复取大名。是月，关先生陷泽州、陵州，又陷潞州。察罕帖木儿败之。十月，白不信陷商州，直趋长安，分兵掠同、华诸州，亦为察罕帖木儿所败，前后死者数万人。白不信等以余兵入南山，察罕帖木儿使李思齐守凤翔以备之。十二月，赵君用称永义王，彭二郎之子早住称鲁淮王，同据淮安。

十八年正月，田丰陷东平路。二月，毛贵陷济南，田丰复攻济宁，陷之，遂据东昌。是时，白不信等复自兴元陷秦陇，李喜喜陷巩昌。白不信进围凤翔，察罕帖木儿来援，城兵亦开门接战，大败之，白不信遁。独李喜喜据巩昌不下，李思齐合兵围之，喜喜突围出，与白不信皆入蜀，号为青军，后降于明

玉珍。

毛贵既据济南，立宾兴院，选用山东旧吏，以姬宗周等分守各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造大车百辆，以运粮。公私田赋，十取其二，民颇归之。是月，贵陷清州。三月，贵由河间取直沽，陷蓟州、郭州，至枣林。京师震恐，帝议北巡以避之，又有劝帝迁都陕西者，丞相太平以为不可，征兵入援。知枢密院事刘哈喇不花大败贵于柳林，贵退走济南。

关先生等既入晋、冀，察罕帖木儿遣裨将关保追之。关先生趋潞州，太原大震。已而关保败贼于黎城，关先生由吾儿峪遁去，遂入壶关，分兵为二：一出沁州，一出绛州。察罕帖木儿使虎林赤助关保御贼。

五月，福通陷汴梁，筑宫于旧皇城之内，迎林儿居之，以福通为太保，毛贵、田丰为丞相，王士诚、杨诚、陈獠头、继续祖为平章，刘圭为知院，又进关先生、破头潘等官爵。

是月，关先生攻连州，虎林赤、关保败之。七月，关先生陷上党，虎林赤、关保夜以死士劫其营，又败之。

八月，义兴万户王令以滕州降于毛贵，于是全齐之地尽陷。

九月，冯长舅等据松子岭及杏城东山，虎林赤、关保破走之。关先生转掠保定而西。陷大同路。十二月，进陷上都，焚宫阙。留七月，北攻辽阳，陷之。太平策贼据辽阳必不能久，乃用其子也先忽都为詹事，总大兵复辽阳，冀以为功，既而关先生、破头潘无退志，也先忽都畏之，逗遛不前，师遂溃。

四月，赵君用与毛贵同在济南，置酒伏壮士杀贵。君用走益都，继续祖自辽阳入益都，执君用杀之。

五月，察罕帖木儿大举攻汴梁。自李喜喜、白不信等入蜀，关先生、破头潘入辽东，福通独抗官军，势日弱。六月，察罕以大军次虎牢，先遣游骑东略归、毫、陈、蔡、战船浮于河，

水陆并进，首夺汴之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将铁骑屯杏花营，诸将环城而垒。福通婴城固守。察罕帖木儿先遣苗军过城下，贼倾城追之，遇伏，败还。又令老弱立栅于外城，以为饵，贼出争之，老弱弃栅走，贼逐于城西，察罕帖木儿纵骑蹂之，悉为所俘，福通乃不敢复出。八月，察罕帖木儿克汴梁，福通挟林儿出东门遁去，复入安丰。

十九年，田丰陷保定路，朝廷遣使谕之，为所杀。丰又陷孟州、赵州。

是年，关先生、沙刘二等为高丽人所袭杀，惟破头潘率轻骑万余，从间道奔宣德，降于孛罗帖木儿。先是，关先生等由辽阳入高丽，高丽王奔耽罗，其臣纳女请降，将校以下皆配以女子。关先生等狎之，不以为意。高丽人悉繫其马林中，一夕，传王命，惟高丽语者不杀，余悉坑之，贼党获免者十无一二焉。

二十年，明太祖议迎韩林儿至金陵，不果。时田丰号花马王，王十诚号扫地王，共据山东。朝廷命察罕帖木儿讨之。五月，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齐。八月，察罕帖木儿造浮桥于盐河以济师，田丰降。察罕帖木儿取东平，以丰为前锋，陈獠头战败，走益都。是月，林儿封明太祖为吴国公。

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初，田丰之降也，遣使告察罕帖木儿曰：“总兵未必信我，我不敢上谒，俟我平沿海诸州，然后来见耳。”丰定登、莱、沂、密诸州方至，察罕帖木儿厚接之，后竟为丰所刺杀。未几，扩廓帖木儿克益都，丰、士诚、獠头皆伏诛。事具《察罕帖木儿传》。

二十二年，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林儿与福通乘风雨溃围而出。明太祖自将救之，大败珍兵，迁林儿于滁州之宗阳宫，栅而守之，日给稟饩数斗。二十三年，林儿册明太祖为吴王。二十五年，吴左丞廖永忠及朱镇抚具舟楫迎林儿及福通，

归金陵，次瓜步，永忠沈之于水，以覆舟闻。林儿僭号十三年而亡。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以行称，曰张九四，少有膂力，厚重寡言。与弟士义、士德，士信，并驾盐纲船，业私贩。

至正七年，集庆花山贼作乱，官军不能制，募盐徒捕灭之。御史宋文瓚上言：“江阴、通、泰，为江海门户，镇江、真州次之。花山盗起，官军敛手。宜亟选智勇，以防后乱，不然东南财赋之地，恐非国家所有。”不报。

泰州人王克柔，家富，喜游侠犯法，高邮知州李齐收之，其党李甫、面张四谋劫克柔，齐乃移置克柔于扬州狱，招华甫为泰州判，张四为千户，于是乱民益无所惮。

泰州富人多侮士诚，或负其盐直，弓兵邱义尤窘辱之。士诚怒，与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义，纵火焚富人室，因与华甫谋起事。寻杀华甫，驱盐徒为兵，旗帜皆赤，至丁溪，土豪刘子仁拒之。士义中流矢死，子仁亦败溃，遁入海。士诚兵势始振，众至万余人。

十三年，士诚攻泰州，李齐招谕之。士诚请降，且乞自效。行省参知政事赵璉命士诚治划船，趋淮泗。士诚疑惮不发，夜纵火登城，执璉拥至舟中，杀之，遂陷兴化，立栅于德盛湖。时左丞契哲笃镇高邮。士诚率众数千噪而入，哲笃等皆遁去，士诚遂据高邮。朝廷复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而还，给言士诚已降，但求名爵。行省遵照磨盛昭以万户告身授士诚，士诚闭置舟中，昭谓左右曰：“此吾死也。”官军逼高邮，士诚使昭出战，不从，士诚磔之。士诚诳言：“李知府来，乃降。”行省强齐往，至则下诸狱，齐不屈，士诚亦磔之。枢密院都事石普诣行省，陈破敌之策，且曰：“高邮负重湖地，沮洳不可用骑，愿得步兵三万取之。”行省与兵一万，夜衔枚趋宝应，贼

惊溃，连拔十余寨。将至高邮，分兵三队，普自将攻北门，士诚援军望之不敢进。蒙古兵千余骑突至，争先入，遇贼而逃。普兵遂为所乘，堕水中，普力战而歿，是年，朝廷仍遣平章咬住、廉访使王也先帖木儿抚谕高邮。

十四年，行省以士诚始终旅拒，始议攻讨。士诚遂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改《授时历》为《明时》。六月，士诚攻扬州，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败绩，士诚陷天长诸县。右丞阿鲁恢以苗军来援，士诚还高邮。九月，丞相脱脱总大军南征，众号百万，旌旗亘千里，大败士诚于高邮城下。又用董搏霄计，分兵破天长、六合，未几拔高邮外城。士诚大惧，自分亡在旦夕。会朝廷罢脱脱兵权，诸军尽散，士诚势复振。

时江阴贼江宗三、朱英自相吞噬，宗三降，行省遣元帅孙观讨英，英求援于士诚，以妻子为质。士诚初疑，未许。英盛言江东富庶，以款动之。乃遣士德率高邮之众，击横栅，渡福山港。

十五年正月，攻常熟，陷之。达识帖木儿使参政脱因御士德，为乱兵所杀。平江路总管贡师泰城守，士德众裁三四千人，直抵齐、娄二门，缘城而上，遂陷其城，据之。师泰缙城遁。昆山、嘉定、崇明、吴江相继降。时吴中钱谷甲仗山积，皆为所有。毁承天寺，碎佛像，以为宫，号万岁阁，射三矢于梁上。易平江路为隆平郡，立省院百司，凡甲第尽为其将士所夺。

三月，士诚自高邮至，服御皆拟乘輿。开弘宏馆，设学士员。郡称太守，州称通守，同知称府丞，知事称从事，县仍曰尹。以术士李行素为丞相，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徐义、徐志坚典亲军，李伯升总军事，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为参军，三人尤贵幸用事。

常州黄氏，为士诚内应，不战而下，改为昆陵郡。分兵陷

湖州，改为吴郡。王与敬亦以松江降之，改为隆平郡，以锻工周仁为隆平太守。仁习吏事，姿性深刻，士诚深倚之。又以潘元明为左丞，守吴兴；史文炳为同知枢密，守松江。置镇海万户府于太仓。

士诚颇好士，郭良弼、董绶等皆为之用。滨州杨乘以行省郎中免官，寓松江，良弼等言于士诚，招之，乘曰：“汝等既失其身，又欲浼我耶！”遂自杀，孙搯与士诚将张茂先谋反正，事泄，皆见杀。

七月，士德与王与敬攻杭州，陷之，左丞答纳失里战死，达识帖木儿走萧山。士德恣意搜括，杭人苦之。万户普贤奴与苗军元帅杨完者来攻，杭人应之，皆挺身巷战，士德众大溃，十丧七八。收残兵掠海盐，又为乍浦钟民所败，乃引还。

八月，史文炳攻嘉兴，苗军大败之，文炳仅以身免。士德以苗军犷悍，乃募骁骑千余击之，斩首无算，完者惮之。

是岁，明太祖取集庆路，又取镇江，与湖、常接壤，始开兵衅。

十六年，明太祖使徐达攻常州，士德来援，达设伏邀之，获士德。士诚请岁输粮二十万石、金五百两、银三百斤以犒军，且归杨宪，以求士德。太祖数其开衅召兵之罪，索粮五十万石。士诚不与，密使吕珍入常州，以助守御。三月，外围益急，珍拔城中之众宵遁，达遂入常州。

士德潜为书告士诚，使归命朝廷以求助，士诚然之。初，中丞蛮子海牙以采石之败，为士诚所获。至是，士诚使与周仁持书，降于达识帖木儿。杨完者请受其降，达识帖木儿谓，士诚反覆难信。完者固劝之，乃遣参议周伯琦受其降。士诚始要王爵，又请为三公，达识帖木儿皆不许。完者又以为言，达识帖木儿乃以便宜拜士诚太尉，士信枢密同知，然士诚自擅土地

如故。

十七年，士诚舟师出海上，将袭镇江，败于鲇鱼口。自是，数与徐达、耿炳文交兵。士诚获廖永安，请以易士德，明太祖不许，其后士德不食而死。

十八年八月，朝廷使尚书伯颜帖木儿以龙衣御酒赐士诚，且征漕。士诚与方国珍互相猜忌，莫肯先发。伯颜帖木儿往来开谕，士诚乃运十万石粮于京师，岁以为常。

二十年，士诚与明太祖兵战于太湖，败绩，又遣李伯升攻长兴，不克。初，行省左丞汪同自集庆至平江，见士诚反覆狙诈，潜与淮安守将史椿通于察罕帖木儿，以图士诚。会察罕帖木儿被刺，复乞师于集庆，请为内应。事觉，士诚杀之。

二十三年二月，士诚遣吕珍攻韩林儿于安丰，明太祖自将救之，珍大败而还。士诚忌杨完者，达识帖木儿亦恶之，佯使士诚出攻建德，完者营于杭州城外，不为备，猝攻之，完者与其弟伯歆皆自杀。事具《杨完者传》。士诚遂据杭州。朝廷拜士信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自是，方面大权尽归于张氏矣。九月，士诚自称吴王，使达识帖木儿请命朝廷，不许。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来征粮，士诚不应。参军俞思齐谏曰：“昔为贼，不贡献于朝廷犹可，今为人臣而不贡献，可乎？”士诚大怒，思齐乃谢病归。右丞答兰帖木儿、郎中真保谄事士诚，数媒孽达识帖木儿之短。至是，使士信面数之，勒令以老病自免，士信自为丞相。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及达识帖木儿皆自杀。

二十四年，士诚使李伯升攻建德，又使谢再兴围新城。明太祖将李文忠败之。文忠进围杭州，不克。二十五年，明太祖略定两淮，命徐达、常遇春督诸军二十万伐士诚，数其八罪，败士诚兵于湖州潢口，士信奔还。达进至三里桥，士诚遣黄宝当南路，陶子实当中路，张天骥当北路，唐杰为后援，皆为达、

遇春所败，擒黄宝，天骐、子实遁去。士诚遣李伯升入湖州，与天骐等固守，又遣朱暹等与其五太子率兵六万援之，筑五栅于旧馆。达、遇春营于姑嫂桥，以绝旧馆之援。士诚甥潘元绍屯于旧馆东，达袭败之，元绍遁。士诚亲率兵来援，与达战于皂林，又大败。十月，李文忠取余杭，遂围杭州。五太子及朱暹等，以旧馆六万之众降于徐达。五太子，士诚养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跃起丈余，又能泅水。暹亦善战。至是，皆降，士诚为之夺气。已而李伯升、张天骐以湖州降于徐达，潘原明以杭州降于李文忠。达等乃进围平江。时嘉兴宋兴、绍兴李思忠，皆降于达。士诚外援尽绝，惟无锡莫天佑使其将入城，与士诚相闻。

二十六年，明太祖以书谕士诚，不管。士诚突围决战，复败，人马溺死沙盆潭甚众。其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被银铠、锦衣出入阵中，人莫能测，至是皆溺死。士诚马蹶，坠水几死，左舆入城中。

李伯升遣客说士诚曰：“公始以十八人入高邮，元兵百万围之，如虎坠井中，死在旦夕。元兵无故自退，公遂乘胜东据三吴，辟地千里，拥兵千余万。诚于此时，不忘高邮之危，苦心劳虑，练兵选将，收当时之豪杰，岂特保三吴之地，天下可图也。”士诚曰：“君往时不言，今复何及？”客曰：“吾当时虽欲进言，无路自效。何则？公之子弟、亲戚布列中外，歌儿舞女日夕酣饮，公又深居于内，败一军不问，失一城不知，故沦胥至今日耳！”士诚曰：“吾甚恨之，亦无及矣！今为之奈何？”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从。”士诚曰：“不过死耳！”客曰：“徒死无益也。公不见陈友谅乎？战于姑孰，又战于鄱阳，友谅举火欲燔敌舰，天乃反风烧之。何者？天命所在，人力无如之何，今外围益急，窃恐势急变生，祸从中起，

虽欲死而不可得。公如顺天之命，遣一介之使，归使金陵，不失为万户侯，则所全多矣。”士诚良久曰：“君休矣，吾将思之。”竟不听。

八月，城破，徐义、潘元绍皆降，外兵蚁附登城。士诚使其将刘毅，收余兵三万余人，战于万寿寺，复败。士诚从数骑仓皇归府。初，士诚见兵败，谓其妻刘氏曰：“我败且死矣，若曹奈何？”刘曰：“君勿忧，妾必不负君。”乃积薪齐云楼下。至是，驱群妾登楼，使养子辰保纵火焚之，自经死。士诚坐一室，达遣李伯升谕意，士诚闭户自经。伯升决户入，抱解之，未绝，复苏。达又令潘元绍反覆谕之，士诚瞑目不语。异至舟中，不食，及至龙江，卧不肯起。乃异至中书省，李善长问之，不答。已而士诚卒自经死，年四十七。

二子皆幼，其妻以白金遣乳母负之而逃，不知所终。

莫天佑，素勇悍，号莫老虎，徐达屡遣使谕降，俱为所杀。及士诚就擒，州人张翼说之降，械送金陵，磔于市。

卷二百一十九

列传第一百二十三

徐寿辉 陈友谅 理 明玉珍 升

徐寿辉，一名贞一，蕲州罗田人。以贩缯为业。往来蕲、黄间。

初，袁州有妖僧彭莹玉，用泉水治病多愈，远近神之。至正十年，其徒周子旺以妖术惑众，从之者五十余人，僭称国王，官王获而杀之。莹玉遁去，匿淮西民家，日夜密构异图。

寿辉浴于池，莹玉之徒见其有赤光，异之。十一年八月，乃拥寿辉为主，聚众剽掠。九月，陷蕲水县，蕲州总管李孝先败死。进陷黄州。寿辉僭称皇帝，号天完国，都蕲州，改元治平。以麻城人邹普胜为太师。其众以红巾裹首，与汝、颖妖贼同。

十二年，竹山孟海马志兵，陷襄阳、荆门以应寿辉，号南锁红巾。襄阳总管柴兰及县尹李术远俱败死。寿辉将丁普郎等连陷汉阳、兴国。曾法兴等陷安陆，执知府丑驴，不屈，法兴义而释之。丑驴与其妻侯氏俱自经死。湖广行省平章星吉，闻老将郑万户知兵，令募兵为守御计。寿辉遣其众千余人至武昌降。星吉知其诈，使郑万户伏兵邀之，获六百人，械以俟命。

会朝廷征星吉为司农，以和尚代之，纳贼贿，释其缚，反下郑万户于狱。寿辉使赵普胜袭武昌，六百人为内应，城遂陷。沿江郡县，皆望风奔溃。

二月赵普胜乘武昌之捷，舳舻相衔，顺流攻江西，江州总管李黼与主簿也孙帖木儿拒战，大败之。普胜又以舟师攻城，亦为黼所败。普胜攻益急，城陷，黼死之。普胜遂陷南康。是月，孟海马陷归、峡、房诸州。寿辉别将陷岳州，徇忠、万、夔诸州，皆下之。又有周伯者，起兵陷道州，以应寿辉。

时湖南之地，多为寿辉所有。乃分道入江西，奸民乘势应之。不旬日，众辄数万，率以天完将为名。行省右丞太不花兵至应山，广水镇巡检王珪参其军事，三上书于太不花毋玩寇，太不花怒，使珪为前锋。珪连败寿辉兵，以无后援，众溃。珪率麾下数百人奔孝感，县人刘禹、吴思明方举义兵，闻珪至，从之，败寿辉将王思明于莲花寨。思明悉众围之，逾月，珪与禹等皆战没。

是月，寿辉将欧普祥入萍乡，遂陷袁州。分宜人彭继凯与安福人袁明东击走普祥，复袁州。已而继凯为知府宝童所嫉，使客刺杀之，袁州复为普祥所据。彭莹玉陷瑞州。陈普文陷吉安。闰三月，泰和州达鲁花赤达里麻失理复吉安。达里麻失理所部号黄衫军，寿辉兵畏之。未几，项普略陷饶州、信州，游骑至婺源，江泊震恐。朝廷以亦怜真为江西行省右丞，将兵击之。湖广行省参政铁杰以兵复岳州。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克忠、万、夔、云阳诸州。

是月，寿辉兵攻南昌，靖安达鲁花赤湖海大败之。贼再至，湖海与勇士黄云等且战且守。连兵八月，皆战死。寿辉兵围抚州，州人木古丙、赵均保等倡议助官军防守，贼不能克，遂引去。时江西诸路皆陷，独抚州坚守不下。是月，咬住克归州，

进攻峡州，斩寿辉将李太素。寿辉别将陷池州，围安庆，势张甚。平章卜颜帖木儿等败之于丁家洲，遂复池州。复败，贼于白湄，斩其大将周驴。

十三年五月，咬住复中兴。建昌人戴良起兵，复建昌。咬住进克襄阳，杀贼将王权。六月，行省左丞火你赤复瑞州，执彭莹玉斩而齑之。莹玉攻城略地，所至无噍类，至是就戮，天下快之。七月，项普胜陷婺源州、徽州，自昱岭关入浙西，遂陷杭州。八月，咬住与寿辉将俞君正战于楼台，失利，咬住奔松滋，俞君正复陷中兴，为荆门僧李皆等所袭败，咬住还屯石马。是时，项普胜分兵据宜兴、历阳、丹阳、句容，前锋至钟山，平章庆童以兵来援，始败退。

先是，承平日久，寿辉兵四出，州县皆望风降附。已而民习见，不以为意，于是智通之士多思自奋，为朝廷讨贼。寿辉所得杭州县旋复失之，贼势遂不振。是年，元帅董搏霄得州，受代去，寿辉兵复入昱岭关，陷于潜。行省檄搏霄御之，事具《搏霄传》。九月，官军大集于中兴，以攻寿辉。初，寿辉树栅于黄州之阑溪口，积金帛其中，最号险固。至是，亦为官军所克。十月，广西元帅甄崇福复道州，周伯颜伏诛。十一月，卜颜帖木儿与中丞蛮子海牙等，率兵二十万，分道攻蕲水县。寿辉出战，大败，遁入黄梅山。官军入城，擒其伪将相以下四百余人，遂尽复武昌诸路及均房等州。朝廷以贼已溃败，檄诸将班师。

十四年，寿辉收合余众，饥民多附之，势复振。

十五年，寿辉将倪文俊败威顺王宽彻不花，纵横湖、汀间，官军屡为所挫。五月，文俊陷中兴。自兵兴以后，湖南北州县相继陷，独茶陵州坚守数年。至是，亦为文俊所陷。七月，俊陷武昌、汉阳。

十六年正月，文俊乃建都于汉阳，迎寿辉徙都之。寿辉性宽纵，权在群下。及邹普胜死，以文俊为丞相，大权悉出其手，寿辉无如之何。是年，文俊连陷常德、澧州、衡州，又分兵陷岳州。

十七年，寿辉将明玉珍陷重庆，寿辉以玉珍为陇西右丞。文俊怙侈自专，谋杀寿辉不果，奔黄州。寿辉伪元帅陈友谅袭杀之，并其众，自称平章。文俊生时，其母梦白虎入其室将死，其母复梦白虎毙。文俊骁勇善战，官军畏之，呼为倪蛮子。

十八年，陈友谅陷安庆，龙兴、信州诸路尽为所有，寿辉欲徙都安庆，友谅不奉命。

十九年十二月，寿辉引兵至江州，友谅佯出迎寿辉，既入，门闭，悉杀其从者。自是，权归友谅，寿辉仅有空名而已。

二十年五月，友谅挟寿辉攻太平，舟至采石矶，使人诣寿辉白事，以铁挝自后击之，碎其首而死。陈友谅，沔阳黄蓬人。其先平吉州谢氏，为黄蓬陈茂赘婿，遂冒姓陈。父普才，以渔为业，生五子。

友谅其次子也。读书粗通大义，尝为州吏，郁郁不乐。季父普文，从倪文俊作乱，友谅亦往从之。文俊用为簿书掾，寻为元帅，将兵。至正十六年，友谅袭杀文俊，自称平章，寿辉因而命之。文俊党在归州者，保山栅自守，友谅使其弟友能及部将欧普祥等招之，久始降。是时，余阙守安庆，寿辉兵至辄败，贼惮其威名。

十七年，友谅合赵普胜、祝宗等攻之，友谅自上游引兵直捣小孤山，守将胡伯启力战四昼夜，夺还安庆，友谅遂逼城下。阙血战当之。

十八年，友谅与普胜等合围，百道燕进，城遂陷，阙赴水死。友谅乘胜薄龙兴，左丞火你赤望其军，骇曰：“贼与往时

异，是恶可当？”乃弃城走。友谅自驻龙兴，规取江西，遣其将王奉国陷临江及瑞州，熊天瑞陷吉安，又分兵攻抚州，围三月，城始陷。友谅闻州人吴彤守城，多智略，令军中有生致彤者，赏百金。及得彤，友谅释而用之。八月，陷建昌。九月，遣其将辛文才陷赣州，又徇南安下之。是年，友谅之兵入福建者，其将为康泰等；陷汀州入广东者，其将为熊天瑞，陷南雄州、韶州。十九年，王奉国陷信州。是时，明祖已称吴国公，与友谅地接壤。明祖在池州，赵普胜引兵争之，败走。未几，复败吴兵于沙子港。明祖遣俞廷玉以水陆兵攻之，至枞阳。普胜潜横铁絙于水中，舟至，柁柱絙不行，普胜蹙之，一军尽没。普胜勇决，善战，号双刀赵，名闻敌国，友谅忌之。至是，友谅将弑寿辉，惧普不从，乃以会师为名，自江州猝至。普胜迎于雁汊，甫登舟，友谅杀普胜，并其军。未几，挟寿辉东下，攻太平，引巨舟薄城外，士卒缘柁尾登城，遂克之。弑寿辉于采石。乃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僭号皇帝，国称大汉，建元大义，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其党班沙岸称贺，值大风雨，不能成礼。

友谅恃其兵强，欲东取集庆。吴人恐其与士诚连兵，乃用刘基策，使裨将康茂才伪降。友谅令速来，阖者赍书以往。茂才与友谅有旧，其阖者则尝事友谅者也。友谅大喜，引舟师东下，至江东桥，连呼老康，无应者，始知见绐。即与其弟号五王者趋龙湾，遣万人立栅岸上，势锐甚。明祖伏兵于石灰山，突起，四面蹙之。友谅兵败，走下岸，登舟。潮退，舟胶于河，溺死者又无算。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友谅遁去。

张志雄者，赵普胜部将也，怨友谅杀普胜，无斗志。及降，言于明祖曰：“今降卒，皆安庆之兵。友谅败走，安庆空虚，

可取也。”明祖从之，使徐达、冯胜、张德胜等追友谅至慈湖，又败之。友谅收兵再战，张德胜败死，友谅乃还。徐达等遂克太平。方友谅东下，吴人亟使衢州胡大海捣信州，以牵制之。大海克信州。十一月，友谅浮梁守将于光、鄱阳守将徐椿，以饶州降于吴。

二十年六月，友谅将李明道、王汉宝攻信州，胡大海败之，禽汉宝，明祖释之，问友谅事，汉宝尽以虚实告之。八月，明祖以王汉宝为乡导，率舟师逆流而上，以报龙江之役。攻安庆不克，刘基曰：“此不足取也。宜径袭江州！”明祖至湖口，距江州五里，友谅不虞兵至，大惊，挈妻孥走武昌。明太祖遂入江州，友谅将傅友德、丁普郎皆以所部降。南康、龙兴、袁州，皆送款于吴。

二十一年，友谅改元大定。是时，江西诸路惟熊天瑞据赣州，为友谅固守。群盗附友谅者，树白帜号为白军；降于吴者，则易红帜，号为红军；日夜相攻，死亡无算。

二十二年四月，友谅复以舟师攻龙兴，号高稍子战船，甲士六十万，载其妻孥百官，倾国而出。攻围八十五日，不克。明祖率舟师二十万以援龙兴，友谅闻之，解围东出鄱阳湖。

六月戊子，大战于康郎山。两军鼓噪，器声动天地，燃巨炮如震雷。至晡，友谅掷火烧明祖船，忽反风，自焚，十里之内，湖水尽赤。友谅叔父陈普略等皆死，吴将张志雄、丁普郎亦战歿。己丑，徐达焚友谅平章蒋必胜船，死者千五百人。是日，战数合。互有胜负。翌日，明祖见友谅兵强，有惧色，问刘基曰：“我气色何如？”基以必胜对。辛卯，日光惨澹，两军咸震恐，战不力。友谅弟友仁、友贵皆死，其骁将张定边敢深入，中流矢败退。自是，相持六昼夜。

刘基劝明祖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吴人乃移舟

入港。至夕，舟置一灯，首尾相衔。比晓，兵尽渡泊于左蠡，列栅南北江岸，置火筏于中流，水陆戒严。友谅亦称移军楮溪，缀乱使不得去。未见，友谅引兵次鞋山，吴兵亦次于湖口，相距十有五日。

八月壬戌，友谅知乘楼船，率其军下趋九江，常遇春以火筏御之。顺流而下，至禁江口，炮击明祖船，明祖适在地船，获免。友谅兵谓已死，欢呼万岁。明人遣使诈为诸将约降，友谅亲出引见使者，为流矢所中，贯睛及颅而死。兵大溃，退至江口。癸亥，明祖乘势蹙之，擒其太子善儿及平章张瑄等，降士卒五万人。友谅僭位四年，死年四十八。

其太尉张定边等，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少子理，走武昌。九月，理僭称皇帝，改元德寿。明太祖征之，立栅逼其城，又联船为水栅，以绝出入之路。

二十三年，理计穷，悉众出战。其将陈金同，骁捷，善用槊，直犯中军，吴将郭英刺杀之。定边等不敢复出。其丞相张必先以湖南兵赴援，战于城下，兵败，被执。城中之援始绝。明祖使降将罗复仁入城谕理降，理乃率其大将张定边等出降。明祖封理为顺德侯，普才为承恩侯，友谅史友宁归仁伯，友直怀仁伯，追封友仁为康山王，立庙祀之。张定边、张必先等，寻皆诛死。普才徙滁州，理徙高丽，皆不知所终。明玉珍，隋州沔阳人，农家子也。身長八尺，目重瞳子，性明决，为乡人所推服。

十一年，颍州盗起，远近响应。玉珍聚众于青山，筑栅自守。徐帮辉据蕲州，遣使招之。玉珍自度不能敌寿辉，遂以众降，寿辉授为元帅，益其兵，使屯沔阳。

十二年，与哈林秃战，为流矢所中，眇其右目，人呼为明眼子。时沔阳连年饥馑。十五年春，玉珍以斗船五十艘，率所

部余粮于夔州。明年，辰州人杨汉率精兵五千人，降于重庆帅完者都。

十七年，完者都袭杀汉，其众东走夔州，遂归于玉珍，自言重庆无重兵，守将哈林秃、完者都二人不协，兵至，可一鼓而下。玉珍疑而未行，其部将戴寿进曰：“争兵输粮于沔，以麾下率杨汉余袭重庆，济则大事可成，不济则掠其资财而归，上策也。”玉珍从之。时重庆承平日久，见贼至，远近震骇。完者都遁，获哈林秃。城中父老以香花迎玉珍入城，玉珍禁侵掠，居民安堵如故，降附日众。

十八年二月，完者都自辰州会平章囊革歹、参政赵资，以兵次嘉定之大佛崖，规复重庆。玉珍遣明二攻之，潜师登乌牛山，陷嘉定。惟大佛崖官军相持半载。玉珍自率兵攻之，遣明二倍道袭成都府，遂略定两川郡县。玉珍之出兵也，舟行过泸州，其部将刘泽民言于玉珍曰：“前进士刘禎，有策略，尝官大名经历，青巾贼李喜喜入蜀，禎避乱于此。公盍往见之？”玉珍曰：“尔与偕来。”泽民曰：“是不可屈，宜亲往。”玉珍乃入山中访之，语未华，玉珍喜不自胜曰：“吾得一也明矣！”拜为参谋。

二十年，陈友谅弑寿辉自立，玉珍议讨之，闭夔关不与友谅通。二十一年，刘禎劝玉珍自立，玉珍不许。戴寿、张文炳复劝之，玉珍咨于部众，同心推戴。二十二年三月戊辰，遂僭称皇帝，都重庆，号大夏国，建元大统。立妻彭氏为皇后，子升为太子。仿周制，设六官，以戴寿为冢宰，明二复姓万，赐名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向大亨、莫仁寿为司寇，邹兴为司徒，刘禎为宗伯。又以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翰林学士。改知府曰刺史，知州曰太守。废驿老，止奉弥勒佛教。定赋税，十取其一，免力役之征。

二十三年，命万胜、邹兴、芝麻李分道攻云南，胜兵不满万人，锋锐甚，遂入中庆。已而馈运不继，士卒剽掠为粮，滇民叛之。梁王乞师于大理，累战皆捷。胜度众寡不敌，乃全师而返。

二十三年，万胜攻兴元不克，遣邹胜攻巴州，陷之。石柱安抚司马克用叛，降于玉珍，乃改设永守宣慰司，及邑海溪洞军民府。又立于茶永化军民府。独播州杨元晶坚守拒之，玉珍以重兵临其境，元晶始降。

二十四年，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万胜为左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知枢密院。邹兴守成都，吴友仁守保宁，莫仁寿守夔州，俱为平章。窦英守播州，为参政。时明祖已灭陈友谅，遣使通好，玉珍使其参政江俨报聘。明祖闻云南之师败还，复以书贻之。

二十五年夏，玉珍死，年三十六。玉珍躬履节俭，好贤礼士，蜀人称之。然无远略，仅能自守而已。子升嗣。升僭立甫十岁，其母彭氏垂帘听政，改元开熙。万胜与张文炳有隙，胜密使人杀文炳。玉珍养子明昭等，矫彭氏命，召胜入，缢杀之。胜，黄陂人，有智勇，玉珍妻以弟妇，称为明二。开国之功，胜居七、八。彭氏以刘禎为丞相。

二十六年，吴友仁移檄远近，言万胜无辜受戮，诸将寒心，友仁不得已而叛明氏。遂据保宁，附于陕西李思齐。升遣兵攻之，皆败还。

二十七年，戴寿攻保宁，友仁登城，语寿曰：“使参政文彦彬来，吾即降。”及彦彬入城，友仁密与约曰：“明昭等不诛，丞相必不免，奈何舍此不图，而加兵于我。我明氏旧臣，宁有他耶！”彦彬出告寿，寿然之。时昭等皆从寿讨友仁，寿乃召诸将会议，执昭等杀之，友仁即诣军门持寿而泣，偕寿至

重庆谢罪，升慰谕之，复其位。明祖赐以玺书，又遣杨景往谕之，使奉土地入朝，升不从。二十八年，友仁攻兴元，明人乃决意用兵。是秋，升丞相刘禎死。二十九年，明人假道伐云南，升不许，乃遣汤和、廖永忠等伐之，又使傅友德由阶、文逼成都。

三十年，汤和等入峡，莫友仁以铁锁横截瞿塘口，戴寿、向大亨凿两崖为飞桥，又置大木水中，战舰将至，顺流以大木冲之。和等不能克。友德入绵州，寿、大亨悉众来援战于汉州，败走。永忠亦败邹兴于峡口，兴战歿，遂入夔州。进次铜锣峡，升面缚衔壁，率其群臣出降。友德进攻成都，寿等闻升降，亦出降。分兵克保宁，执吴友仁，送金陵杀之。寿、大亨至夔州，亦被诛。升僭立六年，父子据蜀十一年而亡。明封升为归义侯，召彭氏入宫。后迁升于高丽，不知所终。

卷二百二十

列传第一百二十四

方国珍 何真 邵宗愈 李质 陈均义
陈舜隆 陈良玉 欧普祥 邓克明 熊天瑞 王宣信

方国珍，黄岩洋山澳人，后避明太祖字，改名谷珍。初与兄国馨、国璋，弟国瑛，皆以贩盐海上为业。国珍与州人蔡乱头以争盐贩相仇，州不与直。已而蔡聚众海上剽掠漕运，再杀使者，势张甚。行省悬格捕之。国珍欲捕蔡以应赏格，蔡惧，自归于官。总管焦鼎纳蔡赂薄其罪。国珍恚曰：“蔡能为盗，我顾不能耶！”适以逋租，遣巡检往捕之，国珍方食，左执食案，右持挺，格杀巡检，遂与其兄弟亡入海，劫粮艘，梗运道。时至正八年十一月也。

行省参政朵儿只班讨之，追至福州。国珍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为国珍所执，使请于朝，授国珍海运千户，不受。

十年十一月，率水贼千艘，泊松门港，索粮。十二月，攻温州及沿海诸县，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击之。

十一年六月，官军至大间洋，国珍纵火焚之，官军大败，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及郝万户皆被执，二人乃为饰词，

以国珍求招安上闻。郝故出奇皇后位下，请托得行，遂议立巡防千户所，设长贰等官，授其兄弟及党与数十人。复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黄岩，招降，国珍兄弟皆登岸罗拜，退舍民居。绍兴总管泰不华欲遣壮士袭杀之，达识帖木儿曰：“我受命招降，公欲擅命耶！”事乃止。

明年，贬泰不华为台州路达鲁花赤。时官军方讨徐州，募舟师防江，国珍疑惧，复入海。泰不华遣方大用往谕国珍留之，遣其党陈仲达来议降。泰不华具舟，建受降旗，至澄江，与国珍遇于黄林港，呼仲达申前议。仲达目动气索，泰不华知有变，手斩之，即前攻国珍船。贼党麇集，拥泰不华入其船，泰不华瞋目叱之，为国珍所杀。六月，国珍据定光观，悉毁黄岩官居民舍。八月，进攻台州，以舟师诱总管赵琬至黄岩，舍于白龙澳，琬不食而死。

十三年，遣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之。二人奏国珍已降，遂降金符，授其兄弟，党与官有差，伐石立宣德碑，国珍仍不受命。时州人潘有光挺身说国珍降，国珍使盗要于路杀之，遂据台、温、庆元三路。行省无可如何，奏以国珍为海道万户。

明年，又迁为都镇抚，兼行枢密院判官。自后，汝、颖兵起，海内大乱，累迁国珍浙江省参知政事，诏使讨张士诚，士诚遣其将史文炳、吕珍，率兵七万御国珍。文炳与珍陈于昆山，仍以步骑夹岸为阵，士诚命游兵往来，旌旗数十里不绝。国珍曰：“濒海之地，非通衢可比，士诚参用步骑，兵虽盛，不足畏也。”国珍舟师仅五万，自率壮士数百趋萌子桥。文炳使十将军搏战，矢石如雨。国珍戒其众持苇席，涂泥，冒矢石而入。士诚兵以火箭攒射之，国珍燎及须发，横刀大呼，杀两将军及十余人，士诚兵大溃。国珍与将士追击，辇其中坚，步骑讫不

得成列，文炳、珍皆弃马而遁。明日以战，七战七捷，直至平江城下。士诚遣使纳款，请奉元正朔，国珍乃还。累擢至太尉、行省左丞。初国珍作乱，朝廷出空名宣敕数十道，募人击贼。海濒壮士多应募立功，所司邀重贿，不辄与，有一家死数人，卒不得官者。国珍再受招谕，遽至大官。则是民慕为贼，从国珍者益众。国家既失江淮，藉国珍舟师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国珍愈横。

十八年，明人取婺州，遣主簿蔡元刚招国珍，国珍欲藉为声援，以观事变。十九年二月，遣其郎中张仁本奉书献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文绮百匹。明祖复遣镇抚曾养浩报之，国珍请献温、台、庆元三路，且以次子关为质。明祖曰：“古者虑人不从则为质，今既诚心归顺，何以质子为！”厚赐关而遣之，拜国珍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是年，朝廷亦授国珍行省平章政事，已又改为淮南行省左丞。是时，国珍岁治海运，舟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至京师，于是封国珍为衢国公，官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明祖累以书谕之，国珍阳为恐怖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明祖却之。已而苗帅蒋英杀胡大海，持其首奔于国珍，国珍不受。国璋为蒋英所杀，明祖遣使吊祭。及胡深克瑞安，进兵温州，国珍惧，请岁输白银三万犒军，俟杭州下，即纳士。明祖诏深班师。国珍数通使于扩廓帖木儿及陈友定，图为犄角。明人知其事，移书数其十二罪，复责军粮二十万石。国珍日夜运珍宝，治舟楫，为航海计。

迨明人取平江，朱亮祖攻台州，进右温州，汤和以大军直抵元，国珍走入海。追败之盘屿，国珍始遣子关乞降。明祖赐书，许寡其罪，国珍乃谒和于军门。和送国珍等超至建康入朝，明祖谯让之，国珍顿首谢罪，且曰：“臣闻天下无道，乘桴浮

于海，天下有道，束带立于朝。”明祖笑而宥之，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数岁卒。疾革，遣内史问所欲，国珍以子孙愚鲁，愿赐保全为对。明祖悯之，为文赐祭葬，官其子礼卫指挥僉事，关卫千户所镇抚。关弟行，明敏善诗，宋濂尝称之。

先是，有周必达者，隐天台山，国珍造其居问之，必达曰：“当今四方大乱，君能举义除盗，名正言顺，富贵可致，余非我所知。”国珍不听。及屡败，始悔曰：“不意黄毛野人，能料事如此。”由是国珍颇敬礼文士，萨都刺等皆入其幕府。

何真，字邦佐，东莞员冈人。少孤，事母以孝闻。为人美须髯，音若洪钟。尝有相者谓曰：“君材兼文武，霸王器也。惜生南方，微带火色，位不过封侯耳。”至正初，官河源务副使、淡水盐场管勾。会增城盗朱光卿起，湖广蛮蒋丙又攻破连、桂二诏，真乃弃官归。

至正十二年，王成、陈仲玉作乱于东莞，真请于行省，举义兵讨之，自擒仲玉以归。成筑寨自守，真使弟迪及骁将黄从简、高彬围之，募能生缚成者，赏钞十千。既而，成奴缚以献，真释之，引成坐，谓曰：“何养虎自贻患？”成掩面愧谢曰：“始以为犬，孰知其为虎耶？”奴请赏，真如数与之，而使人具汤镬，驾转轮车，置奴其上，督奴妻烹之，数人鸣钲以号于众，一号则众应之曰：“四境之上，有以奴缚主求荣利者，视此奴也。”由是众心畏服。行省上其功于朝，未报。

居一年，惠州人黄仲刚与叛将黄常据惠州，民怨其虐，迎真守惠州。真乃逐常，杀仲刚，遂有循、惠二州之地。兴宁人谢以文倔强不服，真又击灭之。朝廷授真惠州路同知，寻进广东都元帅、宣慰使。

至正二十一年，邵宗愚入广州，戕杀官吏，真帅师来援，

遂入广州，秋毫无犯，州人大悦。擢广东行省参知政事。真乃遣何迪击香山、增城诸盗，皆于之，未几，江西、福建合为一省，改授江西福建行省左丞，仍治广州。

二十四年，宗愚复挟廉访使广宁围广州，真拒守数月，城中粮尽，民煮蕉头、麻根以食，终无叛志。二十五年二月，真将张镇抚以兵入援，败宗愚于城北。宗愚再战，会真次子富入援，又败之。宗愚愤甚，仍坚壁不退，恃其众，日夜攻。七月，诱真将博罗、马丑寒叛真，率兵攻惠州，且绝广州粮道。真闻之，使廉访副使黑的儿守城，自将兵夜从间道出，救惠州。宗愚知真去，攻陷广州。真至惠州，围解，执博罗、马丑寒戮之，复攻诸垒之与宗愚合者。靖康李维东，诸文，七小响寨张伯宁，翁源大小张诸贼帅，或走或降，惠州境内悉平。

二十七年四月，真率兵复攻广州，宗愚不能抗，弃城走，广宁死于乱兵。真遂再入广州。朝廷进真行省右丞。始真与宗愚相轧，各倚行省以为重。二人皆再入广州，然州人莫不苦宗愚之暴，而乐属真。

及明祖定天下，遣汤和、廖永忠次于闽，先檄真使降。会永忠航海趋广东，而裨将陆仲亨亦自大庾岭入。真使都事刘克佐、检校梁浚初，诣永忠军，上其印绶，永忠再以檄谕之真遂迎降。明封为东莞伯，卒。

与真同据广东者，有邵宗愚、李质。

邵宗愚，南海三山人。至正二十一年，广东都元帅世杰班谋杀廉访使百家奴，事觉，佾事八撒刺不花执而戮之。八撒刺不花亦专恣自用。诏除八撒刺不花江南行台侍御史，而以完者笃代之。八撒刺不花怒，杀完者笃等数人，拥兵自卫。广州内外凶惧不安。于是宗愚起三山，罗实善起龙潭，秦德用起清远，王可成起增城，皆据地自称元帅。而香山人李祖二，亦聚众攻

掠县城。宣差朵罗歹不能御，县人郑荣叟徙治于古罗寨，实善数以兵攻之。广东大乱。

二十二年冬十月，江西平章朵列不花移檄讨八撒刺不花，宗愚声言承檄讨贼进攻广州，元帅何深力战死之，城遂陷，杀八撒刺不花。诏除宗愚江西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及何真入广州，宗愚复争之，再取广州，杀掠尤甚。既而复不能守，奔还三山。

二十七年，江西右丞铁里迷失按广州，宗愚遣人迎之，且指真为僭据，诱之攻真。铁里迷失遂入三山，竟为宗愚所杀。四月，明兵临广东，宗愚遣其将罗元祥诣廖永忠军约降，以覘之，实无降意。永忠语之曰：“欲降则降，毋以虚言相款。”宗愚终迁延不至。永忠夜攻破其寨，擒之，与其徒皆斩于广州市。

宗愚据三山，贪残嗜杀，邻境咸被其毒。再入广州，广州民尤恨之。及面缚入城，争唾其面。然真与宗愚俱受命于朝廷，真迎降而宗愚死，议者亦有取焉。

李质，字文彬，德庆人。通经史，有器局，浮庆府掾中。至元中，广东大乱。质亦聚众保乡里，据有肇沈、封川、新会等州县之地。一时三山、龙潭诸贼，莫能与争。朝廷嘉之，授广东枢密同佾。何真恐质图之，遣其幕士孙贲说与连和。质每以安民为念，雅好儒学，衣冠之士多往从之。如江西伯颜子中、茶陵刘善、建安张智等，皆见宾礼。后亦降于明，仕至江浙行省参政，卒。

时乐昌有小张元帅者，出没邻境。廖永忠兵至虎头门，张亦迎降。

陈均义，桂阳临武人。沈毅有勇略，家丰于资。至正初，洞寇出没，均义召募士兵千余，从参知政事哈刺帖木儿等收捕之。

十二年，红巾贼廖景知等攻陷临武，均义将所募兵及陈舜隆等二千余人，破走景知。贼将唐云龙复以蓝山伪帅陈渊等来寇，城再陷，均义在家闻变，复率兵擒杀云龙，渊等遁去。

十七年，渊及艾舜等再至，众万余，屯于界上，均义出战，陈斩舜及伪镇抚梁国安等二十余人，渊败死。湖广行省以均义领义兵万户，判临武县事。复以所部，合彬州义兵，攻复宜章，走伪元帅欧阳平泰。迁永州路同知总管府事。广东廉访使八撒刺不花檄均义攻巢韶、廉诸寇，以功迁授武略将军、同知南雄路事。是时，潭州诸路相继陷没，朝廷从行省议，开设屯田水军元帅府，以均义领水军万户，从右丞荣禄攻克长衡等路，进江西等处征行副元帅。巢伪帅黄景中等克之，又以本官兼湖南宣慰使副都元帅。均义攻破永兴伪太平贼巢，因谕下彬、桂、韶、连未附诸郡，朝廷即以均义领之。

二十七年，授湖南宣慰使、都元帅，总领湖南兵事。均义以万户屡立战功，岭南、北，方千里，皆听节制。陈友谅僭据荆楚，均义控制要隘，友谅不能下。明兴，湖南诸路以次平定，均义率所部归附。未几，卒。明祖以前功录其部将陈以宣等，赐官有差。

同均义俱起者有陈舜隆，以功授桂阳路同知，后从元帅李伯颜攻下韶、连等路，斩获贼首李三良等，累进征行副都元帅，年五十卒。族子陈良玉，少从舜隆重斩获有功，授英德路同知，又兼常宁州判官，累官元帅、都镇抚。

均义等始与杨璟部将力战十余年，天下尽平，然后自归，明人虽授官羁縻之，颇以为憾焉。

欧普祥，黄州黄冈人。至正十一年，从徐寿辉以烧香起兵，为元帅，人称为欧道人。引兵掠江西诸郡，攻陷袁州。既而分宜人彭继凯与元帅别速坚起义兵复袁州，普祥怒，复往攻之，

不克，乃陷分宜、新喻等县。

十三年二月，复攻袁州，元帅别速坚与万户宝同等坚守。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据之。分兵攻陷安福、上高等县，屡败元兵。寿辉累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国公。

普祥性残暴，所过焚掠无遗。陈友谅弑寿辉，征兵于普祥，普祥不听。明兵取江西，普祥令其子广迎降。明太祖厚赐之，命率所部守袁州。未几卒。

时贼将降明者，又有邓克明、熊天瑞。

邓克明，新淦人。自少无赖，恣横乡里。红巾贼陷临江，克明与弟志明亦聚众而起，陷乐安、崇仁等县，自称元帅。后降于陈友谅，遂陷建昌。道顺昌、光泽，以攻建宁，不克，还据抚州。明兵逼抚州，克明出降。明将邓愈遣志明还新淦，收其部曲。志明据麻岭、沙坑、牛陂为寨，明兵攻破之，与克明并诛死。

熊天瑞，荆州人。初以乐工从徐寿辉起兵。后攻陷临江、吉安，又攻陷赣州，据之。造战舰，欲引兵东下，署其帜曰：“无敌”，自称金紫光禄大夫、司徒、平章军国重事，兼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陈友谅攻江西，檄天瑞以兵来援，天瑞坐观胜负，不应命。友谅败死，乃佯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与龙泉彭师中相攻。

又欲规取广东，乃攻陷韶州，使其党袁仁仲守之，自率舟师数万攻广州。时何真据广州，以兵逆于胥江，天瑞大破之，意广东可不战而下。忽天昼晦大雨，雷震其樯，舟师不能进。天瑞惧，仰天祝曰：“若广东非吾所当有，则天为明霁，当即日还师。”祝华，天果霁。

既归赣州，望气者言将有外兵至，可厌之。天瑞不之信。是年，攻陷湖南桂阳诸山寨。明兵克临江，天瑞遣元震筑垒太

壶湖头，为守御计。九月，明兵围赣州，浚长濠困之。元震窃出覘兵势，明将常玉春亦从数骑出，卒与相遇。元震不知其为遇春也，过之。及遇春还，元震始觉，奋铁挝来追。遇春遣裨将挥双刀以拒之，元震且斗且却，遇春曰：“壮男子也。”舍之。围五月，城中食尽，天瑞率元震肉袒诣军门降。后叛归于张士诚。士诚败，天瑞伏诛。

元震，天瑞养子，本姓田氏，遇春荐其才勇，入明为指挥。

王宣，扬州兴化人。初为司农掾。会黄河决，行省募淮扬才能之士，使召集民夫疏浚之。宣挺身自荐，授淮南淮北都元帅府都事，赍楮币至扬州市竹箴，募丁夫。数月间，得丁夫三万余，就令宣统之。数月，河工竣。时徐州茱麻李据州城，命宣为招讨使，率丁夫，从知枢密院也速复徐州。寻擢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守马陵。调滕州镇御，且耕且战，以给军食。移镇山东益都。田丰寇益都。宣子信从察罕援之，还镇沂州，授宣父子俱为平章。

二十九年，明太祖遣徐达等伐中原，达以书谕宣父子，宣遂纳款。明授宣江淮行省平章政事。宣外请降，阴持两端，令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又遣其员外郎王仲刚、信妻父老冯等来犒明兵，达受而遣之。仲刚等还，宣以兵劫使者徐唐臣，欲杀之。唐臣脱走，达闻之，即日率师抵沂州。宣自度不能支，乃开门出降。达令宣为书，遣镇抚孙惟德招降信。信杀之，与其兄仁奔山西。达以宣反覆，并怒信杀惟德，遂执宣，杖而戮之，并杀王仲刚等。

卷二百二十一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帖木儿

帖木儿，巴鲁刺思氏。五世祖哈刺察儿，为太祖八十五功臣之一，封千户。父杜尔凯，与察合台汗宰相杜兰斯窝基士阿奈部喀斯庚汗友善，封以基杜戍、纳克寒克二城。

元统元年，帖木儿生于基杜戍，姿貌雄伟，喀斯庚汗妻以孙女窝尔夏公主。

至正十五年，喀斯庚汗与不赛音奎尔德部构衅，兵败，喀斯庚汗及杜尔凯俱见杀，部众离叛。帖木儿佐喀斯庚汗之孙不赛音，图恢复。会察合台后王德克尔克齐穆尔汗率师来援，部内始定。帖木儿谒德克尔克齐穆尔于境上，以忠义自奋，德克尔克齐穆尔大悦，擢为万户。师还，留其子义利阿斯赫夏守撒马尔罕城，填抚杜兰斯窝基士阿奈之地，以帖木儿为大将辅之。未几，义利阿斯赫夏之子义律亚斯与帖木儿不协，其所部皆乌斯卑克人，又与帖木儿争权。帖木儿谋杀义律亚斯父子，事泄，携窝尔夏挺身出走，欲奔货勒自弥。失道，陷沙漠中，为土尔基人所获，繫其夫妇于牛栏，地秽污，又有毒虫啮人。居两月，伺守者懈，与窝尔夏遁去。

招集旧部，屯于勃加拉之地。复潜入撒马尔罕，匿于姊家。为侦者所觉，乘夜去，渡阿模达律阿河，部众至千余。遂据阿富汗境坎达哈尔之地。旁掠赛斯达因部，战不利，伤足。后拓地北至巴达克伤，声威始震。以所部二千人败乌斯卑克兵二万。未几，义律亚斯复率三万人来伐，战于君都斯坦，帖木儿大败之。义律亚斯又得父凶问，引兵去，杜兰斯窝基士阿奈之地，遂为帖木儿所有，建都于撒马尔罕。

帖木儿自以非成吉思汗之后，不敢遽称汗，乃大会诸将及部内长老阿萨兰教士，立察合台后喀普尔西阿特为汗。既而义律亚斯复至，帖木儿使不赛因将左翼西渡尔达利亚河，要击之，自将右翼为后援。不赛因陷敌中，帖木儿拔出之，始转败为胜。不赛因以帖木儿舍己而立喀普尔西阿特，意不能平，乃起兵攻帖木儿，战于巴达克伤。不赛因大败，复自归于帖木儿，帖木儿欲宥之，众议不可，不赛因登高塔自投于地而死。

帖木儿遂废喀普尔西阿特汗，自立于巴里黑，时年三十六岁。帖木儿假护持阿萨兰教以馭众，对教士则称苏尔滩。逾二年，出兵攻货勒自弥，围其乌尔鞑赤都城。其酋耶斯布知不敌，与帖木儿议和，以女妻其长子辛翰塞尔特。帖木儿恐耶斯布反覆，乘间袭陷乌尔鞑赤，以耶斯布之女归，为其子行婚礼。既而辛翰塞尔特死，和好中绝，帖木儿再陷乌尔鞑赤，尽取货勒自弥之地。货勒自弥，钦察金翰耳朵汗之属国也。拔都建金鞑耳朵，其后人称金鞑耳朵汗云。

帖木儿既克货勒自弥，乃决计攻波斯。初旭烈兀建国于波斯，为阿尔玛里亚，其后分为二国：一曰伊儿汗，一曰莫萨法利汗。帖木儿先攻伊儿汗，降其属国与圣的兰，渡阿拉克塞斯河，高加索之全部望风纳款。又略取西尔番及机兰乌奄等地，逼阿尔玛里亚宣誓臣服，进克西里亚斯城，有席卷波斯南境之

势。闻金鞞耳朵汗德克达密杜司乘虚袭货勒自弥，始旋师。

先是，德克达密杜司以帖木儿之助为钦察总汗，白鞞耳朵汗乌鲁斯忌而逐之。白鞞耳朵者，拔都史鄂尔达之后也。德克达密杜司乞援于帖木儿，出兵屡为乌鲁斯所败。乌鲁斯卒，子德克达喀耶立。未几，又卒，其弟齐尔玛利克代之。帖木儿助德克达密杜司与齐尔玛利克战于喀拉达尔之地，大败齐尔玛利克，禽而斩之。德克达密杜司遂并白鞞耳朵汗之地，又大败鞞罗斯，焚其莫斯科都城，意寝骄。至是分两道进兵：一循西尔达利亚河上流，一出乌斯德乌尔土之野，直抵货勒自弥，及帖木儿驰归撒马尔罕，德克达密杜司始惧，仓皇遁走。时帖木儿得国二十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矣。

帖木儿以德克尔克齐穆尔之子奎塞儿与德克达密杜司为声授，分兵五路攻之，败奎赛儿汗于达俊奎之地。帖木儿休兵于耶尔士乌鞞城，使其子窝马儿略地至喀赤喀尔。是时西伯里亚诸部已大定，帖木儿会诸将于克律台，大举伐金鞞耳朵汗。军行至达朱兰，帖木儿有疾，留不进。逾年春，经基尔基斯大漠，抵萨玛拉之北境，与德克达密杜司战于昆德乌尔札河。敌兵五十万，帖木儿所部兵三十万，力战三日，德克达密杜司败走，追奔四百余里，横尸蔽野。帖木儿入其夏宫，饮酒高会，慰劳士卒，由窝德拉儿归撒马尔罕。自是帖木儿之威名，震于远近焉。

又二年，帖木儿再伐波斯，统兵三十万。先抵波斯北境，攻拔阿穆尔寨，以其地险要，伤士卒多，屠之。南略琉璃斯坦、哈喀丹、普尔知德、帖义斯布儿等部，与莫萨法利汗夏曼斯尔战于巴齐拉之郊。夏曼斯尔自将突骑陷阵，帖木儿麾下皆望风辟易。其孙夏尔克愤怒，收集散卒，直前搏之。夏尔克手剑先登，斩夏曼斯尔于阵前，其军崩溃。帖木儿遂灭莫萨法利。亚

塞尔、巴义香诸城皆降。进拔克尔齐斯坦，围马达克城，其酋不战而降。巴克达为天方教祖国，至是三为蒙古人所躪。伊儿汗闻帖木儿兵至，乘骏马奔于尔比拉之地，其妻子皆为帖木儿所获。

帖木儿已灭波斯二汗国，乘胜北攻，略地至旻奎儿湖，宴将士于军中。侦卒报德克达密杜司奄至，诸将皆挺刃请行。帖木儿徐曰：“吾将使野兽自投陷井也。”坐饮如故。俊敌近，乃麾兵出。德克达密杜司大败，奔于西伯利亚。

帖木儿长驱高加索之北境，略地至莫斯科，立乌鲁斯之子姪戛尔为汗，统治东西钦察之地。帖木儿自平波斯至此，凡用兵五年。

初，明太祖定中原，屡遣使招谕西域诸国，然未有至者。独帖木儿遣回回人满刺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马。自是，岁贡马驼，欲觐中国虚实，非诚心款附也。洪武二十七年，贡马二匹，上表曰：

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迩，咸照临之。

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至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福，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颂祝，福寿如天地，永永无极。

明太祖得表，悦其甘言。明年，使给事中傅安等赍书币报之。安等至撒马尔罕，帖木儿留不遣，岁贡亦绝。是时，帖木儿国势强盛，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经蒙古太祖自比，欲先平印度、土尔基，再用兵于中国。

又二年，乃自将大军攻印度，号称八十万。径萨密涅，进拔土基耶汉涅马城，与诸将会议攻铁利城。铁利城者，印度杜儿拉克王斯尔坦马穆士之都城也。有一将进言曰：“我军渡印度之後，俘其教徒及犹太人已逾十万，如事有缓急必为我之大患。”帖木儿然之，杀降众而後进兵。斯尔坦马穆士率步骑五万，阵于铁利于外，列象队于前，以皮甲衣之，涂象牙以毒乐，背负长刀，又置小櫓于象背上，以护战士。凡火攻之物，石脑、油火、树脂及火箭、药弹皆备焉。其勇将曰戛克曼斯，跃马入帖木儿军中，为帖木儿之子窝马儿所杀。帖木儿麾兵击其象队，斫象鼻断之，众象狂奔，敌阵乱。斯尔坦马穆士弃众奔还。翼曰，开城门而遁，城民出降。帖木儿纵兵大掠，廛市一空。铁利城富庶甲印度，奇珍环宝，公私充物，悉为帖木儿所有。进至喜马拉雅山之南，闻撒马尔罕盗起，乃班师。帖木儿入印度，兵无留行，然所克诸城，兵退后仍为斯尔坦马穆士拒守，不能有其地云。

是时，撒马尔罕乱民揭竿者为阿塞尔、哈义香诸部，帖木儿自往讨平之，遂渡阿拉古塞斯河，攻土尔基属城。阿尔玛尼亚及朱尔查天方教禁酒，帖木儿自称往讨饮酒之国民，凡不从教者皆杀之。

是时土尔基王曰巴耶知德，自称东罗马皇帝，战屡胜，四邻畏服。埃及，土尔其之与国也。初，帖木儿遣使通好于埃及，其王普耶尔基杀之，乃兴师问罪，略取埃及属地士利阿诸部，进克齐克利斯河畔之模斯尔城。巴耶知德闻之，屯兵于阿列波

耶帖萨及齐阿尔别机二地，以备之。帖木儿自率大军，壁于耶尔塞尔模，自此地攻小亚细亚。先拔奎玛儿克，进抵塞巴德城。帖木儿以山林深阻，非用兵之地，又闻土尔其兵聚于土喀德城，扼西机尔依尔玛克河以自固，乃改道至奎萨里河，留辎重为後路之根本，且绝敌军与阿尔萨都城来往之路。帖木儿进围安喀拉城，闻巴耶知德来援，退军待之。黎明，帖木儿阵于晏格拉之野，分军为左右两翼，阵前列象三十有二，又在中军後排骑兵四十队，为游击之师。巴耶知德亦分兵御之。既战，帖木儿先以右翼攻土尔其之左翼，败之。其左翼为塞尔维人，骁勇敢战，既败，全军夺气。又以左翼攻其右翼，右翼将卑律士拉被创死，所部溃走。帖木儿麾诸将追之，塞而维人败而复振，屡却帖木儿追兵，然为溃卒所躡，不能独立。巴耶知德见兵败，战益力。至夜半，欲突围走，马蹶，为帖木儿部将玛穆士所禽。帖木儿遣其孙卑尔摩哈马德，追击巴耶知德之太子索律曼，入其阿尔萨都城，索律曼败走，俘其后宫嫔妾及府藏之货币。是时，小亚细亚全部瓦解，独斯密尔奈城犹坚守不下。帖木儿攻围十余日，始克之。送巴耶知德于撒马尔罕，中道卒。帖木儿旋师，埃及已纳款，献骏马及麒麟以赎罪。西域诸国或遣使，或入朝于撒马尔罕，道路络绎不绝。撒马尔罕宫室壮丽冠西域，远近皆仿效之。

未几，帖木儿遂大举伐明，募精兵二十万，以粮运不给，载谷数百车，军行至沃野，即播种之，弃异日之军食。又驱牝骆驼数吉头，如餽乏，则餐其乳以济饥。中途遇大雪，士马僵毙。帖木儿亦患虐疾，至窝德拉尔城而卒，年七十二，时永乐三年也。遣命以其孙卑尔摩哈马德为嗣。

帖木儿善抚士卒，得人死力，喜怒不形于色，谋定后战，所向有功。善属文，兵事之暇，序其制胜之方略，著为成书。

然性嗜杀戮，与成吉思汗相似。又笃信宗教。定新律，分国民为十二级，第一级以摩罕默特之裔当之，宗室及将相大臣不与焉。成吉思汗所创之法制，至是破坏殆尽。初，帖木儿幼时，适于野，见小虫缘草而上，屡堕不已，卒至茎端。叹曰：“人之临事，当如是矣！”故累遭困辱，折而不挠，卒建不世之功焉。帖木儿娶喀斯庚汗女孙，部人称为驸马。或曰察合台后王纳女迪勒沙的阿加公主于帖木儿以请和，部人荣之，称驸马云。

史臣曰：“蒙古三大汗国，帖木儿并其二，克印度，败士尔基。卑辞厚币以诳中国，始则诃伺，终乃大举。傥不死，明人其盱食乎！《明史西域传》略见帖木儿本末，然挂漏已甚，故论次其事，著于篇。”

卷二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循吏			
刘义	谢天吉		
赵振玉	黄顺翁		
仓振	曾冲子		
张耕	葛荣		
齐克中	赵志		
阎从	王琚仁		
杜处愿	刘济		
周惠	李英		
许维楨	王德亮		
田滋	王安贞		
邢裕	秉仁		
徐泰亨	陈春		
耶律伯坚	陈楚仙		
刘辉	柯谦		
九思	王肖翁	卢克治	赵良辅 陈炎酉
于宏毅	孙天正	燕立帖木儿	谙都刺 杨景行
干文传	林兴祖	观音奴	周自强 白景亮

夏日孜 聂以道 卢琦 王大中 野仙不华 邹伯
颜 刘秉直 许义夫 郭思恭 合刺不花 罗
文焕 李惟闰 叶森 孔涛 林泉生 缪思恭

古者，治民之吏，事权一而责任专，县之事专于令，郡之事专于守，故无所牵制，而吏得展其才。至元之官制，则不然，县有尹、有令，府、州，有知府、知州，路有总管，而皆设达鲁花赤以监之，凡为达鲁花赤者，非蒙古则色目人，皆懵于中国之治术者也。夫既以达鲁花赤监吏矣，则吏之权已夺于达鲁花赤，使其贤，犹将与吏争是非可否，百牵制其所为，而况懵于治术者乎！虽洁已爱民者亦时有之，然其奸贪狂法、虐杀无辜，吏固不绝于书也。此元之吏治所以日窳，而盗贼所以不息欤！吾征之刻石，凡去思、遗爱之碑，颂达鲁花赤、总管以下之德政存而未佚者，尚得五六百事，大抵皆空言无实，习为谀美。呜乎！是亦吏治之窳之一端矣。今为《循史传》，采其卓有治行者，著于篇。庶几信以传信云尔。

刘义，辽州人。父恩为金晋阳公郭文振裨将，累迁同知元帅府事，金亡，率所部来降，胡土虎那颜、杨惟中交荐之，拜辽州军民长官，佩银符，以老致仕。

义袭辽州军民长官，迁同知絳州事。再迁孟州知州，加武略将军，吏民畏爱，治绩为一路之最。至元九年，移知临州，孟州人诣阙上书，乞义再任孟州。十五年，卒于孟州。义每到官，其目有四：一劝农，二兴学，三励风俗，四不贷枉法吏。前后莅四州，未尝有败事云。

谢天吉，字钟祥，临晋人，累官昭勇大将军、镇边元帅、行河中府事，赐金符。金亡，流民多逃难于河南，知无吉以公事至，流民相谓曰：“吾谢帅素有仁名，舍此曷归？”于是来附者数千人。时行省征发无度，天吉计民力必不能供，自出家

资助之。复又征黄金百余笏，天吉自度无所出，乃假自投于河。家属迎丧至，观者无不泣下。征金事遂寢。后又征役，民相谓曰：“若谢帅在，事必不至此。”左右或谓之曰：“谢帅实在，向之死伪也。”众皆惊喜，同往谒天吉，求复领府事。天吉起，事果寢，其为人所敬信如此。卒年五十九。

赵振玉，大宁龙山人，以干局受知于史天倪，选署龙安府库使。改承安令，迁军中都提控。武仙反状已露，振玉请先图之。天倪曰：“彼鼠子，何能为？”后天倪为武仙所袭杀，振玉及其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满城。史天泽复真定，命振玉招降临城、杏树等寨，下邢、赵二州，州民保聚者，悉使还故居，授庆源军节度使，兼赵州观察使。庆源户不满百，振玉为招集流亡，劝耕稼，通货易。群盗时出剽掠，辄为振玉所搜捕。寻改河北西道按察使，兼帅府参谋。俄复还庆源军，有白昼杀人于市者，振玉案其罪，敕怨家妇于刃之，阖邑称快。时治郡以振玉称首云。

黄顺翁，字济川，江西建昌人。少勤学，草率有才气。大兵至建昌，制置使黄万石，顺翁族人也，将迎降，置酒谓顺翁曰：“明日则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君可任意攫之。”顺翁辞不肯取。后郡守请为盱江书院山长，顺翁取朱子《小学》以教授学者。授建昌路儒学教授。

旋擢武冈路新宁县尹。民失业久，顺翁招抚流亡，教以程植畜养之法，户口日增，新宁人即顺翁种竹之处，立生祠。湖南廉访副使余恁题曰“种竹堂”以文记之。湖广盗起，右丞刘国杰率兵讨之，顺翁儒服上谒，叩头曰：“请以堙谕之，不从，然后用兵。”国杰从之。顺翁舆轿，从一老兵，遇峒民各予《孝经》一卷，为讲说大义，群盗皆感泣，顿首谢罪，即日诣军门降。国杰大说，遂班师。后峒民家为木主，书“生父黄公”以

祀之。累迁龙兴路税务提领、抚州路金溪县丞。皇庆元年，调江州路德化县尹。皆有惠政。延祐元年，乞病归，未几卒。

同时，仓振为新州知州。时瑶贼蜂起，振深入贼窟，谕以祸福，群瑶翕然从命。暇日，诣学宫与诸生讲说经义。又于驿路夹植松、榕，以便行者，人歌曰：“高松茂榕，一道清风。”

曾冲子，字圣和，抚州金溪人。父钰，宋谏议大夫。兄渊子，参知政事。冲子以父任为浏阳县主簿、江西西宣抚使，赵葵辟佐吉州节制司，改知仁和县。累迁知南安军。宋亡。弃官归。

至元二十四年，以行台荐，除金福建提刑按察司事。闽地险远，吏骫法，盗贼屡起。冲子行部所至，先榜谕吏民为感切之，吏悚息，或自免去。乡民啸聚山泽，欲出不敢者，得榜皆麇至，罗拜请罪。侍御史吴曼庆闻其事，大悦，非冲子分部，亦檄使按行。有囚杀人当死，入场省私出其罪，使冲子莅刑，冲子曰：“如律，冲子往莅，否则不敢。”未几，以病致仕。大德九年，卒。年七十八，初，冲子至仁和，有劫盗，官论十九人死，冲子阅其状曰：“非盗也。”将理出之。都城盗发，官吏皆当坐，幸藉手以免，语共侵冲子。冲子恚曰：“吾官不足惜，如十九命何！”力辩之。已而果获真盗，赃具在，从始愧服焉。

张耕，佚其籍贯，中统初，为邢州安抚使。兵后，户不满数百。有两达尔罕，言于世祖，请选良吏抚治之。世祖从其言，承制以耕为安抚使，刘肃为副使，邢州大治，流民复业，又兴铁冶、行钞币，公私两济。裕宗在东宫，尝曰：“安得治民如张耕者乎！”利卒于官。

葛荣，淇县人。父旺，大兵南下，旺自奋，说郡守率郡人出迎，乡里得全。元帅必拉罕置县苏门，置旺为令。荣授卫、

辉二州提领饥察使，改苏门主簿。苏门改辉州，复提领饥察使，擢辉州判官，苏门复县，仍主簿兼尉。中统初，调卫州军民弹压官。兼录事。三年，复辉州州判。时河北饥，部使颁区田法，郡邑不能行，檄荣察覆。荣躬率野人，相地授方略，熟得百倍。土之硗确者，教以粪荆。邻境法焉。课最，迁兰台县令。擢磁州判官。转平陆县令，兼诸军奥鲁，以计擒大盗党吾。擢金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墨吏闻风遁去。卒于官。年五十五。

同时，齐克中、赵志、阎从、王琚仁均为河北循吏。

齐克中，至元初为扶沟县主簿，有能名。擢津县尹，岁大稔，民流亡载道，克中抚恤招徕，咸得其所。及受代去。数岁再过，延津民感泣送迎之。

赵志，长葛尹，为政宽和，民载之。岁比不登，志教民为水田。旱则决漑灌之，番为沃壤，民获其利焉。

阎从，新安县尉，有贩麦商为贼所杀，莫知主名。从集吏民至尸傍踞听，忽一人屏树立，命卒引诘之，果服。尝于道中遇数人，仆从若贵游者，从曰：“此巨盗也。”讯之，果得其实。邻境号为神明。

王琚仁，涉县尹。县城为山水所圯，民不宁居，琚仁筑堤御之，患乃止。及去，民为刻石。

杜处愿，字荣季，霸州信安人。父瑛，见《兔官传》。以荐为按察司书吏，除济南经历。岁终上计京师，建言：“会计有名无实，徒耗舆与马物力之用。”政府韪其言，罢之。迁睢州判官。是年，睢水溢，几入城，官僚暴露城上。吏白：“城已圯，请具舟筏以逃。”处愿叱之曰：“吾有官守，逃将安之？”水竟退，时论壮之。改大名路经历。官余米二万石给民食，处愿以出纳之。时吏易为奸，不如径以钱下于民。上其议于行省，从之。岁十月，宗室例以驼马下诸路，分厩饲之。吏率建

厩，费多，赋之贫民。至是，处愿均其赋于豪右，民大悦。未几，除东昌路推官。卒。年六十八。

刘济，字巨川，真定行唐人。父信，宋义兵都统，战歿。济，中统初，以荐擢中书左曹掾，迁磨勘官。真定民郭文运告白、萧二人杀其父，岁久不决，命济往谳之。不终日，而虚实辨，真定人称为神明。至元七年，授太原总管府判官。会大水，川泽泛滥，济相度形势，凿渠以泄水势。自是无漂没之患。九年，擢献州知州。下车。罪囚累累，济裁判五日，狱讼一空。迁金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十六年，卒。子珪，大名路总管，亦有能名。

周惠，字德甫，晋州隰县人。宪宗二年，朝廷经略江淮，擢惠江淮都转运使，置转运司于胙州。四年，惠入觐，图利病上之。诏以彰德、卫辉、大名民户各五千，实胙州，复其赋，改胙州为淇州。惠治官廨、仓库及境内之廛市、阡陌，皆井井有法。民贫无食者，令习陶甃之业，躬为规劝，无倦色。西山铁官瓷灶久废，惠出资修复之。由是商贾四集。后卒于臣。子锴，淮东高邮路总管。

李英，字彦官，滑州白马人。叔父宥，以宣武将军知滑州。宥卒，荐袭职。岁饥，有多逋赋，英率其父老见世祖于邢州曰：“兵兴，又值饥荒，民逃亡尽，敢昧死请蠲其逋赋。”世祖动色，从之，中统元的，蝗食桑，蚕赋病民，英建言：“俊秋熟，并征蚕赋，如逋负，当以身任。”民德之。至秋，悉如约以偿。州隶大名路，相距二百余里，荐以运输劳费，请储于本州。候指拨，朝廷如所请，著为令。兵兴，甲仗资粮率从豪民称贷，子母旬月相倍。荐入觐，诉其病民，陈词感切，执政黜之。由是官偿其本，不收倍息。至元二年，改顺德路判官，兼清丰、南宫两县尹。又改武略将军、知裕州，换房州，所至有

声，卒。年六十九。

许维桢，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为淮安总管府判官。属县盐城及丁溪场，有二虎为害，维桢禱于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内旱蝗，维桢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无雪，父老言于维桢曰：“冬无雪，民多疾，奈何？”维桢曰：“吾当为尔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闻其事，未及擢用而卒，年四十四。

王德亮，字仲明，范阳人。由中书省令史，再迁为中书掾。御史台举廉能，擢北京宣慰司都事。乃颜判，宣慰使亦而撒合知德亮才，城守之事，一以委之。论功。进一阶，执政格其事不下，德亮无愠色。未几，选授江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旋改辽阳行省，累转常德路总管府判官、大都税课同提举。期年，课羨四千余锭。擢奉训大夫、辽阳行省左右司郎中。秩满，迁万亿宝源库提举，出为宜兴州知州。岁大饥，德亮募官、私粟，得一万六千余石，振之，民无饥莩者，以劳致疾，卒年六十一。德亮起家掾史，然恒励其子宏以学问，曰：“吏不可为也，不从吾训者，非王氏子孙。”其爱尚儒不如此。田滋，字荣甫，汴梁开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总管府知事入为御史台掾。十二年，拜监察御史。十三年，宋平，滋建言：“江南新附，民情未安，加以官吏侵渔，宜立行御史台以镇之。”诏从其言。超拜行御史台侍御史。历两淮盐运使、河南路总管。大德二年，迁浙西廉访使。有县尹张彧者。被诬以赃，狱成。滋审之。但泣而不语。滋以为疑。明日斋沐，诣城隍禱曰：“张彧坐事有冤，伏愿神相滋，明其诬。”守庙道士进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状焚禱，火未尽而去。烬中得其遣稿，今藏于壁间，岂其人耶？”视之，果然。明日，诣宪司，诘成等，不服，因出火中誓状示之，皆惊愕伏辜。彧得释。十年，改济南路总管。

寻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时陕西不雨三年，滋禱于西岳。到官，果大雨。滋开仓以麦五千余石给民之无种者，俾来岁收麦偿官。民大悦。未几卒。赠通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追封开封郡公。

王安贞，字吉乡，安阳人。由宣使掾，累擢永嘉县尹。永嘉地滨海，盐豪通外夷，贩盐官不能禁，坐是去职者相望。安贞严条禁，察尤者置之法，奸伪屏息。或诬张明一为盗，逮三十余人，察其冤，释之。同官争之，安贞曰：“理冤，令职也。失出，令自坐。”未几，得真盗。其人绘安贞像祀之。入为工部主事。宜徽院都事。掌御膳，恃不考计，并缘为奸蠹。安贞毫发不贷。众惮之。奏稽察北边部落。安贞以老疾，请出，知昆山州。时核田，行省官暴急，抑民虚承，安贞慨然曰：“民困极矣，吾岂爱一身，而置民死地耶！”上不便数十事。识者韪之。州治更徙，庙学未作，安贞倡众作新学，以旧学为玉峰书院。未几，卒，年六十二。

邢裕，字德卿，彰德安阳人。由录事迁潞州判官，再迁阳翟县尹。县民王氏有婢窃簪珥以逃，盗不可得，诬误相连，裕密询其素所往来者，或曰：“王氏侄诱婢，度不可俱行，因杀之，而取其财。”后卒获其侄，一讯而服。迁藁城县尹。会无极县兵队长匿戍卒钞二万五千缗，给言中夜被盗，告于官，三年不能获，捕盗官多受谴。府以白枢密院，咸曰：“是能决阳翟疑狱者。”檄裕谯之。入其室，左右视验，实无盗迹。呼其妻子别讯之，所对异辞。乃直入其室，发床下，钞具在，即日狱具。至元二十九年，卒于官，年六十七。子秉仁。

秉仁，字仁父，辟署河南廉访司掾史，累迁平江路推官，未上，改济南、莱芜等处铁冶等提举。复迁江西行中书省左右司都事。岁饥，请出粟米五十万石赈贷贫民，众难之，秉仁曰：

“异日科擅发罪，秉仁愿独坐。”于是全活以数万计。擢抚州路总管。抚州，户部赋木棉织布，民病非所产，秉仁改令输直，公私称便。

调广平路总管。教士以雅乐祀先师孔子，立乡校七百余，课树桑以亿万计。民有妇妒妾，妊，嫁之，夫死，族人欲占其家资，讼久不决。秉仁断归妾子，一郡称快。盗伪以小钞贯文作大钞，事发。诖误七十余人，秉仁止坐为首者，余皆轻减。以礼部尚书致仕。泰定二年卒，年七十六。秉仁励志读书，老而益笃，工书，古隶尤长。子温，字孟直，河间路都转运使。

徐泰亨，字和甫，其先衢州龙游人，后徙余杭。泰亨性警敏，用举者试平江州掾。岁满，署归安县典史。白云宗沈明仁，冒名爵，官吏畏之。沈有怨家二人，其邻女为何人所杀，沈使以他辞引二人，傅致其罪。泰亨欲直其冤，吏白：“此沈公意，孰敢不从！”泰亨语之曰：“吾能死，不敢以滥杀媚人。”卒出之。明仁弟子私民妇，为其夫所殴。适有盗杀人，僧为飞书，诬其夫及平日怨家七人，官为捕治之，狱卒凌虐，皆诬服。泰亨命去其械扭，始垂泣自言，县令以有左验难之。泰亨亲至其地。悉得七人以已物实其赃状，取其家藏布数匹，析缕以比，无不合者，釜灶及他物又合。僧乃伏罪。已而获真盗于武康，人皆叹服。

擢平阳州提控案牍，以忧去官。服除，授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提控案牍。时新法经理田赋，泰亨论田不实、役不均之弊，上之，执政大喜，使乘传白于行省。泰亨佐常州经理，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州皆取法焉。未几，以九品官仍为本府提控案牍，兼照磨承发架阁。泰亨考漕法利弊。下至占侯探测。著《海运纪原》七卷。又条漕运之弊。当更易者十事，行省采用其七。

久之，迁建安路总管府知事，擢池州路青阳县尹。有司岁征荒田租，为田一千四百顷，人苦之。泰亨募民垦辟，因地势以为蓄泄，田熟租完，民扰。累岁饥，有告发廩粟者，吏淮强盗律，泰亨曰：“以救民而抵重禁，当用法外意可也。”笞而遗之。后谢病归。大德二年，卒，年六十五。

同时，陈春，嘉兴路推官，有能名。民贩私盐，事觉，牵连者众，狱久不决。春往治之。释应坐者数百人，合境称为神明。时久旱，至是大雨，乡人称为陈公雨。

耶律伯坚，字寿之，桓州人。用荐举，入官为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转保定路清苑县尹。初，安肃州苦徐水之害，诉于大司农司，欲夺水故道，导水使东。东则清苑境也，地势不利，水必反故道，伯坚陈其形势，要大司农司官及郡守行视可否，事遂得已。

县西有塘水，溉民田甚广，势家据为础，民以失利来诉。伯坚命毁础，决其水而注之田，以溉田余月，得堰水置础。仍以其事闻于省部，著为定制。

县居南北之冲，岁为亲王大官治庐帐于县西，限以十月成，至明年，复撤而新之，史藉以侵渔，其费不资。伯坚命筑公馆以代帐，其弊遂绝。凡郡府赋役，于县有重于他县者，辄曰：“宁得罪于上，不可得罪于下。”必诣府力争之。在清苑四年，民载之如父母。擢恩州同知。卒。同时，陈楚仙，邹平尹，役均而事集，去任，父老请留之，诏允其请，升秩以旌其贤。

刘辉，字文大，本太原人。曾祖宏，为金山西四路都万户，太宗时徙河东十大家于汴，遂占籍开封。

辉少为广西廉访司令史。会中使至宣诏，百官跪拜，听读毕，复出帝师令，使跪拜如前仪。辉不可，中使怒，径去，人

皆悚惧。已而闻中使至湖南北，皆如辉言。廉访使举酒爵，辉曰：“徽文大，几辱我”累迁绍兴路同知余姚州事，辉务以德教化民，不施鞭朴而民自畏服。他县狱有疑，即移辉谏之，一讯必得情实。礼部侍郎泰不华守杭州，首正经界。辉曰：“宽容慎密，民必输情而尽实；严急苛暴，人将畏罪而生奸。”泰不华大喜曰：“行之矣。”遂以经界事委之。辉旦夕句稽，须发尽白，越二年而后毕。为田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亩，为印契以给田主，曰乌由，凡四十六万三千有奇，画之曰流水册，次之曰鱼鳞图，类之曰兜率籍，第其高下以为差徭，曰鼠尾簿，诡名自陈而得实者六千七百余亩，站户既遗而得者万一千二百余亩，因而息讼者七十余家。廉访使用其法，颁于属郡。于是，浙东人皆感颂辉之德政。初，辉承泰不华命，植柏树于厅事前，以荣悴卜事之成否，后人遂名其厅事曰瑞柏堂云。

久之，选授松江府上海县尹。上海民多豪强，轻于犯法。辉出蓝田吕氏乡约，朔望率父老子弟会坐学宫讲之，升降揖拜，彬彬有礼，民翕然化之。丁母忧。逾年，除奉训大夫、户部主事。不赴。终丧，改知绍兴路余姚州事。辉入境，老幼扶携迎谒者相属于道。未几卒，年六十一。

柯谦，字自牧，台州临海人。父采。宋国学进士。谦幼精敏，读书过目成诵。至元中，行省辟昌国州文学掾，不就。元贞初，以翰林国史院检阅官，预修《世祖实录》。书上，应得奖擢，以母老辞，转江浙儒学副提举。时江南多事，儒籍亦不复更繇，谦授诏旨，白于行省免之。”秩满，以便于养母，改温、台检校所大使。

至大元年，擢绍兴诸暨州判官。谦初至，诚属吏毋滥刑，吏白无其事。谦即诣狱验状，多所平反，吏愧服请罪。延祐初，迁饶州路余干州判官。处州学田为僧所占，历数官不敢问，谦

夺而复之，远近称快。江浙饥，谦奉檄赈台州，劝富人出谷以济官赈之不足。傍郡流民至，咸谓非谦分地，不宜赈，谦不从，全活无算。临海人相诫，不践谦之先垄，以报其德。延祐六年卒，年六十九，子九思，最知名。

九思，字敬仲，以荫补华亭尉，不就。文宗知之于潜邸，及即位，擢典瑞院都事。帝置奎章阁，特授奎章阁学士参书，阶文林郎，迁鉴书博士。赐牙章，得通籍禁署。以谦善教子，锡碑名训忠，敕虞集为文旌之，宠顾日隆。九思乘间请曰：“臣以文艺遭逢圣明，孤危见忌，乞补外以自效。”帝曰：“朕在，汝复何忧。”未几，御史希宰相意，劾九思，遂罢归，寓平江以卒。

九思善写竹石，始得笔法于文同，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叶用八分法。又善鉴识鼎彝古器。有《任斋诗》四卷。

王肖翁，字傅明，婺州金华人，宋左丞相淮之元孙，初辟衢、婺二州儒学录。大德中，擢婺州儒学正。秩满，当得州教授。故事，教授必年五十以上者。时蜀郡虞集亦以儒学正在选中，与肖翁年皆不及格，有司持之。廷臣言：“虞集，宋丞相允文孙；肖翁，宋丞相淮孙；皆前代名家，且文学出众，宜不拘常格。”于是集得京畿教授，肖翁得静江州教授。任以病，弃官归。延祐末。笔起为南康教授。

至治初，辟江西行省令史。赣人因核田虚增粮额，激而致变。事平，肖翁谓民乱虽弭，而粮之虚额在所必除。行省韪其言，从之，积年劳。除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知事。至元二年，转嘉兴府录事。岁饥，免荒租数万石，民德之。以松江府判官致仕。卒，年六十五。

卢克治，字仲敬，本滑州胙成人。后徙开州。克治由淮东元帅府令史，擢江西行省左司都事，以材敏见知于参知政事徐

琰。调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时琰已迁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使，亟奏荐克治署台职，未报，擢两浙都转盐副使。行是两浙盐赋，岁有减耗，克治规措有法，自常算外，得羨盐八万九百引，以最闻。

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车，牒诉坌集，克治谈笑之顷，剖决如流，胥吏莫不畏服。岁饥，募民浚水道之湮废者，为水门，以时其蓄泄，凡役工一百一十四万，食米三万四千四百石，盐一万九千斤，民沾其利，无孳者。未几。迁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常熟人相率为生祠祀之。后除知建康溧水州，以亚中大夫知汉阳府致仕。至治三年，卒，年七十四。

克治兄克柔，官至中书参知政事，追封范阳郡公，谥文昭。子恂，晋宁路潞州知州。

赵良辅，字良卿，安阳人。弱冠游京师，以荐授四川屯田令，未几，弃官归。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杨州，选为掾，除淮东道按察司经历。改镇江金坛县尹。寒食日，放狱囚归拜扫，约三日返，无一人逸者。告饥于郡。遇大风，舟几覆，良辅曰：“吾为民死，为恤也。”风俄止，运米三千石以归。朝廷在良辅治县五事布告天下，擢平江路推官。时朱清、张瑄势震中外，其徒周千户主杀沈昌妻奴三人。官莫能究。良辅捕之，置于法。擢新喻知州。民有犯恶逆者，州僚惧罪匿之。良辅行部，闻之曰：“吾不发其事，不称职，罪轻；蔽元恶，罪重。”亟执归，杖杀之。有母诉其子，良辅命杖之，立母于庭，戒伍百，喻其母曰：“今杖汝子，必死，死则汝何归？盍诉官，或矜焉。”母果流涕恳请，良辅呼子语曰：“吾欲死尔，哀尔母，故贷尔。”母子感谢如初。累迁醴陵知州、建昌路同知。请老，加中顺大夫、同知潭州路总管府事。延祐中，卒，年七十二。

同时，陈炎酉，至元中为南康路总管。修白鹿书院。岁荒

赈饥，给牛具子种，招集流亡四万余户，有麦秀两歧之瑞。民立生祠祀之。

于宏毅，为海盐州知州。飓风，海水暴涨，宏毅朝服拜祷，欲自沉于水，竟反风，一州获免。

孙天正，字梦符，其先益都寿光人，后徙高唐州。父居仁，起家新昌丞，以治盗知名，官中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始，居仁两梦神人授白麻曰：“宣付孙天正。”已而生子，因以天正名之。幼嗜学，宿卫仁宗潜邸。

大德十一年，立东宫僚属，擢从仁郎、文库副使。选勾补太史掾、监修国史掾，除中书省管勾承发架阁库。服除，知沂州。天正始至，以三皇庙湫隘，令改作，吏民难之，已而规置有法，不三月而成，捐俸倡率，以赈岁饥。立法均役，以革吏弊。临沂民妻徐氏夫丧，自以殉，有司四年不闻，天正白于省，旌其闾。峄州豪曹谊夺民田，凡三移，不为直，郡以属天正，天正立决之。既去，民刻石颂之。

改辽东道左右司员外郎。台除金山北辽东肃政廉访司事。广宁刘大使诬丞杀人，天正辨释之。俄拜临察御史，擢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至顺四年卒，年五十。元统元年，赠中大夫、金太常礼仪院事、轻事都尉，追封乐安郡侯，谥惠肃。

燕立帖木儿，畏兀人。至治三年，由平凉府判官转西乡县尹。其民不知种木棉之利，燕立帖木儿至兴元，求种给社户，教以种植之法，民得其利。暇日，巡视郊野，以县北之田苦水潦，乃借富室钱，开渠筑堤，泄水于河，其田遂收倍息。

驿马困民尤甚，贩马者乘民之急，价至千五百贯，民以债压不复苏。燕立帖木儿知其弊，令户纳中统钞八贯，官拘之买马，周岁所纳额，计马十一匹，钱为贯七千四百三十，民便之。又以仓卒有事科征，民不能堪，创立官店于城南门外，四乡各

立一店，岁入钞为贯二千有奇，以纾民力。又创尤碾磨，二岁课得米或麦五十余斛，代民应官用，民始有更生之庆，为立遗爱碑以颂之，未几，卒于官。

谙都刺，字瑞芝，凯烈氏。祖阿思兰，尝从大将阿术伐宋，仕至冀宁路达鲁花赤，子孙因以兰为氏。父忻都，福建行省右丞。

谙都刺通经史，廉习诸国语。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职书制诰。会有旨，命书藩王添力圣旨，谙都刺曰：“此旨非惟有亏国体，行且为民殃矣！”帝闻之，谓近臣曰：“小吏如此，真难得也。”事乃止，寻授应奉翰林文字，凡蒙古传记多所校正。升待制。时方选守令，除辽州达鲁花赤。以政闻，赐上尊、名币，加集贤直学士。

至顺元年，选襄阳路达鲁花赤。山西大饥，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为变。檄守武关。谙都刺良民，辄听在度，关吏曰：“得无违上命乎？”谙都刺验曰：“吾防奸耳，非仇良民，可不开其生路耶？”既又煮粥以食之，所活数万人。城临汉水，岁有水患，为筑堤城外，民赖之。

元统二年，除益都路总管。欲悍黠，谙都刺务以平易治之。有贼白昼劫人，久不能捕，谙都刺生擒之。其党赂宣慰使罗锅，诬以枉勘，纵之。已而贼劫河间，复被获，谙都刺之诬始白。命再任一考。至正六年，卒，年七十。

子燮彻坚，同知新喻州事，以孝称。

杨景行，字贤可，吉安太和人。登延祐进二年士第，授赣州路会昌州判官。会昌民素不知井饮，汲于河，故多疾病；不知陶瓦，以茅覆屋，故多火灾。景行教民穿井以饮，陶瓦以代茅茨，民大悦。豪民十人，号十虎，武断害民，悉捕置之法。乃创学舍，礼师儒，劝民斥腴田以膳士，弦诵之声日盛。

调永新州判官。奉部府使，核民田租，除划宿弊，奸欺不容，细民赖焉。改江西行省照磨，转抚州路宜黄县尹，理白冤狱之不决者数十事。

升抚州路总管府推官。金溪县民陶甲，凶险，屡陷其县长吏罢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诘，陶遂横于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绳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云住，发人冢墓取财物，事觉，官吏受贿，缓其狱，景行急按之。僧以贿动之，不听，乃赂当道者，以危语撼之，不顾，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获安，转湖州路归安县尹，夺行省命，理荒田租，民无欺弊。

景行所历州县，皆有惠政，民立石颂之。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

干文传，字受道，平江吴县人。祖宗显，宋承信郎。父雷龙，乡贡进士。宗显以武弁入官。教其子以文易武。故雷龙两举进士。宋亡，不及仕。及生子，乃以文传名之。

文传登延祐二年进士，授同知昌国州事。累迁长洲、乌程两县尹，并婺源知州，又知吴江州。长于治剧，所至俱有善政。

长洲为文传乡邑，文传徙榻公署，无事未尝辄出。亲旧莫敢通私谒。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既专任县事，而行省又以无锡州及华亭、上海两县之事委之。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其在乌程，有富民张申妻王氏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瑄，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传发其事，王厚贿妾父，买邻儿为妾所生，谓儿实不死。文传令妾抱儿乳之，儿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氏遂伏辜。丹徒县民有二弟共杀其姊者，狱久不

决。浙西廉访司使文传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贷二子命，为终养计，文传谓二人所承有轻重，以首从论，则为首者当死，部议从之。

婺源俗，男女婚媾后，富则渝约，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亲丧，贫则不举，或停柩累数世。文传下车，即召其耆老，以礼训告之，阅三月婚丧俱毕。宋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业为豪民所占，子孙诉之有司，莫能直。文传谕其民以理，不烦穷治而悉归之。复即其故宅建祠，俾朱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游京师，娶娼女张为妇，江客死，张走数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之，既而杀之，瘞其尸，贿官司不问，文传发其事，论如法。文传治行为诸州县最。

至正三年，召修《宋史》。书成，擢集贤待制，以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八。林兴祖，字宗起，福州罗源人。至治二年，登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黄岩州事。三迁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遗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造伪钞，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伏。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并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鞫之，狱立具，逮捕其党二百余人，悉置之法。民翕然颂之。江浙行省丞相别儿怯不花荐诸朝，擢南阳知府，改建德路同知，俱未赴任。

至正八年，特旨迁为道州路总管。行至城外，贼已迫其后，相去仅二十里，时湖南副使哈刺帖木儿屯兵城外，闻贼至，以乏军需，欲退兵。兴祖闻，即夜诣说留之。哈刺帖木儿曰：

“得钞五千锭，桐盾五百，乃可破贼。”兴祖许之。明日，甫入城视事，即以恩信劝谕盐商，贷钞五千锭，且取郡楼旧桐板为盾，日中皆备。哈刺帖木儿大喜，遂留，为御贼计。贼闻新总管一日具五百盾，以为大军且至，中夕遁去。永明县洞瑶屡窃发为民害，兴祖以手榜谕之，皆曰：“林总管廉而爱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春旱，虫食苗麦，兴祖为文祷之，大雨三日，虫死而麦稔。宪司考课，以道州为最。年老致仕，终于家。

观音奴，字志能，唐兀氏，居新州。泰定四年进士。由户部主事，再转知归德府。廉明刚断，发擿如神。民有衔冤不直者，皆千里奔走来诉，立为剖决。

富商任甲抵睢阳，驴毙，令郗乙剖之，任以怒殴郗，经宿而死。郗有妻王氏、妾孙氏，孙诉于官，官纳任贿，谓郗非伤死，反抵孙罪，置之狱。王来诉冤，观音奴立破械出孙于狱，呼府胥语之曰：“吾以郗事祷诸城隍神，令神显于吾。”有睢阳小吏，亦预郗事，畏观音奴严明，且惧神显其事，乃以任所赂钞自首曰：“郗实伤死，任赂上下匿其实，吾亦得赂，敢以首。”乃罪任而释孙。

宁陵豪民杨甲，夙购王乙田三顷，未付值。王以饥携其妻就食淮南，得疾死，其妻还，则田为杨据矣。诉之官，杨行贿，伪作文凭，曰：“王在时已售我。”观音奴令王妻与杨，同就崔府君神祠质之，杨先期以羊酒浼巫祷于神，及王妻诣祠质之，无显应。观音奴疑之，召巫诘问，巫吐实。观音奴因讯其得其情，坐杨罪。

豪州有蝗食民禾，观音以事至亳，民以蝗诉，立取蝗食之，仰祝于天，是岁蝗不为灾。全升都水监官。卒。

周自强，字刚善，临江新喻人。以文法推择为吏。泰定间，

广西洞瑶反，自强往见瑶酋，说以祸福，瑶酋立为罢兵，贡方物，纳款请命。事闻，超授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事。

转饶州路经历，迁婺州路义乌县尹，性度宽厚，不为刻深。民有以争讼诉于庭者，一见即能知其曲直，然不遽加刑责，必取经典中语，反覆开譬之，令其诵读讲解。若能悔悟首实，则原其罪，若怙恶不悛，然后绳之以法不少贷。民畏且爱，狱讼顿息。田税籍多失实，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履亩核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有考，于是赋役均平，贫富乐业。由是政治大行，部使者数以廉能誉于朝，选授抚州路金溪县尹，阶奉议大夫。以亚中大夫、江州路总管致仕。卒。

白景亮，字明甫，南阳人。明法律，善书算。由征东行省译史，超迁南恩知州，升沔阳府尹，奏最于朝，特授衢州路总管。

先是，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高下其手，富民有余力，而贫弱者多至破产。景亮深知其弊，乃始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由是民不劳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郡学诸生无廩膳，祭服乐器不备，景亮皆增之，士风大振，搢绅称颂焉。

景亮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俭约，惟以脱粟对饭而已。部使者上其事，特诏褒美，赐以宫锦，改授台州路总管。卒于官。夏日孜，字仲善，吉水人，天历元年进士，授建昌州判官。有剧寇就捕，越狱亡去。日孜使人踪迹，尽获而杀之，盗以屏息。州有三坡界南昌、新建，可溉田数千顷，废且久，日孜相度形势，浚而障之，民获其利。

改授兴国路录事，再调会稽县尹，吏循故事，越境出迎，日孜撝遣之，令非召不得见，自是一县肃然。会稽盐课侵于私鬻，日孜每乡置局，命里长董之，民给一券，画为十二月，每

月令民赍券买盐，以私识验之，私鬻遂绝。山阴富民，尝以私怨杀人，沉尸于海，又仇异母弟，诬其伪造楮币。推官贡师泰委日孜治其狱，日孜收捕，穷治之，论如法，远近叹服。岁大比，行省檄日孜与师泰同考试，所得皆知名士。以母疾去官。未几卒。

聂以道，吉水人。伯父淳，有学行，与刘辰翁齐名。以道明习法律，延祐初，辟广西帅府掾。会瑶蛮反，以道单骑入贼巢，谕使降。由是知名。

累迁道州路江华县尹，邻县瑶贼相戒，毋入江华县境，以道夺豪民占水利，溉良田数万顷，废黄泥渡，别通水道，使民运盐米，水潦至，不为病。民立碑颂之。

天历二年，中书省奏，江华县尹聂以道授武昌推官。文宗惊问：“聂以道廉吏，今才为推官耶！”初，文宗南迁，闻其名，召见赐宴加劳，故稔知以道治状。参政阿荣，素不喜以道。谬对曰：“武昌讼狱繁，非以道不能治。以道又贫，非田禄无以为养。”文宗迟回久之，卒从其请。

是年冬，河南水灾，命以道驰驿赈之。旋擢朝列大夫、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廉访使议改平湖书院为老子庙，以道力争不可，又议曰：“职官有罪，不当没其命妇为人妻孥，以励守节者。”事闻，著为令，迁中顺大夫、广东道宣慰副使、金都元帅府事。卒，年六十一。

卢琦，字希韩，泉州惠安人。至正二年进士，授台州录事。迁永春县尹。减口盐一百余引，民德之。邻县盗发，琦与义士吕用宾等大募民兵击之，屡战屡克，威惠行于境外。后琦巡县境，盗遥见，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琦立马谕以祸福，皆投刀槊请降。

十六年，改调宁德尹。迁盐司提举。以近臣荐，除平阳州

知州，命下而卒。琦工诗文，著有《圭峰集》七卷。

时江州总管王大中，岁饥货富民粟以赈贫民，免富民之徭役，民德之，其名誉与琦相埒。

野仙不华，字彦桢，顺德内丘人，性刚峭。丞相哈喇哈孙引见，成宗器之，俾事皇太子，以母老辞归，敕江浙行省丞相帖古迭儿瞻养之。帖古迭儿卒，野仙不华护丧还，丞相别不花义之，属左丞张士瞻为娶邓氏女。

补中书怯里马赤，秩满，授琼山具尹。文宗潜邸饥稟衣药，皆躬自检料。文宗每顾左右曰：野仙不华，昔蒙先皇宠遇，今复效忠于我。苟得篡大统，当以金蒙之。”五年，迁将乐尹，有惠政，民肖像祠之。

文宗即位，入觐，帝赐所啜黑汤，以奏对忤旨，竟不迁。帝崩，召除湖广行省员外郎，旋改华亭尹。民有以伪钞偿物价告者，曰：“彼偶误耳。”付诸火，易真钞予之，民感颂，取鞶悬东门，以存遗爱。县当要冲，岁课钞十余万。剔蠹铲弊，税吏莫敢欺。

擢郴州路判官，行省檄总湖南一路军饷，先期而集。瑶蛮作乱，官兵进讨不克，野仙不华单骑入谕祸福。瑶悉归农。移袁州路判官，致仕，归卒。

邹伯颜，字从吉，高唐人。为建宁崇安县尹，崇安区别其田，名之曰都者五十，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为粮六千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都，而细民之粮或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伯颜取其粮籍计之，有粮一石者，受一石之役，有粮升斗者，受升斗之役。田多者受数都之役。田少者称其所出而无幸免，贫民始得以休息。崇安赋役之均，遂为四方最。

邑有宋赵抃所凿渠，溉民田数千亩，岁久渠湮，伯颜浚，绕枫树陂，累石以为堰，悉复抃遗迹，民赖其利。

安庆路尝得造伪钞者，遣卒械至崇安，求其党而执之，囚与卒通谋，诬良民。伯颜捕讯得其状，即执而归诸安庆，自是伪造之连逮，无滥及崇安者。调漳州路判官。卒。

刘秉直，字清臣，大都武清人。至正八年，为卫辉路总管，平徭役，兴教化。贼劫汲县民聚钞一千二百锭而杀之，贼不获，秉直祷城隍祠，使人伺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莲者，战怖仆地，具言贼之姓名及所在，遂得贼于汴。正其罪。

秋七月，螟生，民患之，秉直祷八蜡祠，虫皆自死。岁大饥，人相食，死者过半，秉直出俸米，倡富民分粟，馁者食之，病者与药，死者与棺以葬。天不雨，秉直诣太行山之苍峪神祠，具词祈祝，有青蛇蜿蜒而出，观者异之。及还行数里，雷雨大至，秩满，以亲老去官。卒于家。

许义夫，砀山人。为夏邑县尹，每亲诣乡社教民稼穡，见民勤谨者，出己俸赏之，怠惰者罚之。三年之间，境内丰足。

后为封丘县尹。值至正四年大饥，盗贼群起，抄掠州县。义夫闻贼近境，乃单马出郊十里外迎之，见贼数百人。义夫力言：“封丘县小，民贫，已惊惶逃窜，幸无入吾境。”言辞愿款，贼遂去，民免于难。

郭思恭，字子敬，彰德安阳人，肄业国子学。故事，陪堂生输钱，乃得食。祭酒耶律有尚悯思恭贫，免其输，补伴读。授汝宁州教授，迁光山县主簿。有惠政。光山县尹马祖节亟称之。累转猗氏县。有争田久不决者，思恭至即决之。召为国子助教，迁博士。拜监察御史，出佥燕南、河南两道廉访司事。转淮西道，谢病归，中途召为集贤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至任甫三月，又谢病归。至正五年，卒，年七十二。

合刺不花，杰烈宜氏，台州路达鲁花赤。与许谦友善，其为学，以诚意不欺为主。

至正四年，迁徽州路达鲁花赤。合刺不花廉平自持，专务以德化民。徽州六县输永丰仓粟，吏官攫攘，病民最甚，合刺不花亲临监视，通其利害缓急，旧弊尽除。尝曰：“法所以防奸，事苟办集，不用法可也。”官事毕，则携一羊皮，坐于山颠水浚，歌咏终日。有讼者就决于途。或自渐诬罔而退。考绩为天下第一，赐衣锦一袭，且布告诸路，使知所劝。后去官，卒于家。

罗文焕，字显卿，巨野人。以荐除胶州判官。行用库吏，应者必破产，文焕择精识楮币者十余家，以次应役，民便之。有盗金珠者，已诬服，谏而疑之。俄得真盗，尽释诬者。代去，民立去思碑。后为吴桥尹。御河岁决，文焕筑堤百余里，水患遂绝，民为立生祠。改武冈路推官，不赴。晚号独慎主人。后至元五年，卒。

李惟闰，安理人，官中书右司掾。有馈兄肉，而兄以他疾死，娣媚利其资，诬肉中有毒。狱上，惟闰疑其冤，覆讯得实，释之。其人绘象事之。累迁陕西行台御史。华州狱囚诬承强盗，惟闰平反其狱。西岳道士陷民作驱奴，惟闰出为良民。时论称之。迁福州路总管。卒。

叶森，江阴人，盐官州判官。大饥，斗粟十千，森具粟平糶，全活甚众。调新喻判官。时蒙山银场，以官估抑民市木炭，森白行省蠲之。擢上高尹，有大猾武断一乡，为民害，森榜诸市，仍疏其恶于城市门，猾敛迹不敢逞，后卒于官。

孔涛，字世平，孔子五十二世孙，宋绍兴初，自曲阜徙衢州，父纯，西安县儒学教谕。涛幼慧，五岁知读书。及冠，吴与赵孟頫、巴西邓文原皆器之。

泰定元年进士，授平江路昆山州判官。丁内忧。服除，改吴江州判官。行省檄点浙东仓库，余姚仓不宿粮。官吏皆惶惧，涛知而不当，使补之糠，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道，从皆感服。有张甲，以擅杀盗，逮下狱。涛谓，所杀非平民，卒贷其死。岁饥，民多剽掠，涛获数十人。皆杖而遣之，不坐以强盗律。

御史盖苗率同院，举涛治绩为诸州最，未报，调桂阳州判官。岁旱，涛按狱，出无罪者三人，天乃雨。知州方思广贪虐，獠杀人不问。反入告者罪。涛争之，不能得，即日解印绶去。廉访使韩德新知其事，劾罢思广，留涛。直入獠穴，谕以祸福，皆誓服。卒得杀人者，论如律。秩满，迁潮州路总管府知事。至正三年，卒，年五十七。著有《阙里谱系》一卷。

子思构，初，涛兄洙，宋衍圣公，至元十九年，诏赴阙廷，议使洙袭封。洙固辞，乃授国子祭酒，提举浙东学校。洙扁其室曰“存斋。”涛惜洙替其封爵，因自号“存存斋”。

林泉生，字清源，兴化莆田人，父士霆，兴化录事判官。泉生幼精敏嗜学。天历二年进士，授同知福清州事。有盗号净海王，横行海上十八年，长吏不敢诘，泉生以计禽之。盗曰：“我始为盗时，梦至阴府，有神官治人，貌正类林公，诚当死无恨。”凡诛三百余人，境内始安。

迁泉州经历，擢温州永嘉尹。监郡者占无名田，在永嘉境中，泉生夺以与民。调漳州推官。汀州盗起，泉生主官军馈运，贼欲邀于半途，泉生使役夫轻赍夜行。迟明，贼追之不及。

升奉顺大夫、福清州知州。俗每杀孤幼，诬人取财，泉生立连逮法，罪及亲邻。由是民不敢犯。有媪诉其子僧为人所毙，泉生拒不爱。媪诉于行省，趣符下，又不受。或问之，泉生曰：“以吾观其情，必自匿之，欲诬仇家，俟受牒，即杀之。是我杀一人，又杀一家也。”数日，僧果自出。

改翰林待制，出为福建理问官。廉访使郭兴祖妒其能，以飞语诬之，泉生乃自免归。寻擢郎中，使招抚乱党，迁漳州路总管，复召为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正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三。赐谥文恪。著有《春秋论断》及诗文集。

繆思恭，字德谦，吴县人。至正间，为嘉兴府同知。张士诚遣其弟士德、士信攻嘉兴，杨完者使思恭于杉青关西岸积苇以待，敌船蔽江而下。思恭燔苇火延敌船，尽焚之。师大捷。

未几，士诚降，大城杭州，思恭率工徒赴役。士信欲众辱之。一日，巡工至思恭所辖地，时日已暮，工未竣，士信曰：“出作入息，汝何独劳民如此。”思恭曰：“平章札绝百僚，犹敬共皇命，百姓敢偷余晷！”士信曰：“此人利口，何怪杉青闸畔烈火逼人。”思恭曰：“今幸太尉反正，若念杉青之役，锋恨不力，纵平章遁去。”士信曰：“别驾好将息，言及杉青，独使人肉颤。”

思恭治郡三年，有惠政，去之日，民追送数千里。寻擢淮安路总管。卒。

卷二百二十三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忠义一

攸哈剌拔都	任志	刘天孚	阚文兴	张桓
萧景茂	侯彦直	布景龙	毛铎 祝兴可	樊复 张
怀德	刁代	李纯	董文彦 韩心渊	周宏
李齐	周喜同	塔不台	韩因 卞琛	小十
李仲亨	乔彝	张岩起	吴德新 王佐	颜瑜
王士元	杨朴	孙搆	石普 盛昭	杨乘
纳速刺丁	宝童	海鲁丁	西山驴胡善	

昔宋亡，其降将入朝，世祖召问曰：“汝等何降之易？”对曰：“贾似道轻侮臣等，故皆无斗志。”帝曰：“此似道一人之罪，汝主何负焉！”符宝郎董文忠从旁责之曰：“宋主贵汝、富汝，未尝薄汝也。今坐视社稷之亡，可乎？”诸降将皆惭谢而退。大矣哉，世祖之教忠也。吾观元之亡也，民叛于下，而士死其官，损躯脰糜妻子以赴国家之难者，史不绝书。盖过于辽金之季远甚。呜乎！王者一言之予夺，而人心习尚为之转移，岂不诚然哉！作《忠义传》。

攸哈刺拔都，渤海人，初名兴哥。善骑射。金末，避地大宁。大兵至，保高州富庶寨，射猎以食，屡夺蒙古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国王木华黎率兵攻之，奔高州。大兵傅城下，令曰：“能斩攸兴哥首以降，则城中居民皆宥之。”守者召谓曰：“汝奇男子，吾宁忍断汝首以献？汝其往降，不然吾一城无噍类矣。”兴哥乃折矢出降。诸将欲杀之，木华黎曰：“壮士也！留之吾用。”从木华黎攻通州有功，太祖赐名哈刺拔都。从木华黎略地至大名，金将登城督战，哈刺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众开门溃走，追杀殆尽。论功，赐金符，充随营监战。

太祖十三年，授金虎府、龙虎卫上将军、河东北路兵马都元帅，镇太原。哈刺拔都招降属邑，市不改肆，远近闻之，皆相率来归。尝微服夜出，闻兵间语曰：“吾属父母子女相失，死者不复生，生者不能赎，奈何？”明日下令，军中凡俘获有亲者，听赎，无资，官为赎之，民得完聚者众。木华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刺拔都迎之，破隰州及悬案、地洞诸寨。

十六年三月，金兵攻寿阳县王胡庄，垂陷。时左右裨将各分兵守险，城中见卒不满百人，哈刺拔都夜半引甲骑十余人救之，金兵乘虚捣太原，获哈刺拔都家属。哈刺拔都闻之，径趋西门，复夺其家属还。五月，金赵权府率兵三万围太原，哈刺拔都将骑三十出西门，令骑曳柴扬尘，声言大兵至，金人溃走。太原诸县皆平，惟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坚守未下，十九年十月，将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门，诈曰纳粮，守者启门，哈刺拔都径入，遂平陵井寨。二十年二月，清泉寨、石家昂俱降。

二十二年五月，武仙引兵袭陷太原，哈刺拔都犹力战。仙兵大至，诸将自城外呼曰：“攸哈刺拔都，汝当出！”哈刺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阳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我又弃

太原，何面目见主上及国王乎！我誓与城同存亡。”遂歿于阵。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守太原。七十从攻凤翔府，中炮死。哈刺拔都长子忙兀台嗣。

任志，潞州人。太祖十三年，木华黎略地至潞州，志迎降，木华黎授以虎符，充元帅，收辑山寨之众。数与金兵战，比有功。金人擒其长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则尔子得生，不降则死。”志曰：“我为大朝之师，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殪之。

木华黎召志议军事，道过武安，其县已反为金，志死之。木华黎令其子存袭，太宗二年，武仙攻潞州，存战死。三年正月，诏潞州元帅任存妻孥，令有司禀给，仍赐第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侄成为潞州长官。成卒，授立潞州长官，佩金符。后历泽州尹，迁陈州，卒。

刘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书译史为东平总管府判官，改都漕运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许州，所至有治绩。

时检核屯田，临颖邓艾口民稻三百顷，怨家诬为右屯，中书下天孚按实，天孚辨其诬，章数上，乃止。襄城与叶县接壤，民食沧盐，叶县民食解盐，刻石湛河南岸为界。叶县令徙石于北二里，诬其民食私盐，系治百余家。两县讼辩，叶县倚漕司势凌襄城。中书遣吏察其实，天孚考元界，移石故处，叶县令在罪去。岁旱蝗，天孚令民捕之，俄群乌来啄蝗为尽。明年麦熟时，有青虫如蠹食麦，忽生大花虫淡之。许人立碑颂焉。

转万亿宝源库同提举，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忧。服除，起知河中府，视事始两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举兵至河中，时事起不虞，达鲁花赤朵儿只趋晋宁告乱。阿思罕军列栅河西岸，来索舟，天孚度不能拒，凡八遣人至晋宁乞援兵，不报。居七日，阿思罕缚筏河上，欲纵火屠城。

同知府事铁哥与河东廉访副使明安答儿见事急，乃诣阿思罕。阿思罕囚之，而敛船济兵。既入城，阿思罕坐府治，号令诸军。天孚佩刀直前，众遏，不得进，退谓幕僚王从善等曰：“吾家本微贱，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不变，吾何忍从之，而负上恩！且与其辱于阿思罕之手，吾宁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时天寒，河冰坚厚，天孚拔所佩刀斫冰，北望再拜，自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

事平，诏给驿归其柩。赠推诚秉节功臣、中奉大夫、河东山西道宣慰使、护军、彭城郡侯，谥忠毅。

阙文兴，漳州万户府知事。至元十三年，从贾万户戍漳州。十七年八月，陈吊眼聚众为乱，杀招讨使傅全，文兴力战死。其妻王氏，建康人，为贼所执，逼污之，给曰：“吾不幸至此，岂敢爱吾身，愿葬吾夫，然后从命。”贼义而许之。王氏得其夫尸，焚之，遂自跃火中，并焚死。至顺三年，赠文兴英毅侯，王氏贞烈夫人，有司立庙祀之，号双节庙。

张桓，字彦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宁府，因家焉。桓以国子生释褐，授白马丞，入补中书掾，擢国子典簿。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几，汝宁盗起，桓避之确山，贼久知桓名，袭获之，罗拜，请为帅，弗听。囚六日，拥至渠魁前。桓直趋据榻坐，与之抗论逆顺。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弥厉，且屡唾贼面。贼犹不忍杀，谓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斩逆首，肯听汝诱胁而折腰哉！”贼知终不可屈，遂刺之，年四十八。贼后语人曰：“张御史真铁汉，害之可惜！”事闻，赠礼部尚书，谥忠洁。

萧景茂，漳州龙溪人。性刚直，家贫力农。至元四年，南胜县民李智甫作乱，掠龙溪。景茂与兄佑集乡丁拒之，众败，

景茂被执。贼胁使降，景茂骂曰：“狗盗，我生为大元民，死作隔洲鬼，岂从汝为逆！”隔洲，其所居里也。贼怒缚景茂于树，齧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愤骂，贼遂以刀抉其口至耳傍，景茂骂不绝声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下诏旌褒，仍给钱以葬。

侯彦直，雅州人，以骁勇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间，王虎寇雅州人。州人议分兵一路出城外，为犄角势。彦直乃将兵数百人前进，遇贼于名山县，力战二日，斩杀过当，寇尽锐来攻，彦直力疲援绝，为贼所擒。欲降之，彦直自刎死。

布景龙，新都人。笃学有大志。举进士，授芒部路益凉州同知。贼李颇驴来寇，城中军务单弱，景龙招募壮勇为义兵拒之。救援外绝，射矢且尽，知城不能守，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冒刃冲敌死。

毛铎，南昌人，署富州学正。时土贼季明道据州治，欲胁为从事，铎叱曰：“幸托孔圣之门，敢偷生从逆！”遂延颈受戮。

同郡祝兴可。世业儒，与寇吴娘子战，败被执，骂不辍口而死。

樊复，亦儒士，寇攻北山，与弟文仲、侄用行率义兵拒之，俱不胜死。

张怀德，贵州知州。成宗大德五年，遣右丞刘深将兵，由顺元征八百媳妇，供亿繁重，人心惶惑。士官宋隆济激为变，怀德募民壮，合官兵千余，与隆济死战，不敌，被执。蛮素服其名，欲降之，慷慨不屈死。

刁代，元江路安抚使，有威望，勇胆过人。大德五年，从征八百媳妇有功，擢总管。时洞蛟为患，蛮民苦之，代挟利剑入洞。顷之，水赤，代与蛟并死。居民始得耕播。岁祀之。

李纯，天历初为洛阳县令。陕西兵东犯，府官命其属曰：

“谁能谕西人，俾臣服者？”众皆股栗，纯独毅然曰：“臣死，忠义也。食焉。则避难，可乎？”即单骑捧诏西行，与贼会新安，贼帅挥戈而前，命其徒斩之，遂遇害。

董文彦，临安通海人，官威楚路知事。天历间，中庆路镇将叛，引兵攻威楚。官吏皆亡匿，文彦独死守。城陷，贼欲降之，叱曰：“汝逆天殄民，恨不杀汝，乃从汝邪！”贼怒截其耳，使啖之。文彦嚼肉，血喷贼面，遂被害。

韩心渊，武安人，以文学征入国子监，任衡水县尹。以德化民，蝗不入境。后调真定县尹。会扫地王作乱，心渊与子拒守数月，缮楼檐，修器械，昼夜不解甲，防御甚备。居民赖之，未几，贼益众，城陷，父子俱巷战死。

又有昌黎县尹周宏者，当土寇程思忠之乱，宏率其民赴永平拒守。城陷，被执，七日不食死。

李齐，字公平，祁州人。元统元年进士第一，历金河南淮西廉访司事，移知高邮府，有政声。至正十一年，州人秦观保造兵仗，将图劫掠，获而诛之。十三年，泰州白驹扬亭民张士诚为乱，破泰州，淮南行省遣齐往招降，被拘久之，始纵齐归。泰州平，贼徒尚蜂聚，士戾复鼓变，杀参知政事赵璉，走入得胜湖。俄陷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契哲笃偕宗王镇高邮，使齐守甓社湖。夏五月乙未，贼入城，省、台官皆遁，齐还救，贼已闭门拒战。已而有诏，凡叛逆者赦之，诏至高邮，不得入。贼给曰：“请李知府来，乃受命。”行省强齐往，至则下齐狱中。齐益辩说。士诚本无降意，特迁延为城守计。官军谍知之，乃进攻城。士诚呼齐使跑。齐叱曰：“吾膝如铁，肯为贼屈耶！”士诚怒，磔齐。

周喜同，河西人。初为卫士，选充承徽寺经历，再调南阳县达鲁花赤。居二岁，妖贼起，陷邓州，人情汹汹。俄而贼游

骑抵南阳。喜同以计获数贼，诘之，云贼将大至，悉斩之以安众心。昼夜督丁壮巡逻守备。时大司农铁木尔以兵驻诸葛庵，为贼所袭败。贼遂乘锐攻南阳。喜同守西门，望见贼势盛。即以死自许。与家人诀曰：“吾与汝等不能相顾矣，吾分死此以报国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厉义兵，力与贼搏。贼退，明日复至，城遂陷。喜同突围将自拔，贼横其马，马蹶，喜同鞭马跃而起，手斩刺马者。已而身被数创，不能斗，遂见执，为所杀。妻邢氏闻喜同战死，率家僮数人出走，遇贼，夺贼刀斫之，亦见杀。一家死者二十余人。赠南阳路判官。塔不台，字彦晖，元统元年进士，襄阳录事司达鲁花赤。魏王孛罗帖木儿讨贼，屯于汝宁。塔不台来供军饷，王嗜酒不为备。一夕，贼劫王，为所执。塔不台驰骑夺王，亦被获。比明，见贼酋，王拜而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犹欲生乎？”贼复屈其拜，塔不台诟之，且与缚者角，贼支解之。

韩因，字可宗，汴梁人。盗据汝宁，官军讨之久而不下。会朝廷诏赦叛逆，募能持诏谕贼者，即借以官。因应命，乃借因以唐州判使焉。贼导因止于外，纳诏不读，诘问再三，因答以恩宥宽大，祸福所系甚切，不听，乃纵因归报。因出乘马，周历贼屯，大言曰：“汝辈好百姓，何不出降归田里，而甘从逆贼驱使耶！”从愕然相顾。或以告贼帅，追因还，责其所言，因极口肆骂，贼怒，寸磔因。

卞琛，大名人，游学京师，补国子生。至正十二年，邻州盗起，来剽掠。琛与从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协谋，率丁壮九百人拒之，丁壮皆民兵，无弓矢，以钩锄、白挺当贼。贼矢雨集，琛众溃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贼素知琛，谕之曰：“汝从我，解汝缚；不从，杀汝。”琛唾骂曰：“我国子生，视汝逆贼，真狗彘也！吾宁义死，不从贼生。”骂不止。贼屡

胁不听，杀之。乔彝，字仲常，晋宁人。性高介有守。至正十八年，贼由绛州垣曲县袭晋宁，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循次投井中，而已随赴之。贼首王士诚使人邀致至彝，则彝已死矣。贼平，朝廷赠彝临汾县尹，赐谥纯洁。

同时，张岩起，字傅霖，汾州人。累举不中，用荐者征为国子助教，居一岁，免归，盗既去晋宁，复陷汾州，岩起与妻赴井死。

王佐，字元辅，晋宁人。从父居上都，教授里巷，贼至，仓卒不能避，为所获。欲降之，佐诟詈不辍，因见害。

又有吴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医，留京师久之，尝往宁夏，会盗至，德新见执，胁使降，德新厉声曰：“我生为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从尔贼！”贼乃缚其两手，加白刃颈上，德新骂不已，曳之井边，阳欲挤之。德新偶得宽，即自投井中，仰骂贼。贼下射，矢贯其项，骂益力。贼怒，以长枪刺之，然壮其志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颜瑜，字德润，兖州曲阜人，兖国复圣公五十七代孙。以行谊，用举者为邹、阳曲两县教谕。至正十八年，田丰起山东，瑜携家走郛城，道遇贼，以刃胁瑜曰：“尔何人？”瑜曰：“我东鲁书生也。”贼执瑜曰：“尔书生，吾不尔杀，可从我见主帅。”瑜骂曰：“尔贼，何主帅邪！”贼怒，欲杀瑜，瑜无惧色。复使之写旗，瑜大诟曰：“尔大元百姓，天下乱，募尔为兵，而反为叛逆，我腕可断，岂能为尔写旗！”贼以枪刺之，至死骂不绝口，其妻子皆为所害。

王士元，字尧佐，恩州人，泰定四年进士，由棣州判官累迁知磁州。值军兴，馈饷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力为区画，至见陵辱诃责不避也。改知浚州。州滨黄河，尝经盗贼，城堞

不完。至正十七年，贼复大至，州兵悉溃散。士元坐堂上，顾其子致微，使避贼曰“吾守臣，居此职也。若可速逃。”子侍立，不忍去。贼前问曰：“尔为谁？”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强贼识我否？”贼欲缚士元，士元奋拳殴贼。贼怒，并其子杀之。

杨朴，字文素，河南人，滁州全椒县尹。滁界庐江，庐江陷于寇，滁人震动。行省参知政事也先总兵于滁，不理军事，惟纵饮。至暮，城门不钥，寇入纵火，也先逾城走。朴度必死，乃尽杀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盗欲降之，朴指妻女，示曰：“我已戕家属，政欲死官守耳，尚何云云！”乃连唾之。贼絜朴倒悬树上，而割其肉至尽，犹大骂弗绝。

孙搆，字自谦，曹州人。至正二年进士，授济宁路录事。张士诚据高邮叛，或谓其有降意，朝廷廷遣乌马儿招谕士诚，而用为副家居，不知也。中书借搆集贤待制，给驿，就其家起之。搆强行，抵高邮，士诚不逐诏使。搆等既入城，反覆开谕，士诚等皆竦然以听。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馈食，或间日一馈食，欲以降搆，又令其党肆加陵辱搆，不恤也。及士诚徙平江，搆与士诚部将张茂先谋，将搆所授站马劊子，遣壮士浦四、许诚赴镇南王府，约日进兵，复高邮。谋泄，执搆讯问，搆骂声不绝，竟为所害。后贼中见失节者，辄曰：“此岂孙待制耶！”事闻，赠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曹南郡公，谥忠烈。赐田三顷，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进士，授国史院编修官。改经正监经历。淮东、西盗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将略称，同枢密院事董钥尝荐其材，会丞相脱脱讨徐州，以普从行，录功，迁兵部主事，寻升枢密院都事，从枢密院官守淮安。时张士诚据高邮，普诣丞相面陈破贼之策，且曰：“高邮负重湖之

险，地皆沮洳，骑兵卒莫能前，与普步兵三万，保取之。高邮既平，则濠、泗易破，普请先驱为天下忠交倡。”丞相壮之，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万人以行，汝中柏方用事，阴沮之，减其军之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听淮南行省节制。

普行次范水寨，日未夕，令军中具食。夜漏三下，衔枚趋宝应，其营中更鼓如平时，抵县，即登城，树帜城上，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由是诸将疾普功。普水陆进兵，乘胜拔十余寨，斩贼数百，将抵高邮城，分兵三队，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奇兵备后路，一普自将之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躐之，纵火烧其城门。贼惧，谋弃城走。

而援军迁延不进，且忌普，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之功。蒙古军恇怯，见贼即奔还，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相率坠水中，普军乱，贼乘之，普勒余兵血战良久，仗剑大呼曰：“大丈夫当为国死，退者斩！”奋击直入贼阵，从者仅三十余人，被创堕马。复步战数合，贼益至。贼指普曰：“此必头目，不可使逸，须生致之。”普叱曰：“死贼奴，我即石都事，何云头目！”左胁为贼枪所中，犹手握其枪，斫贼死，贼攒枪刺普，杀之。

盛昭，字克明，归德人。由儒学官累迁淮南行省照磨。会诏使往高邮，不得达而还，谬称贼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邮，授以万户告身。士诚拒不听，拘诸舟中，昭语从吏曰：“吾之至此，有死而已。”既而官军逼高邮，士诚授昭以兵，使出拒官军。昭叱曰：“吾奉命招谕汝，汝拘留诏使，罪不容斩，又欲吾从汝为贼耶！”大骂不绝口，贼怒，先刳其臂肉，而后磔之。

杨乘，字文载，滨州渤海人。至正初，为介休县尹。民饥散为盗，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弃兵顿首，愿为良民。其后

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张士诚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绶言乘于士诚，遣张经招乘。乘曰：“良弼、绶皆名士，今已失节，愿欲引我以济其恶耶！”且让经平日读书云何，经俯首不能对。乘日与客痛饮，竟日不言。客问：“盍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显官，有死而已，何行之有！”乃整衣冠，自经死，年六十有四。

纳速刺丁，字士瞻。其父马合木，从征襄阳，以劳擢浚州达鲁花赤，因家大名。纳速刺丁由乡贡进士补淮东廉访司书吏。丁母忧，服阕，补两浙盐运司掾，复辟掾淮东宣慰司。

至正十年，贼发真州，纳速刺丁以民兵往袭之，获贼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贼大起，镇南王府宣慰司请参议军事，纳速刺丁建议筑四城，立外寨，建堤穿河，募兵与贼抗。

行省命率战舰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防江面，且护蒙古军五百往江宁，道遇贼，斩馘二百余级，生获十八人，遂抵龙潭而还。

未几，出巡江上，贼突至，纳速刺丁手射死三十贼，夺其放火小船二百，贼遁走。俄复据龙潭口，击走之，追斩三百余级。其子宝童擒首贼陈亚虎等，及其号旗。捷闻，赏赉甚渥，且召纳速刺丁还真州。

已而贼犯芜湖，行台檄使来援，遂三分战舰纵击之，贼奔溃，俘斩无算。贼不得渡江者，皆纳速刺丁之功也。因留守芜湖江口。

泰州李二起，行省移纳速刺丁捍高邮得胜湖，贼船七十余艘奄至，纳速速丁御之，焚其二十余船，李二失援，遂降。

其党张士诚杀李二，复为乱，入据兴化，分兵袭高邮。纳速刺丁以舟师会诸军讨之，屯三垛镇，贼众猝至，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皆遁走。

纳速刺丁知必死，谓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曰：“汝辈可脱走。”宝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事闻，赠淮西元帅府经历。

胡善，字师善，绍兴诸暨人。泰定间进士，以荐授松江儒学教授。至正十五年，苗兵至，欲毁孔子庙，善坐明伦堂置之，为所杀，庙得不毁。先是，善题诗壁上曰：“领檄来司铎，将危要致身。”后果不负其言。

卷二百二十四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忠义二

郑玉	金普庵撒里	哈海赤	王荣忠	周镗
谢一鲁	聂炳	明安达尔	刘昉孙	焘孙 硕
兴孙	俞述祖	桂完泽	金德	丑闾 冯三
孛罗帖木儿	马哈失力	彭庭坚	王伯颜	相桢
陈阳盈	刘浚 健	朵里不花	达兰不花	哈
乞 陈君用	卜理牙敦	上都	潮海	民安图
黄绍 黄云	胡斗元	魏中立	于大本	章善

郑玉，字子美，徽州歙县人，祖安。至元中，官兵讨歙贼李世达，欲屠城，安至军门，与主将言之，一城获免。授歙县尹，卒，民立祠祀之。父千龄，休宁县尹。母洪氏，少寡，以节行称。

玉生，光照一室，邻里异之。及长，覃思六经，尤邃《春秋》之学，文章严而有法，虞集、揭傒斯皆推重焉。再应进士，举不第，即绝意仕进，筑室歙县师山开门讲授，弟子日众，所居至不能容。

至正十三年，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知其名，欲荐之，玉以病辞。十四年，以丞相定住荐，遣使者谢嘉卿赍上尊、礼币，如为翰林待制，阶奉议大夫。徽州达鲁花赤按敦海牙偕使者至山中，玉固辞宣命，请以布衣入觐，行至海上，疾作，草谢表，授使者而返。因上书于定住曰：

昔周公之为辅相，一沐三握其发，一饭三吐其哺，急于得贤，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为三代之隆。然求贤之道，在于公天下之选，不可徇耳目闻见之偏，而隳朋党之弊也。

伏维阁下，以宰相之重，朝夕求贤，惟恐不及，其视周公，诚不多让。然天之职在择相，相之职在择百官。主上择于众，而相阁下，可谓得人矣。阁下之所以择百官者，则未闻其人也。

迺者，朝廷以玉隐居不仕，上尊出自光禄，束帛贲于丘园，拔之深山穷谷之中，置之玉堂金马之上，岂所谓公天下之选哉。盖玉自幼知无用世之才，故躬耕陇亩，自良其力，暇则诵诗读书，以著述为业。非敢不仕无义，废人之大伦也。好事相传，目为隐逸，流布京师，至彻阁下之听。阁下又不察之，而以上闻，玉闻命以来，揣分量才，逃避无所，仰愧俯作，寝食不安。

窃维方今战士暴露，而赏赐不加，贤人在野，而弓旌不举。乃使玉谬膺恩宠，传笑四方，为阁下累，诚非所望于阁下者也。欲乞朝廷缴还翰林之命，俾玉以布衣躬诣阁下，吐其狂愚，少抒报效，移其恩数，以之赏战士，则尽其力，以之招贤，则得其用。削平盗贼，坐致太平，实天下之望，抑亦玉之愿也。以此不敢祗受，而使者敦迫，必欲令玉面自辞缴，玉忧患余生，昏耄成疾，行至海上，夏感风痹，不能前进。用是略布私衷，伏望钧慈特为陈奏，遂其初心，实切幸甚。

又与三执政书曰：

窃维士君子之于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己自信之

笃。夫以夫子之睿圣，察弟子之学行，而许漆雕开以仕，其知之不为不深矣。及至开以吾斯未之能信告，则夫子为之喜说。岂夫子之知不如开哉，顾有人己之殊，而开之不自欺为可贵也。

玉江东之鄙人也，投弃山林，甘与樵牧为伍。重以乡郡累经寇盗，室庐焚毁，妻子离散，忧患惊心，遂成疾疫，景迫桑榆，昏耄日甚。近者，朝廷急于得人，不核其实，遂以隐逸见举，即所居拜翰林待制。玉自愧非才，乞让名爵，求以布衣应召，而使者坚拒不允，令自入都辞缴恩命，逼迫登程，旧患增剧。

伏维三先生以中州文献之宗，任廊庙柱石之重，爱人以德，不尚虚文，敢乞经邦论道之余，达衰朽颠连之状，使玉得老于山林，优游斯世，上不妨朝廷进贤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虽不能有补圣明之治，尚呆以少息奔竞之风。岂惟玉之私幸，亦世道之幸也。

十七年，明兵破徽州，主将必欲致玉。玉曰：“吾知死期矣。二雉飞入吾室，是其兆也。”吏卒逼玉见之，玉不为礼，主将曰：“尔何为不至？”玉曰：“吾岂事二姓者！”抗辞不屈，主将命囚之。玉七日不食，犹作诗文，从容如平日，为书谕门人曰：“人言食人之食，则死其事，不食其食，奚死？然揆之吾心，未获所安，士临事恶可不尽其本心哉！”玉妻程氏，使人谓之曰：“君死，吾相从地下。”玉曰：“吾无遗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缢死。著有《周易大传附注》、《程朱易契》、《春秋经传阙疑》、《余力藁》，行于世。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为中书省检校。时太师汪家奴擅权用事，台谏无敢言者，普庵撒里独于众中历数其过，谔谔无惧色。拜监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出为广东廉访使，寻除兵部尚书，未几，授赣州路达鲁花赤。至郡，发摘奸

恶，一郡肃然。

至正十一年，颍州盗起，即修筑城垒。旬月之间，守御之具毕备，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练习之。属邑有为贼所陷者，遣兵复之，境内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分省赣州。十八年，江西下游诸郡皆为陈友谅所据，乃与总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谅遣其将幸文才率兵围赣，使人胁之降，普庵撒里斩其使，擐甲登城拒之。力战凡四月，兵少食尽，义兵万户马合某沙欲举城降贼，普庵撒里不从，遂自刭。事闻，朝廷赠谥愍哀。

哈海赤，守赣尤有功。城陷之日，贼将胁之使降，哈海赤谓之曰：“与汝战者，我也！”尔贼毋杀赣民，当速杀我耳！”遂见杀。

王荣忠，岳州人。全普庵撒里出为赣州路达鲁花赤，荐荣忠为总管府判官。

至正十二年，贼由抚州趋赣州，陷宁都据之，全普庵撒里遣荣忠御贼于小庄，连战皆捷。进屯女冠山，三路并进，遂复宁都，未几，贼再至，荣忠又败之，州境以安。全普庵撒里复檄荣忠分防兴国，败贼于方石，斩获三百余人。贼退，建尊经阁下教士，曰：“学不可废也。”

明年，会昌陷，遣荣忠分治雩都，以援之。二月，复会昌，三月，招降石城贼十五寨。贼自循梅来攻雩都，编竹箕，负以攻城，矢石不能入，荣忠冶铜汁以灌之，贼始败退。

十八年，陈友谅攻陷赣州，全普庵撒里死之，荣忠率所部入援，亦战死。

周镗，字以声，浏阳人。笃学，能《春秋》，登泰定四年进士第，授衡阳县丞。再调大冶县尹。有豪民持官府短长，号为难治，镗状若尪儒，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强，惠穷民，

治行为诸县最。累迁国子助都。会修功臣列传，擢翰林国史编修官。

出为四川行省儒学提举，便道还家。无何盗起，湖南北郡县皆陷。浏阳无城守，盗至，民皆惊窜。镗告其兄弟，使远引，自谓：“我受国恩，脱不幸，必死，毋相累也。”贼至，得镗，欲推以为主。镗瞠目厉声大骂，贼知其不可屈。乃杀之。

同时有谢一鲁，字至道，亦浏阳人，乡贡进士，尝为石林书院山长。贼陷潭州，缚一鲁，一鲁骂贼甚厉，举家咸遇害。

聂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统元年进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早孤，其母改适，自平昌还，始知之，即迎其母以归。久之，转宝庆路推官。会峒瑶寇边，湖广行省右丞秃赤统兵讨之，屯于武冈，以炳摄分省理问官。悍卒所至掠民为俘，炳言于秃赤，释其无验者数千人。

至正十二年，迁知荆门州。贼陷荆门，炳出募士兵，得众七万，复之，又与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复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贼将俞君正合兵来攻荆门，炳率孤军昼夜血战。援绝，城陷，为贼所执，极口骂不绝。贼以刀抉其齿尽，乃断左臂而支解之。

未几，贼陷潜江县，达鲁花赤明安达尔率士兵御之，擒其伪将刘万户，进营芦洲，贼众奄至，战死，其家歼焉。一子桂山海牙，怀印绶去，得免。明安达尔，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进士，由宿州判官，再转为潜江达鲁花赤。

刘昉孙，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顺元年进士，授承事郎、桂阳路临武县尹。临武近蛮獠，昉孙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为汝邑尹，尔父老当体吾，教训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则事诗书，毋自弃以干吾政。”乃为建学校，设俎豆，三年文化大兴。邑有茶课，岁不过五锭，后增至五十锭。昉孙言于

朝，除其额。历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详讞疑狱，政绩卓然。

至正十二年春，蕲、黄贼攻陷湖南，阱孙倾家资，募义兵以援茶陵，贼至，辄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转宁国路推官。岁饥，劝富民发粟赈之，活者万计。会长枪琐南班、程述、谢玺等攻宁国。阱孙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参知政事吉尼哥儿来援。城恃有援，不为备。琐南班知之，夜四鼓引众缘堞而上，城遂陷。阱孙力战遇害。

弟焘孙，以国学生下第，授常宁州儒学正，湖南陷，常宁长吏弃城走，民奉印请焘孙为城守，城赖以完。后外援俱绝，死之。长子硕，为武昌江夏县鲁湖大使。起义兵援茶陵，亦死之。弟兴孙，官丰州同知，与寇战，仗节死于台城。

俞述祖，字绍芒，庆元象山人。由翰林书写，考满，调广东元帅府都事。入为国史院编修官。已而出为沔阳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蕲、黄贼至，述祖率民兵守缘水洪，并力捍御之。兵力不支，城陷，述祖为贼所执。械至其伪主徐寿辉所，诱之使降，述祖骂不辍。寿辉怒，支解之。有子方五岁，亦死。事闻，赠奉训大夫、礼部郎中。

桂完泽，永嘉人。尝从江西左丞李朵儿至京师，授平江路管军镇抚，为仇家所诉，免官。会贼攻昱岭关，行省遂假前官，令从征。完泽勇于讨贼，凡再战关下，皆胜。寻又与贼斗，为所执，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缚于树，临以白刃降之。金德意未决，完泽呼曰：“金舅，男子即死不可听贼。”德曰：“此言最是。”因大骂。贼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闾，字时中，蒙古氏。元统元年进士，累官京畿漕运副使。出知安陆府。至正十二年，蕲贼鲁法兴犯安陆，时丑闾募兵得数百人，帅以拒贼，败贼前队，乘胜追之。而贼自他门入，

亟还兵，则城中火起，军民溃乱。乃归，服朝服，出坐公堂。贼胁以白刃，丑闾犹喻以逆顺。一贼排丑闾下，使拜，不屈，且怒骂。贼酋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从乱，丑闾疾叱曰：“吾守土臣，宁从汝贼乎！”贼怒，以刀斫丑闾左胁断而死。贼愤其不降，复以布囊囊其尸，异置其家。丑闾妻侯氏出大哭，因置酒肉款贼，给贼使不防己，至夜，自经死。事闻，赠丑闾河南行省参知政事，侯氏宁夏郡夫人，表其门曰双节。

有冯三者，湖广省公使也。素不知书。湖广贼起，诱三从，三辞曰：“贼名恶，我等岂可为！”众初强之，终不从，乃缚三于十字木，异之以行，而刳其肉。三益骂不止，抵江上，断其喉委去。其妻随三号泣，俯拾刳肉，纳布裙中，伺贼远，收三血骸，脱衣裹之，大哭，投江而死。

孛罗帖木儿，字国宾，高昌人，由宿卫累迁江东廉访副使，以选为襄阳路达鲁花赤。

至正十一年，盗起汝、颖，均州郟县人田端子等亦聚众杀官吏，孛罗帖木儿捕斩之。未几，行省、廉访司同檄孛罗帖木儿，以所部兵会诸军于均、房，讨贼，贼始退。而谷城、光化以急告，即帅兵趋谷城，分遣樊城主簿脱因等趋光化。且遣使求粮于襄阳。不应，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又不应。军乏食，不能行，及驻于柴店，复遣从子马哈失力往告急。廉访分司王佖事、本路总管柴顺礼怒其责望，械之，适纽真来献光化所获首级，且言孛罗帖木儿在谷城，与贼相持，未知存殁，宜济其粮，少缓，恐弗及。于是脱二人械，遣还，命也先不花与万户也先帖木儿率数千人，会孛罗帖木儿以讨贼。

明年正月，襄阳失守，也先不花等闻之奔溃。孛罗帖木儿率义兵二百人，且战且退，至监利县，遇沔阳府达鲁花赤咬住、同知三山、安陆府同知燕只不花、荆襄提举相哥失力之师。时

滨江有船千余，乃纠合诸义兵丁壮、水工五千余人，水陆继进。至石首县，闻中兴路亦陷，议趋岳州，就元帅帖桀，而道阻不得前，仍趋襄阳。贼方驻杨湖港，乘其不虞击之，获船二十七艘，生擒贼党刘咬儿。进次潜江县，又斩贼数百级，获三十余船，梟贼将刘万户、许堂主等。是日，兵未食，而贼大至，与战，抵暮，咬住等军各当一面不能救，孛罗帖木儿被重创。摩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报国，汝无留此。”马哈失力泣曰：“死生从叔父。”既而孛罗帖木儿被执，贼请同为逆，孛罗帖木儿怒骂之，遂遇害。马哈失力帅家奴求其尸，复与贼战，俱歿。举家死者凡二十六人。

彭庭坚，字允诚，温州瑞安人。至正四年进士，授承事郎、同知沂州事。毁牛皇神祠，驱邻县上马贼，免横急征敛，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狱囚，忤上官意，遂弃去。十年，诏选守令，起为建宁路崇安县尹。十一年，擢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江西寇炽，庭坚率民兵克复建阳，又进兵克浦城。十二年，摄僉都元帅府事，与邵武路总管吴按摊不花夹攻邵武。庭坚设云梯、火炮，尽夜攻城，寇遁，追斩贼将董元帅等，邵武平，迁同知福建道宣慰司副都元帅，镇邵武。冬，寇陷建宁县。十三年，庭坚统建阳、崇安、浦城三县民兵，次泰宁，贼惧请降，复建宁县，还师邵武。江浙行省檄庭坚节制建宁、邵武二郡诸军。十四年，贼入政和、松溪、江南行台中丞吴铎督军建宁。庭坚部将镇抚万户岳焕素悍，纵卒为暴，庭坚绳以法。焕惧，乘其不备，诈为贼，突攻之，众溃，庭坚独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张椿等奉枢还崇安，民哀泣如丧父母，立祠岁时祭祷，数有灵应，旁邑立祠亦如之。赠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谥忠愍。

王伯颜，一名简，字伯敬，滨州沾化人。由湖广省宣使，

历永州祁阳、湖州乌程县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迁和福宁州。居三岁，擢福建盐运副使，将行，宪府留伯彦，仍领州事。未几，贼自邵武间道逼福宁，乃与监州阿撒都刺募士兵五万，分扼险阻。贼至杨梅岭立栅，伯颜与子相驰破之。贼帅王善拥众直压州西门，胥隶皆奔散。伯彦麾下惟士兵数百人，贼以长枪舂伯颜马，马仆，遂见执。

善说伯颜曰：“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分为我尹可乎？”伯颜诃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义当死，肯从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扼之跪，弗屈，遂欧之。伯颜嚼舌出血，嚙善面，骂曰：“反贼，杀即杀，何以殴为？吾民，天民也，汝不可害。大丞相亲讨叛逆，百万之师雷击电扫，汝辈小丑将无遣种，顾敢尔邪！”贼亦执阿撒都刺至，善厉声责其拒斗，噤不能对。伯颜复唾善曰：“我杀贼，何言拒邪？我死，当为神以杀汝！”言讫，挺颈受刃，颈断，涌白液如乳。暴尸数日，色不变。州人哭声连巷。

贼既杀阿撒都刺，欲释相官之，相骂曰：“吾与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斩汝。我受汝官邪？”贼杀之。相妻潘氏，挈二女，为贼所获，亦骂贼，母子同死。

伯颜既死，贼时睹其引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诚者起兵讨贼，乃望空呼曰：“王州尹，宜率阴兵助我斩贼。”时贼正祠神，睹红衣军来，以为伪帅康将军，亟往迎之，无有也。官军四集，贼大败，斩其酋江二蛮。福宁遂平。事闻，赠嘉议大夫、济南路总管、上轻车都尉，追封太原郡侯。

长子楨，往收得父母尸，藁葬乌程。朝命以袭父爵，除绍兴路总管。张士诚陷绍兴，楨不屈死。

又有陈阳盈，字子谦，佚其籍，官泉州税课使，从伯颜率民兵拒贼，被执，亦不屈死。

刘浚，字济川，其先兴州人。曾祖海金，进士第一人，仕至河南府尹，死于国难，子孙遂家河南，浚由廉访司书吏，调连江县宁善乡巡检。

至正十三年，江西贼帅王善寇闽，官军守罗源县拒之。罗源与连江接壤。浚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识，谓浚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于是尽出奁中物，募壮士百余，命仲子健将之，浹旬间，众至数万。贼寻破罗源，分两道攻福州。浚拒之辰山，三战三捷。俄闻福州陷，众多溃去。浚率兵遇贼于中麻，突其阵。斩前锋五人。贼兵大至，鏖战三时顷，浚中箭堕马，健下马掖之，俱被获。浚忿，戟手大骂，贼缚浚阶下，先斫手一指，骂弥厉，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尽，斫两腕，次及两足，浚色不少变，骂声犹不绝，遂割其喉舌而死。

健亦以死拒贼，善舍健，使敛浚尸瘞之。健归，请兵于帅府以复父仇，弗听。尽散家资，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贼中。夜半，发火大噪，贼惊扰，自相屠戮。健手斩杀其父者张破四，并擒善及贼首陈伯祥来献，磔之。事闻，赠浚福建行省检校官，授健古田县尹。官为浚立祠福州北门外，有司岁时致祭。

朵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为宿卫官，累擢辽阳行省右丞、平章政事。陈友谅陷江西，诏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与平章政事阿儿浑沙等分道进讨。遂由海道趋广东，驻揭阳，降土寇金元佑，招复循、梅、惠三州，承制官其酋长，俾治赋以给兵食。又募粟四千石，输送京师。自是英、肇、钦、连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岭以图江西。

而元佑有异志，托以镇服乡土，遮道固留。先是制书命刘巨海金广东元帅府事，未发，元佑窃取，易其名，私畀徭贼刘文元，诱与偕乱。事觉，文远伏诛，而元佑及其弟元泰子荣窜

匿不获。

俄荣率外贼突入，夺符信，杀官吏。变起仓卒，众莫能支，朵里不花与参政杨泰元等勒兵拒战。贼益众，朵里不花为枪所中，创甚，其子达兰不花率麾下力与抗，死之。朵里不花遂被执，拥至太平桥，骂不绝口，遂为贼杀。

其妻卜颜氏、妾高丽氏在侧不去，皆大骂曰：“我平章遇尔父子厚矣，尔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将哈乞、吴普颜、阿刺不花、歹不花等，俱战死。

陈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负气，勇猛过人。红巾入闽，闽帅授君用南平县尹，给钱五万缗，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财继之，导官军复建阳、浦城等县，以功授同知建宁路事。亡何，贼围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败贼众。廉访佥事郭兴祖使权同知副都元帅，遂引兵逾北岭，至连江，阻水而阵。君用曰：“今日不尽杀贼，吾不复生还矣。”乃率壮北士六十人，徒涉，贼稍溃。既而复合，君用大呼转战，中枪死。事闻。赠怀远大将军、浙东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帅、轻车都尉、颖州郡侯，谥忠毅。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访使，治中兴。至正十二年，寇犯中兴，卜理牙敦以兵与抗，射贼多死，贼稍退。明日，复拥众来袭东门，卜理牙敦兵溃被执，不屈而死。

又明日，贼复来攻，前中兴判官上都统兵出击之。既而东门失守，上都仓黄反斗，力屈，贼执之，使降。上都大骂，贼怒，刳其腹而死。

潮海，札刺台氏。由国子生入官为靖安县达鲁花赤。至正十二年，蕲、黄贼起，潮海与县尹黄绍，同集义兵，为御贼计。未几，贼数万，由武宁来寇，绍赴行省求援。潮海独率众与战于象湖，大破之。乃起进士胡斗元、涂渊、舒庆元、甘棠等共

城守，而以勇士黄云为前锋。自二月至于八月，战屡捷，擒贼将洪元帅。贼党益盛，云战死，潮海遂被围，寻被贼所执杀于富州。

子民安图，袭父职为本县达鲁花赤。十三年，帅众败贼，复县治。十四的，贼复至，民安图战败，贼执而刖之。

绍，字仲先，临川人。至正八年，进士，以求援出靖安，遇官军，护绍得入龙兴。而龙兴亦被围。其后围解，绍乃与民安图招谕叛党，过建昌之高坪，遇贼，绍正衣冠，怒骂，为贼所害。

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领江西乡荐第一，下第，署鳌溪书院山长，贼至靖安，掠斗元乡里，斗元以乡兵击败之。与潮海共图战守。及被执，贼胁之使降，斗元骂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缚置暗室，斗元仆墙以出，遁入深山，忿恚而卒。

黄云，抚州人，寓靖安。以勇捷称。每接战，犹以身当敌，尝为数十人所围。即奋身跃出。至是，身中数十枪，喷血骂贼死。

魏中立，字伯时，济南人。由国子伴读，历官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迁守饶州。贼既陷湖广，分攻州郡，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在无赖子，多乘间窃发，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履，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中立率壮丁，分塞险要，戒守备。俄而贼至，达鲁花赤马来出战，不能发一矢。中立以义兵击却之。已而贼复合，遂为所执，以红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须髯尽张。贼执归薪水，欲屈其从己。中立大骂不已，遂被害。

未几，贼又犯信州，信州总管于大本以士兵备御，贼入，执大本至薪水。徐寿辉释其缚，舁伪印一纽，且命以官。大本

投印于地。痛詈之。遇害。大本字德中，密州人，由儒学教谕入官。

章善，字立贤，吉安龙泉人。性耿介，尚气节。摄龙泉令完者帖木儿尝授学于善。至正十二年，盗贼蜂起，善说完者帖木儿籍民兵，修城，为固守计。明年，贼攻围日蹙，城中粮尽，至取草根木皮食之，犹坚守不下。一日，山水暴至，完者帖木儿挈妻子乘小舸夜循。比旦，城陷，善父士璧年八十有余，自投北江，其妻李氏与子妇相挽赴井死，善亦投江而死。

卷二百二十五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忠义三

王翕	朵儿直班	高文鼎	解子元	罗启南		
姜天恇	钱鹤皋	梁曾甫	孔昺	邓可贤	张恒	
张友明	周仁	陈元善	雷灿	叶景仁	隼	
李铉	马哈麻	罗良	陈端孙	张进九	赵观光	潘
伯修	周诚德	刘公宽	王铨	刘良	刘溶	
杨椿	李棠卿	邹世闻	刘受二	陈谦	训	
李清七	清八	林梦正	夏璿	普元理	汤自愿	
汪伯正	江日新	陈择	许晋	刘元谟	杨居仁	
脱脱	张升	舒泰	张远	陈无吝	黄复圭	
黄翊	杨本岩	彭继凯	萧同善	陈新	冯文举	
郭景杞	尚景仁	束良曾	刘以忠	神保	邢飞翰	
张仲仁	张名德	齐郁	邓祖胜	张士谦	吴讷	
陶起祖	驴儿达德	柏帖木儿	迭里弥实	获步独丁		

王翕，宣城管军百户也。至正中，长枪军琐南班叛，攻郡城将陷，翕呼弟曰：“我世受国恩，遇难当死，顾老母在，汝

等宣出避。”语讫，即杀妻子，焚其居自刎。

时中兴元帅朵儿直班亦死之。

高文鼎，吉水人，为广东元帅。至正中，三山寇攻广州，文鼎以义激将士，力拒几一年，援兵不至，城陷，自刎，举家无一存者。

同邑进士解子元，起兵保乡里，与义士罗启南、姜天佑皆战死。

又钱鹤皋，上海人，至正中，盗发松江，鹤皋揭竿起义兵，以复本郡，不克而死。

梁曾甫，南海洋浦人。至正间，授番禺沙湾巡检。及盗起，曾甫据形势立垒寨，流逋四归，尽散家财以饷士，不足，则质其田继之，乡人赖以守堵。贼遣使说之降，曾甫斩以徇众。贼怒，悉锐来攻，曾甫遂遇害。

有乌石寨巡检孔昺者，宣圣五十六代孙也。同起兵拒贼，亦被杀。

邓可贤，乳源人。慷慨好学。郴寇攻乳源，可贤率民立寨自保，以忠孝大义相勉，且曰：“寨不能守，当急趋韶州，韶吾父母邦也。”乃遣子一源，间道上方略于同知买住，率兵破贼。则是贼深恨之，复合兵攻寨。守两月，粮尽，可贤子弟七人皆被杀。及寨破，守民四百人，无一降者，郡人建祠祀之。

张恒，电白人，官雷州千户。高凉瑶贼冠雷州，势猖獗，诸将皆恇怯。恒曰：“恒实专戎卫，敢偷生误国乎！”遂披甲跃马，出与贼战，奋臂杀数十人，竟以无援死。

张友明，吴川人，至正九年，海寇犯合浦，攻珠崖。宣慰使檄化州通判游宏道进兵会剿，宏道知友明为义士，命率师追贼于澄迈之石碓港，时贼粮尽，死战。友明为先锋，战方酣。俄而海南番兵先遁，寇乘胜四合，友明与宏道力战，殁于阵。

有琼山县巡检周仁者，亦战歿。

陈元善，龙溪人，世以儒家。海墘逃兵作乱，贼帅以元善素行孚乡里，欲先胁之为民望。元善曰：“吾所畏者义，不畏者死。汝贼岂能久生耶！”与其妻郭氏及三子皆遇害。

又雷灿，进贤乡贾士，闽中乱，灿起兵讨贼，亦死之。

叶景仁，字天德，松溪人。至正十三年，为浦城县尹。闽中盗起，奉檄讨政和西里寨，克之。遂深入，以援不继，为贼执，断其右膊死。

子隼，闻父死，倾家资募壮士，从间道入贼境，杀贼帅，载父尸而还。事闻，授以官，不就。

同时有李铉，字伯鼎，卫县人，官郢、复二州副万户，分兵守延平。与寇战于政和泗州桥，弗克，死之。

又马哈麻，回鹘人，为政和尉，亦率乡兵拒战，被执，瞋目骂贼，贼怒，剖其腹，肠出，委地而死。

罗良，长汀人。散资募兵，捕杀漳州山寇，解福州围，功为闽将第一。又数从海道漕粟京师，赐爵晋国公，时陈有定主闽事，良贻之书曰：“足下向为参政，国之大臣，克复汀州，固其本职。燕只平章，僚长也，足下迫之；郡邑之长，朝命也，足下窜之；百司，朝廷之役也，足下臣妾之。足下所收复郡邑，得其仓库，入为家资，口言为国，心实为身耳，跬步之间，真伪甚明，不审足下将为郭子仪，抑为曹孟德耶？”有定大怒，发兵攻漳州，良迎战马岐山，败绩。进围之。良坚守旬月，城陷，死之。

又陈端孙，字伯都，福清人，武举第一。时陈有定勒兵侵州境，率众拒之，中流矢坠马，有定胁之使从，端孙曰：“我家三世事元，今从汝反邪？”有定怒，杀之，其妻孙氏，抱幼女投井死。

张进九，青田人，世业农，敦朴有至行。至正十五年，八都贼起，进九被缚，使前诱众降。进九怒呼曰：“诸君速来杀此贼。”贼加刀于颈，令如己言，卒不改，竟被杀。

赵观光，鄞人。以文学得推择为吏，署奉化州判官。寻迁昌国州。方国珍作乱，昌国孤悬海中，势甚危。守将问计，对曰：“州兵寡弱，且不谙水战。惟兰、秀二山居民悍勇善斗，素习海事，若募以厚资，示以重赏，用之擒贼无难也。”守将然其言，即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贼船猝至，众皆畏缩莫敢前，独观光部兵与之战。至晚，短兵相接，矢石交下，官军与贼不可辨，遂死之。

潘伯修，字省中，黄岩人，尝三举于乡至春官，辄不第，遂稳居教授，以著书自娱。为诗文皆寓微意，曰：“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方国珍寇海上，江浙参政朵儿只班总兵至，将尽屠边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诣军前，力争曰：“倡乱者，国珍尔！吾民无罪也。”乃得免。国珍闻之怒，遣人沉之于海。

周诚德，温州平阳人。父应燧，以浙东帅府同知致仕。至正十四年，盗起，蔓延温州境。浙东元帅檄诚德为平阳州同知，遂募义勇巢力捕贼党李师、吴第五等，境内以安。第功迁枢密判官。时方国珍从子明善据温州，屡侵平阳，诚德率兵败之于香山，又败之于徐洋，累官浙东道副都元帅。明善深畏之，乃赂遗麾下，使狙伺于内，以计诱执之。诚德大骂，不屈，明善叱左右剥其皮。诚德曰：“虽（文/韭）粉犹胜从尔活，况剥皮乎！”既死，犹屹立不仆。

有义士刘公宽，团结乡兵，代诚德复仇，明善从间道脱走。

王铨，字伯衡，安仁人。登进士，历温州守。及州限铨公服坐堂上。寇至，问曰：“何为不去？”铨曰：“方州大臣与

城存亡，去将何适！吾负国托付，死有余辜。但不可延累吾民。吾当为厉鬼以报汝。”寇欲降之，乃以言激贼怒，引颈受刃死。其女闻之，亦抱子赴水以殉。

刘良，常州万户府知事也。张士诚围常州，援兵不至，遣其子毅赍蜡书，间道抵江浙求救。未及还，而城陷，良不屈，阖门赴水死者十余人。

时武进县尹刘溶，率民兵战于葛桥南，亦阵歿。

杨椿，字子寿，平江人。素有学行。张士诚攻平江，有司籍民守陴，署椿李司马宾客，佐其军。时所募皆少年良家子，椿入募之明日，寇兵即附城，椿戎衣率所部昼夜独安一隅。既而守臣遁去，寇夺门入，椿犹持弓矢督战。遂死城下。

妻王氏披发徒跣，求于乱尸中，不得见，循河而哭，忽其尸浮于水上，因载以归，抚柩大恸三日而气绝。

李棠卿，乐平人。为无锡州仓使。时张士诚寇无锡，棠卿抱印避草泽间。士诚以仓印故，购之急，棠卿度不能脱，遣人怀印间道纳之行省。寻被执，诱以仕，不降。囚系数日，死狱中。

邹世闻，字闻达，登州黄县人，世袭管军百户，戍海宁，地濒海，灶民多鬻私盐，百禁甚重，有犯者，例与管民官共讞，管民官欲按法科灶民罪，世闻曰：“民贫故耳。”卒不问。民皆称为邹父。会张士诚陷浙西，见有从逆者，世闻每为切齿。后屏居峡石，不食石。

同时，刘受二，彭泽人，以贡授池州府推官。张士诚倡乱，受二领兵战于城西渡口，败绩。婴城固守，城陷，不屈死之。

陈谦，字子平，平江人。潜心皇极之学，尤精于《易》。尝一应乡贡，既入院门，卒有解士人衣，索挟书者，叹曰：“是岂致身之道耶！”遂趋出，不就试。兄训，为江浙行省照磨，

谒告还吴。适苗寇薄城急，俄闻城陷，训即与谦诀曰：“吾虽位卑，尝为王臣，义不可辱。弟处土耳其，宜直避。”语讫，即拔刀自刺，家人抱止之。乱兵入胁使拜，不屈，遂刃其胸，谦翼蔽之，乞以身代。众掖之门外，复求入见，其兄已殪，伏尸号恸，并见杀。悉投于河，门弟子得其尸桥下，兄弟犹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求其所著书，皆散失，犹得《周易解诂》二卷，古体诗二十四篇。

李清七，蕲水人。与弟清八，俱英迈刚果，谨守礼义。徐寿辉据蕲水为都，乡人有材识者，皆妄授官爵。清七兄弟以为耻。寿辉及门辟之，匿不出。及索致之，兄弟历陈大义，辞色俱厉，并见杀。至今耆老指其地曰：“此李清七兄弟死所也。”

林梦正，字古泉，台州太平人，以遗逸举为溧阳儒学教授。蕲、黄贼寇溧阳，获其魁张姓者，乃世职千户也。梦正叱之曰：“尔父祖世受国恩，而尔忍为逆邪！”既而寇势转盛，竟夺张去，令曰：“有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赏。”梦天匿他处，搜得之，张曰：“前日骂我者，非子邪？”曰：“然。”张曰：“降则俾尔为元帅。”梦正曰：“尔伪也，我何为降！”强之再三，终不可。缚于树。不解衣冠杀之。

夏璿，字希政，湘阴人。博学笃行，以气节自负。领乡荐，历湖广行省都事。布衣茹素以为常。至正十二年，蕲、黄兵变，屡为乱党所胁，愤懑自经。遗书勉妻子以忠节，语不及私。

普元理，其先高昌人，后徙公安。至正壬辰进士，历金江南湖北廉访司事。时所治郡邑皆陷，遂诣长沙，假分司印，征兵属郡。未几，授行省参政，兵溃，一门尽节死。

汤自愿，字伯恭，余千人。徐寿辉遣将项普略陷饶州，所至杀掠。自愿起兵御之。未几，州陷，自愿走港西，结连临川诸义士为保障。其子弟皆有膂力，每战必克，声大振，时号汤

军。集兵复州治，三日，战败，自愿遭擒，送饶州。普略欲其降。不屈死。

汪伯正，字以德，乐平人。少通《春秋》大义，尚名节，授婺源州判官。伪将项普略陷饶、信，伯正引兵自五岭，与平章三旦八兵合巢之。兵败，三旦八仅以身免。贼乘胜长驱入州，伯正力战死。

初，潘阳胡振祖独树义旗，纠乡民自保江口，三旦八授为浮梁州同知。率兵转战，遇歙寇汪童，众数万。乃营大游山，拒之，累战不利，马蹶，被擒死。

江日新，歙州人。蕲、黄贼陷郡，日新与其弟倡义举兵，选武勇者将之。相持旬日，寇益众。兄弟迭出战，力竭皆死。

同郡程择，时为武昌路学正，蕲、黄寇至，以府檄起义兵，固守。城陷，死之。

许晋，字德绍，江阴州大姓也。有武略，仲子如璋，亦英勇。蕲贼陷江阴。晋与如璋谋潜募乡人，资以饮食，俾护里閭。贼四出抄掠，则诱使深入。殪而埋之。寻闻官军驻近郊，阴遣人约为内应。会浙东宣慰元帅以兵至，晋率所募应之，与贼战城北。贼忿，兵犄其后，如璋与家僮往救，手刃数人，陷阵入，偕父战死。乡人得其尸敛葬之，表所居曰忠孝里。

刘元谟，佚其籍贯，弋阳知州。蕲寇至，力拒之，凡十九日。众皆欲降，元谟大言曰：“吾虽死，当杀此贼。”城陷，骂贼而死。

同时，玉山监县寿安、贵溪尉张良材亦死于难。

又杨居仁，开化县尹，饶兵陷县治，谓其下曰：“我守土臣，城亡与亡，义不可去。若辈宜自为计。”众皆散，居仁独衣冠坐堂上。贼至执之。大骂被杀。

又脱脱，同知萍乡州事，蕲、黄寇起。脱脱以势必蔓延，

纠集义后勤加训练，为守御之计。及贼压境，悉力拒战。贼环攻益急，城陷，死之。

张升，建阳人，少颖悟，年十二，除正字，积官江西儒学提举。陈友谅据江西，追取诸司印，升独不从，投其印于井，不食死。

有邓椿者，吉水人，临江府吏也。城陷，亦投江死。

舒泰，奉新人。至元初进士，任分宜县丞。辨冤狱，却虎患，异政累累可纪。寇起，渠帅知其为民望，欲要致之不得。后举义兵破贼，为邻境剧寇所乘，泰被执，瞋目怒骂，遂遇害。

又张远，永丰人，世以资自雄。盗起沔阳，所过剽掠。远保护乡里，以大义激励郡人，合兵御寇。谋泄，盗袭杀之。

时清江刘天佑，亦起义兵谋讨贼，及被贼执，骂贼而死。

又陈无吝，亦永丰人，素有文名，叛将慕其才，强之从己，使参军事。无吝不肯，固请之，乃曰：“相从可，乞与我纸笔。”乃大书一诗与寇，极诋之，寇怒，拔其舌，刳其腹，含糊骂不绝口而死。

黄复圭，字均端，安仁人。少博学，以诗鸣于时。后陷于贼，为诗写志，贼怒，将刃其腹。圭曰：“腹可剖，赤心不可剖。”贼引雉欲刺其心，圭曰：“心可灭，吾心之正气不可灭也。”贼寸磔之。

黄翊，字孟翔，新建人。辟掾庐陵郡。安城土豪横杀人。有司莫敢逮，翊请行。豪树栅自固，翊命拔去，恶少年数十辈哗而出，翊叱曰：“汝主自杀人，何与尔事，顾甘同灭族耶！”挺身呼而入，豪知势蹙，出求解，且诱以重赂。翊诺之，与俱来，置诸法。伪汉陷江西，将及郡，知府以下皆散走，翊独止孔子庙堂。盗获之，知为府掾，强之使奉行文书，翊曰：“我即死，其能官于贼耶！”盗怒，反接于树，历一日，意必自

悔，抽刀斫其颈。翊大骂，甚于初，贼乃杀之。

杨本岩，庐陵人，有文武材。初为白鹿书院山长，迁庐陵主簿。往捕东固盗，所向披靡。本岩欲穷其巢穴，乘势深入，死之。

子节，闻父陷，奋勇突前，贼围之数重，不得脱，亦死。

彭继凯，分宜人，欧普祥陷袁州。继凯募义旅迎战，大败之，适安福义士袁明东引兵来会，并力克复袁城。乃下令禁杀掠，修城池，缮甲兵，吊死恤孤，民赖稍安。遣人诣赣迎旧守宝童归，宝童嫉其功，令刺客杀之。城中惊扰，义士溃散。

萧同善，万安人，以安庆路经历摄县事，龙泉彭时中寇县治，同善集义士守御，城赖以存。后复来攻，同善督众力战，被执，贼胁其跪，同善曰：“我命官也，何为跪。”！贼裂其喉而死。

有彭敬叔，初为河北佥事，致仕归道，遇乱兵执之，使拜，亦不屈死。

又陈新，泰和人，初任新淦州判官。既归省，监州达正道闻其贤，使分守州之东境。时援少，食尽，坚守不去。未几，被执，解佩刀自刎。

时新淦守臣会心，亦赴水死。

冯文举，成都什邡人。初举乡试，授汉川州学正。会达鲁花赤燕寮佐，以一手称觞，文举耻之，谢病去。次年成进士，授云南儒学正提举。明玉珍攻云南，文举谓妻马氏曰：“我元进士，蒙恩厚，今天运至此，有死无二。汝光州马中丞孙女也，其从之乎？”马氏曰：“夫既义亡，妾生何益！”乃焚香北叩，相对缢于学宫。

时副提举夔理翰闻之，恍然曰：“吾其可独生乎！”亦整衣冠自经。

同时，新都人郭景杞，进士，官益源州同知，贼至，力战而死。

尚景仁，施州人。父绍荣，召集乡民守御本州。大将刘应宝奏署元帅府事。明玉珍据重庆，屡遣人招绍荣，许以民爵，不应。及遣将来攻城，绍荣败之。时副元帅覃川隆密受伪命，以城降。绍荣遁入蛮中。景仁与弟庭芳收余众，从大兵征讨有功。庭芳授夔州路总管，从攻新建，战死。景仁并领其众，守铁案城，伪丞相戴寿来攻，城陷，不屈死。

束良曾，佚其籍贯，官巩昌路总管。驻商州。闻李喜喜入蜀，慨然曰：“吾职守在此，岂可临难苟免！”遂率所部拒之。先登，陷阵而歿。

及寇焚辽阳懿州，总管吕震亦死之。

刘以忠，字恕夫，汤阴人。刘福通侵河北，以忠避地林县鹿岭山，群盗袭得之，欲推为主，拥坐盘石上，众卒罗拜于前。以忠曰：“我书生也，不能为国讨贼，反附之乎！”遂以头触石，血流满面，贼度其志终不改，刺杀之。

有扶沟进士潘炎者，贼素重其名，将辟为学士，炎叱曰：“我岂从贼者！”当贼触柱而死。

神保，北庭人，为林州达鲁花赤。刘福通兵陷林州，神保与民避守蚁尖寨。事急，怀其所授白麻投崖死。

时林州团练万户高傅，磁州人也，赴调至中途，遇盗，亦战死。

邢飞翰，霍州人。性刚介，以荐为内台御史。伯颜专政，飞翰面斥其非。参议佛家驴奸邪，复廷劾之。以不容于宰相，出为两淮盐运同知，致仕。至正末，兵乱，被执，不屈而死。

张仲仁，濠州人。读书尚气节。流寓泗州，以贾鲁召，使谕安丰，死之。子顺礼，继往谕安丰，亦死焉。世称父子完节。

同时，姜硕，乐安人，官礼部员外郎。奉诏招安陈友谅，不从，硕大骂，遇害。

张名德，淄川人，为般阳路总管。时州县丧乱过半，名德日训练其下，无少怠。尝曰：“此地稍安，以河为之障，贼兵卒不能来。今朝廷奏兵事者，多留中不省。万一贼众北渡，防御稍疏，吾辈死无地矣！尔等岁糜廩粟，当各存忠义，要使头颈吃一刀以报国。”未几，刘福通果遣将毛贵引兵攻山东，连破胶莱、益都，名德力战死。

时胶莱守臣释家讷、金书枢密院脱欢，陵川县尹张辅、台掾张祖信，皆死于毛贵之乱。

齐郁，博兴人。官山东佥事，分守益都。明兵至，诸路望风迎附，郁与宣慰副使于德文、总管胡浚、知行枢密院张俊，协力防守，食尽，众溃，并相约具公服自缢。俊妻子亦自役井中。

邓祖胜，佚其籍贯，以右丞守永州。明兵围其城，屡战屡屈，城中食尽，或劝暂投他郡以图后效，祖胜慨然曰：“吾受封疆之寄，才力谫薄，不能御难以至此。有何面目复视息人间，分当效死报国。诸君可速为计。”遂抽刀自杀。

都事赵元隆者，兴安奇士也。素尚气节。尝读书至“士为知己者死”，拊几叹曰：“烈士当如此矣！”闻永州破，祖胜自杀，乃私语同官曰：“或与邓侯同事。良荷知遇，所以不即死者，期效尺寸以报。今邓侯死矣。尚可独生乎！即引剑自决。

张士诚，乐安人。由南台御史出知婺源州事。明兵至，拒守五十余日，城陷，被执。先戮其妻，仍如刃于颈，胁之。士诚曰：“吾为国忠臣，岂爱身邪！”至死詈骂不绝。

时婺州守臣僧住、廉访使杨惠、宣城百户张文贵，亦皆自杀。

吴讷，字克敏，休宁人。少学兵法，习骑射。盗起徽州，待制郑玉荐其才，授建德路判官。明兵至，随元帅阿鲁辉退屯浙西，札溪源。巡逻至界首白际岭，战败，引刀自刎，年仅二十七。有《吴万户诗集》五卷。

同时铜陵人陶起祖，官同知，为贼所执，仗义而死。

驴儿达德，蒙古人。为云南行省右丞。镇帅达里麻兵败，梁王闻之，即同其母嘉僖可敦忽的斤等百余人乘舟趋昆明池，谓驴儿达德曰：“我宗室子，无降理。”命取药仰之死，妻子皆从之。驴儿达德既进毒于王，号恸自杀。一时从死者几二百人。

柏帖木儿，字君寿，蒙古人。居官所至，以廉能著。至正中，累迁为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

二十七年，明以骑兵出杉关，取邵武，以舟师由海道赴闽，奄至城下。柏帖木儿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楼上，慷慨谓曰：“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今城且陷，吾必死于是。若等能吾从乎？”皆泣曰：“有死而已，无他志也。”缢而死者六人。

有十岁女，度其不能自死，则给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无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压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木儿熟视之，叹曰：“父死国，母死夫，妾与女从父者也，皆当死。汝三岁儿，于义何所从乎？为宗祀计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敛金珠畀之曰：“即有缓急，可以此赎儿命。”有顷，兵入城，即自焚死。

迭里弥实，字子初，回回人，性刚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犹不仕，或问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卫年劳，授行宣政院崇教，三迁为漳州路达鲁花赤。居三年，民甚安之。时陈有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

不得有所与。明兵既取福州，兴化、泉州皆纳款，或以告近里弥实，仰天叹曰：“吾不材，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谕使者至，请出城逐之。迭里弥实从容语之曰：“尔第往，吾行出矣。”乃诣听事，具公服，北面再拜毕，引斧斫其印文，又大书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割喉中以死。既死，犹手执刀按膝坐，俨然如生时。郡民相聚哭于庭中。敛其尸，葬东门外。

时又有获独步丁者，回回人，进士，累官佾广东廉访司事，有吕复者，为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闲居，寓福州。复，以行省命，摄长乐县尹。福州既下，获独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进士，受国恩。今四十年，虽无官守，然大节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系其腰，投井死。复亦曰：“吾世食君禄，今虽摄官，若不以死报国，则无以见先人于地下。”引绳自经死。

获独步丁兄曰穆鲁丁者，官建康，曰海鲁丁者，官信州，亦皆死国难。

卷二百二十六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忠义四

伯颜	朱春	谷廷珪	买住	张凤仪	仪
子万里	熊义山	罗邦佐	曹彦可	陈道夫	梅实
吕复	堵简	囊果歹	完者都	赵资	周冕
刘公礼	罗辉	王成	游宏道	木薛飞	罗武德
王英	普颜不花	申荣	闵本	拜住	赵宏毅
恭	张正蒙	徐獠头	董啤	邓烈	朴赛因不花
张庸	段楨	郭庸	丁好礼	朱公选	孙德谦
叶兰	孙昶	伯颜子中	王翰	蔡子英	
狄琮		夏侯尚元			

伯颜，一名师圣，字宗道，哈刺鲁氏。世居开州濮阳县。伯颜生三岁，常以指画地，或三或六，若为卦者。六岁，授《孝经》《论语》即成诵。稍长，受业宋进士建安黄坦。坦曰：“此子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因命以颜为氏，且名而字之。久之，坦辞曰：“余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具在，归而求之可也。”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

史》，既毕，辞归。已而复起为江西廉访僉事。数月，以病免。及还，四方来学者至千余人。十八年，河南贼蔓延河北，伯颜言于省臣，将结乡同为什伍为自保。俄贼兵大至，伯颜乃渡漳水北行，乡人从之者数十万。至磁州，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以见贼将，诱以富贵，伯颜骂不屈，引领受刃，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四。人或破其腹，见其心数孔，曰：“古称孔圣人心有七窃，此非贤士乎！”乃覆墙而掩之。有司上其事，赠奉议大夫、僉太常礼仪院事，谥文节。太常谥议曰：“以城守论之，伯颜无城守之责而死，可与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风纪论之，伯颜无在官之责而死，可与西台御史张桓并驾。以平生之用有学，成临义不夺之节，乃古之所谓君子人者。”时以为确论。

朱春，佚其籍贯。三原尹，明兵克奉元，春谓其妻曰：“吾当以死报国。”妻曰：“君尽忠，吾岂不能尽节。”俱投崖死。

同时，谷廷珪，襄阳尹。铁木哥兵入境，官吏皆遁走，廷珪与主簿张德独不走，被执，不降，死之。

买住，韶州路同知，以廉介闻，至正间，郴贼陷乐昌，买住率义兵败贼，复乐昌、乳源诸县。寝疾，殁于军中，郡人义而祀之。

经历张凤仪率义兵追贼，兵溃，被执，不屈死。子万里，获贼酋，劈其肝食之。寻补父官，及赣贼围城，出战，被数创，骂贼而死。

熊义山，安乡人，累官至万户。倪文俊兵至，执县尹张继和，义山保黄山寨，一县归之。又二年，文俊袭陷之，逼使降，义山骂不绝口，文俊剖其腹杀之。

又，罗邦佐，石城人。平海寇，授廉州总管。子震，敦化

州总管；次子奇，曹州路同知；子奇子元，廉州路同知；一门父子兄弟皆死节。曹彦可，亳州人。妖贼起，群至彦可门，逼之写旗。彦可骂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宁死耳！肯从汝辈耶？”遇害，赐谥节愍。同时，陈道夫，怀宁人，余阙辟为怀宁尹。屡抗贼，城陷，死之。

梅实，宣城人，集庆路总管府照磨。至正中，明兵围城，乃会友人李端曰：“事急矣，当以死殉国。”城陷，合门遇害。

又，吕复，福清人，摄长乐县尹。明兵入福州，复曰：“学古世食君禄，不以死报国，无以见先人于地下。”自缢死。

又，堵简，字无傲，金坛人，善诗歌。元末为江浙行省检校官，平章庆童辟为参议，兵败，为贼所执，不屈死。囊果歹，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明玉珍据重庆，囊果歹与右丞完者都、参知政事赵资，各以兵次嘉定之大佛寺，规复重庆。玉珍使其弟明二攻之，相持半年，玉珍遣明二倍道趋成都，陷之，获囊果歹、赵资妻子，送于玉珍。囊果歹之妻谓舟人曰：“吾家三世受羊皮宣命，吾为平章夫人，今遭辱如此，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遂自沉于江。赵资妻至，玉珍待以礼。资方守凌云山，因讽妻招资降。将战，玉珍驱资妻阵前，携子呼资曰：“妾与锁儿受擒，明元帅待妾母子以礼，君宜早归，以全妾母子之命。”子亦呼父救，号泣，两军莫不堕泪，资控马弯弓，厉声曰：“痴妇，汝不死何待？汝不见平章夫人耶！”一矢殪之。复欲射其子，兵拥去获免。玉珍挥兵进战，官军大败，完者都、囊果歹、赵资皆被执，玉珍劝之降。囊果歹曰：“我元之懿亲，固无降理。一死之外，尚何言也！”资曰：“吾为参政，不能平贼，罪不容于死，敢助贼乎！惟速死为幸。”完者都惟俯首长吁而已。后皆为玉珍所杀，蜀人谓之三忠。

周冕。安时中，庐陵龙湖人。少读书，自负奇伟。由文学

起家，至连山县尹。以廉介称。贺州峒贼周满反，官兵讨之不克。曰：“周县尹来，即降。”冕往，贼罗拜迎降。历官亚中大夫、广东宣慰使。至正中。监郡纳速儿丁起冕及前松江府同知刘公福，领兵至龙湖。贼大至，阳使人纳款。冕开怀受之。遂遇害，公福亦死之。纳速儿丁立祠祀之。

又庐陵人罗辉，字明远，以字行。性侗傥好义。闻红巾贼至，即散家财，招死士为战守计。贼攻吉安，明远率敢死士三百余人，与贼战于城东。贼败走，郡城立复。明远阵歿。

王成，雷州人，素骁勇，号帽儿王。瑶贼时或侵境，成常戴一皮帽，先登陷阵，瑶贼辄奔溃。他人或戴其帽临阵，贼亦駭走。瑶贼侵雷州，元帅张不儿罕孛温率所部御之。贼间道径至城下，官军还救，成先驱，连斩数贼，大破之。恃胜，不设备，余贼发毒矢，中成而卒。军民附祀成于黑神祠。

游宏道，江西人。通判化州，为政廉而不苛。九年，海贼犯合浦，宏道出资购赏，率义兵吴川张友明等七百余，会诸郡兵，御贼于澄迈之石获港。友明等战甚力。俄而瑶兵皂水走，贼乘胜围之。宏道与主簿木薛习、同知罗武德及张友明，俱战死。

王英，字邦杰，益都人，性刚果，有大节。膂力绝人，善骑射。袭父职为莒州翼千户。父子皆用双刀，人号曰刀王。

至元二十九年，江西行枢密院檄讨南雄贼丘太老。贼突至，英力战，大破之。斩其渠帅刘把东。

元贞元年，从左丞董士选讨大山贼刘贵，擒之。

延祐二年，宁郡贼起，行省檄英率各万户军讨之。英屡战皆胜，斩获甚多。行省平章李世安遣英逐江浙平章张闾于境上。至木麻坑，擒贼蔡五九。又追贼至上虎嶂，遇贼三千余人，尽歼之。

至治元年，以大臣荐，授忠武校尉、益都淄莱万户府副万户。天历元年，授宣武将军。至顺二年，行省檄英招捕桂阳州贼张思进等二千余人。英布以威信，皆相率请降。

元统元年，授怀远大将军、同知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司事。至元三年，万安军贼吴汝期等作乱，英至，贼皆就擒。未几，李志甫起漳州，刘虎仔起潮州，诏江西行省右丞燕帖木儿讨之。时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谓僚佐曰：“非刀王行，不能平此贼。其人虽老，可以义激。”乃使迎致之。及贼平，英功居多。

至正中，毛贵陷益都，英年九十有六，乃谓其子弘曰：“吾老不能报天子，忍食异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浆不入口者数日，遂卒。毛贵闻之，使具棺衾以葬。将敛，举其尸不动。焚香祝曰：“公子弘请公归葬先茔。”祝毕，尸遂起，观者莫不惊异。山东宣慰使及宪司请恤典于朝，有曰：“不食寇粟，饿死芹泉，有夷、齐之风。”芹泉谷，英所居也。

普颜不花，字希古，蒙古氏，侗傥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国子生登右榜进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调河南行省员外郎。十一年，迁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蕲、黄贼徐寿辉来寇，普颜不花战守之功为多。十六年，除江西廉访副使。顷之，召还，授益都路达鲁花赤。迁山东廉访使，再转为中书参知政事。

十八年，诏与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同经略江南，至建宁。江西陈友谅遣邓克明来寇，平章政事阿鲁温沙等皆夜遁。国凤时分镇延平，城陷，遁去。普颜不花曰：“我承制来此，去将何之？誓与此城同存亡耳！”命筑各门瓮城，前后拒战六十四日，城卒完。明年，召还，授山东宣慰使，再转知枢密院事、行事平章，守益都。明兵压境，普颜不花力战，城陷，平章保保出降。普颜不花还告其母曰：“儿忠孝不能两全矣！有二弟

养母。”拜母，趋官舍，坐堂主。主将素闻其贤，召之再三，不往。既而缚之，普颜不花曰：“我元朝进士，官至极品，臣各为其主！”不屈死之。

先是，其妻阿鲁真，历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国恩，我亦封齐国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家人莫不叹息泣下。已而普颜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投井死。比阿鲁真欲下井，已不能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孙女皆从死。时有申荣者，山东行省平章守东昌，荣见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间，不能全忠孝者，儿也。”父曰：“何为？”荣曰：“城中兵少不敌，战则万人之命由儿而殒，但有一死报国耳。”遂自经。

闵本，字宗先，河内人。性刚正，早岁得推择为礼部令史，御史大夫不花奇本之才，辟为掾，平反冤狱有声，擢御史台照磨。累迁枢密院都事，拜监察御史，五转为吏部尚书，移刑、户二部。本素贫，且有目疾，尝上章乞谢事，不允，诏授集贤侍讲学士。明兵薄京师，本谓其妻程氏曰：“国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补报，敢爱六尺躯苟活哉！”程氏曰：“君能死忠，我尚有爱于君乎！”本乃朝服，与程氏北向再拜，大书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闵本死。”遂各缢。二女：长真真，次女女；见本死，亦皆自缢。

拜住，康里人，字闻善，累官至翰林国史院都事、太子司经。兵至，拜住谓家人曰：“吾始祖海蓝伯封河东公者，与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诸部落，吾祖引数十骑驰西北而去。太祖使人追问之，曰：‘昔者，与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灭，欲为之报仇，则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则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于远地，以没余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长中原，读书国学，可不知

大义乎？况吾上世受国厚恩，至吾又食禄。与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东，焚其书以为殉。

赵宏毅，字仁卿，真定晋州人。少好学，家贫无书，佣于巨室，昼则服役，夜则借书读之。后受经于临川吴澄。始辟翰林书写，再转为国史院编修官，调大乐署令。明兵入京城，宏毅叹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古语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报国耳。”乃与妻解氏皆自缢。

其子恭，中书管勾，与妻子诀曰：“今乘舆北奔，我父子食禄，不能效尺寸力。今父母已死，吾敢惜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尔非我徒也。”遂公服，北向再拜，亦自缢。

恭女官奴，年十七，见恭死，方泣，适邻姬来，相率出避，曰：“我未适人，避将何之？”不听，姬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岁亦须一死。”乃潜入中堂，解衣带自经。

同时，张正蒙，山阴人，官税务提领。明兵入，正蒙谓妻韩氏曰：“吾为元臣，义当死。韩氏曰：“君死忠，吾死节可也。”乃相对缢死。其女池奴，投崖死。次女越奴，日夜守父母尸侧，竟饿死。徐獠头，大兴人。兵至，妻岳氏曰：“寇来，恐被污，奈何？”獠头曰：“惟有死耳！”夫妇俱自焚。其母王氏及二子、一女，亦同死。

董嘏，字殷士，抚州金溪人。博学明经，善属文，尤长于诗。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国子助教。迁太常博士，转国子博士，升监丞，擢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二十八年，京城既破，嘏叹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国恩，为胥子师，代言禁林。今纵无我戮，何面目见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诗文传于世。

同县邓烈，字季谟。至正间寇犯金溪，率族子石，力战死。

同时，余干李弁、临州刘德余，并以起义战死。朴赛因不花，字德中，肃良谷台氏。有膂力，善骑射。由速古儿赤授利器库提点，再转为资正院判官。累迁同知枢密院事，迁翰林学士，寻擢承旨，赐虎符，兼巡军合浦全罗等处军民万户都元帅。除大司农，出为岭北行省右丞，擢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甘肃行省以孛罗帖木儿杀皇后、皇孙，遣人白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即欲署榜谕众。朴赛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轻信，况非符验公文。”卒不署。既而，果妄传，会皇太子抚军冀宁，承制拜朴赛因不花翰林学士承旨，迁集贤大学士。又为宣政院使，遂拜中书平章政事。明兵逼京师，诏朴赛因不花以元官守顺承门，其所领兵仅数百羸卒而已。乃叹息谓左右曰：“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城陷，被执，见主将，唯请速死，不少屈。主将命留营中，终不屈，乃杀之。

是时有张庸者，字存中，温州人，精太乙数。会世乱，以策干经略使李国凤，承制授庸福建省员外郎，治兵杉关。顷之。计事赴京师因进《太乙数图》。帝善之，擢秘书少监。皇太子立大抚军院，命庸团结房山，迁同佥将作院事，又除刑部尚书。诸寨既降。庸守骆驼谷，遣从事段祜请援于扩廓帖木儿，不报。庸独拒战累日。已而寨民李世杰执庸出降，以见主将。庸不屈，与祜同被杀。

郭庸，字允中，蒙古人。由国学生历西台监察御史，劾丞相脱脱弟也先帖木儿，左迁兴中府添设判官。脱脱败，召还，累擢中书参知政事。明兵入京师。异至齐化门，叱之拜，庸曰：“臣各为其主，何拜之有！”不屈死。

丁好礼，字敬可，蠡州人。精律算，辟中书省掾，授户部主事。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入为户部员外郎。拜监察御史，又迁户部郎中，升侍郎。除京畿漕运使。建议置司于通州，讲

求漕运利弊。著为成书。除户部尚书。拜参议中书省事。迁治事侍御史，出为辽阳行省左丞，未行，留为枢密副使。至正二十年，拜中书参知政事。京师大饥，值元寿节，朝廷仍依故事大燕。好礼言：“民有父子相食者，当修省以弭天灾，不宜宴会。”不听，乞谢事，以集贤大学士致仕，给全俸。扩郭帖木儿馈麦百石，不受。二十七年，复起为添设平章。寻以议论不合，谢政去。特封赵国公。明兵陷兵师，或劝好礼往谒主将，好礼叱曰：“我小吏致位极品，今老矣，所欠惟一死耳！”后数日，主将召之，不肯行。异至齐化门，抗辞不屈，遇害，年七十五。

朱公选，字克用，乐平人。累官临察御史。明兵逼京师，惠宗集三宫，议避兵北行。宦者赵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不听，夜半开门北遁。公选以疏留弗获，乃匍匐送帝出国门，归而自裁。

孙德谦，睢州人，官大同行省平章政事。大都既陷，惠宗北奔，明兵围大同。谦婴城固守，自知力不支，乃手书自决，作诗数章，词义激烈，饮药自杀。

叶兰，字楚庭，鄱阳人，官太常礼仪院奉礼。明初，周伯琦应召入金陵，兰以诗讽之。后伯琦以其名荐，兰曰：“吾世为元臣，义不可仕。”赴石桥水死。张昶，宛平人，累官户部尚书。奉使招谕明祖，为明祖所留，爱其才敏，授参知政事。昶外示款城，与杨宪、胡惟庸皆友善。自以元之旧臣，心常快快，尝语所亲曰：“吾仍思归故土也。”朝廷谓昶已死，赠官谥，录用其子。会李文忠于杭州，擒元平章丑的、长寿等至，明祖释之，遣归京师。昶阴托二人，奏密疏于惠宗，且寄书其子存仁。会昶疾，宪候之于昶卧内，得疏稿，遂奏之。明祖令都督府接问。昶书八字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乃杀昶。

伯颜子中，其先西域人。后徙江西。少好学，有司荐，不弟。行省辟授东湖书院山长。迁建宁路教授。会江西盗起，行省拜子中都事，使守赣州。子中从诸生趣赣，赣已破，子中仓卒募吏民，与贼战于城下。兵败，子中由间道走福建。汀州帅陈有定固熟子中名。授行省员外郎。子中出奇计，以有定兵复建昌。因浮海抵大都献捷。迁行省郎中，再进吏部侍郎。持节发广西何真兵，使救闽。至则何真已降明。子中坠马，折一足不死。至军中，主将义而释之。

子中遂变姓名，冠黄冠，游行江湖间，明祖数访求子中，不得，录其妻子，没掖庭。子中竟自匿不顾，曰：“吾元臣，死元固吾分，何妻子言哉！”出购鸩自随，曰：“此以志也。”未几，子中遁还江西，布政使沈元密言之明祖，遣使者赍玺书以币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大哭曰：“死晚矣，乃以诏污我。”祭祖父、师友毕，仰药死。

王翰，字用文，又名那木罕，本河西人。先世以千户镇庐州，遂为庐州人。

翰袭世职为千户，有能名。台省荐之，改除庐州路治中。又改福建路。适三魁盗起，翰造其垒，谕降之。迁同知，又迁理问。综理永福、罗源二县。泉州土官柳莽跋扈，连结旁郡，翰至，悉解散之。擢行省郎中、潮州路总管。

元亡，屏居永福山中，黄冠野服，号友石山人。有上书荐之者，闻命下，叹曰：“女岂可更适人哉！”即病，不服药，有司迫就道，引刃自绝。遗诗与友人吴海曰：“昔在潮阳我欲死，宗嗣如丝我无子，彼时我死作忠臣，覆宗绝嗣良可耻。今年辟书亲到门，丁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翰性强舒介精敏，持身刻苦，历官二十余年，家无余积。

行政以爱人为主。平居喜读书为诗。有《友石稿》行世。子称，有才名。

蔡子英，永宁人。至正中。举进士。时扩廓帖木儿略定河南，开府，辟子英参军事。累迁行省参政，犹不离丞相幕。扩廓帖木儿兵败，子英单骑入关中，遁于南山。

明有司捕得之。传诣京师。渡江，一夕脱走。变姓名为人赁舂，久之，得见捕，械送汤和。子英长揖不拜，和怒，抑使膝坐，不肯，火燎其须且尽，嫚骂自如。五英有妻流落河南，至是欲见子英，子英谬曰：“吾故鳏耳。”卒不见其妻。

至京师，明祖令置外舍，欲官之。子英上书曰：

皇帝恢复郭宏度，曲宥亡国之臣，不自死，惭负皇帝。往者，军败，漏命刃下，荆棘之息延及七载，重劳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复忤贵臣，万分不足以辱膏斧。皇帝不即下司败，使得以衣冠待罪外舍，感上恩德，死且不朽。

臣有痼疾，迷于心志，药石匪解，窃惟少本书生，奋志行伍，过辱北帅知荐，仕底七命，跃马食肉，十有五年，进不能效尺寸，陪国家之论，退不能毕命抱鼓，以愧封圉之臣。一遭板荡，靦颜失节。

皇帝既丕昭武功，践华苞宇，穷发臣向坚甲利兵，宿积陈廩，犹以为歉于志。下有司饬学校褒予死节，风示后世，岂肯令亡命俘虏，玷维新之化哉。皇帝幸哀怜臣，毋血槁街，而以投瘴海，御魑魅无人之境。臣若茹荠。

书上，明祖益异之，阴戒守者谨事子英，旦夕问起居，毋令天下谓我有杀义士名。一诳，子英大哭不止。人问之曰：“吾自念故主耳。”乃具状闻，明祖叹曰：“吾何苦一蔡子荐，令彼喋喋泉下訾我哉。”送之出塞。

狄琮，字子玉，保德州人。躯干魁梧，尚气节，读书能知

大义。裕宗在东宫，召为晋王宿卫。王开藩云南，擢奉议大夫、王府司马。府中事，咸咨之。王镇西边，转朝列大夫、内史府司马。未几，进大中大夫。琮因事纳规，知无不言。王薨，琮恸哭，呕血而卒。临卒，召子东山戒之曰：“为人臣子，惟忠孝尔！其勿违。”

东山刚正，有父风，授中书舍人，进监察御史，出为同知大都路总管。以材选授礼部郎中，进大中大夫、同佥宣徽院事。卒。

夏侯尚元，字文卿，松江华亭人。年十六，梦神人有所授，由是为文词下笔立就。

后游京师，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頫荐之，入见仁宗。英宗为皇太子，召为说书。即位，授侍仪司典簿。英宗遇弑，尚元弃官归。

及明宗南还，尚元谒于和林。明宗暴崩，尚元为武平王铁忽思不花所留。王卒，其史嘉王晃火帖木儿又留之。郯王彻彻秃闻其名，召见，厚礼之。彻彻秃严重，寡言笑，与尚元语则剧谈终日不倦。王尝谓左右：“吾得斯人，如执法御史，吾有过，彼且直言，况汝辈乎！”由是左右嫉之。尚元乃谢病归。

至元四年，彻彻秃入朝，丞相伯颜为子请婚，彻彻秃不从。伯颜怒，与知枢密院事者延不花，谋构祸反于彻彻秃。明年，使人说昌王实蓝朵儿只，告郯王谋反。时彻彻秃在和林，征下枢密院狱，鞫其家怒，无证验。十二月，伯颜矫诏杀彻彻秃于光熙门外。

明年二月，伯颜以罪免，尚元至京师上书曰：“郯王守国北门，十有九年，忠孝之心，神明所鉴，而乃诛戮其身，放逐其子孙，衔冤抱屈，上无由知。今知枢密院事脱脱大义灭亲，

殫心国事，乞遣脱脱为郯王立庙祭祭。”又上书言：“郯王统大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者，设有他志，当与之谋，岂有走千里之外，与异姓王图之，虽儿童亦知其不然。况昌王素与郯王有隙，其言岂可呼乎！”俱不报，尚元复上书，号哭阙下。执政皆叹曰：“古之义士也！”为言于上。七月，诏天下雪郯王之冤，遣使致奠，还其资产于子孙。尚元慨然曰：“吾报主事毕，可行矣。”遂归卒于家。

卷二百二十七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儒林一

赵复	砚弥坚
金履祥	卫益富
张盥	胡炳文
程直方	许谦
张枢	吕洙
薛玄	马道贯
吕溥	陈庾
潘迪	牟应龙
熊朋来	车若馆
徐之纲	胡一桂
戴良齐	熊禾
马端临	胡三省
俞琰	李简
刘德渊	薛元
宰沂	何中
董朴	荣肇

萧爽 韩择
侯均

自赵复至中原，北方学者始读朱子之书。许衡、萧爽讲学，为大师，皆诵法朱子者也。金祥履私淑于朱子之门人，许谦又受业于履祥。朱子之学，得履祥与谦而益尊，迨南北混一，衡为国子祭酒，谦虽屡聘不起，为朝廷所礼敬。承学之士，闻而兴起，《四书章句集注》及《近思录》《小学》通行于海内矣。延祐开科，遂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终元之世，莫之改易焉。是故元之儒者，服膺朱子之学，笃信谨守，言行相顾，无后世高谈性命，阳儒阴释之习，呜乎！是亦足以通六经之大义，传孔、孟之心法矣。作《儒林传》。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七年，皇太子阔出伐宋，克德安，以其民尝拒命，俘戮无遗。时杨惟中行中书省于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归。复在其中，枢与之言，奇之。复以九族俱没，不欲生，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留帐中共宿，既觉失复所在，遽驰马追之。行及水际，见复被发徒跣，仰无而号，欲投水。构晓以“布衣未仕，徒死无益。不如随吾而北，可以传圣教。”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通。复至燕，以所记程、朱诸经传注，尽录付枢，学徒从游者常百余人。

世祖在潜邸，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

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学，乃与枢谋建书院，祀周子，以二程、张、杨、游六子配食，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复作《传道图》，而以书目条列于后。别著《伊洛发挥》，标基

宗旨。又取伊尹、颜渊言行，作《希贤录》，示学者求端用力之方。

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复为人乐易而耿介，与人交尤笃分谊。元好问文名擅一时，其南归，复赠之言，以博溺心未丧本为戒，以读《易》求文王、孔子用心为勉。复家江汉之间，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

与复同时至北方者，有应城硯弥坚，字伯固，亦名儒。后居真定，刘因从之受业。以大臣荐。授真定路教授。至元十四年，超七阶，拜国子司业，赐五品服。后谢病归，卒于家。年七十八，有《郟城集》十卷。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兰溪人。其先本刘氏，后避吴越钱武肃王嫌名，更为金氏。履祥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学于黄干，得朱子之传。时宋事已不可为，履祥遂绝意进取，会襄樊之师日急，宋人坐视不救。履祥因进牵制捣虚之策，请以重兵由海道直趋燕蓟，则襄樊之师不攻自解，且备叙海舶所经，凡州县及海中岛屿，难易远近，历历可据以行。宋廷臣不能用。伯颜师入临安，得其书及图，乃命以宋库藏及图籍仪器由海道运燕京。其后，朱清、张瑄献海漕之策，所由海道，视履祥图书咫尺无异。然后人服其精识。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馆编校起之，辞弗就。

宋亡，所在盗起，履祥屏居金华山中，视世故泊如也。尤笃于分义。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为隶，不相闻者十年，履祥倾资营购，卒赎完之。后其子贵，履祥终不自言，相见劳问而已。何基、王柏之丧，履祥率其同门之士以义制服，观者始知师弟之礼。

履祥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托始战国，而周以前，则

秘书丞刘恕为外经，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二十卷，旬曰《通鉴前编》。它所著书，曰：《大学章句疏义》二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尚书表注》二卷。天历初，廉访使郑允中上其书于朝。履祥居仁山之下，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至正中，赐谥文安。

门人卫富益，崇备人。宋亡，富益日夜悲泣，设坛为文祭故相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闻者悲之。后隐居湖州金盖山，年九十六卒，门人私谥为正节先生。

张璪，字达善，其先导江人，侨寓江左。金华王柏传朱子之学，璪从而受业焉。自六经、《语》、《孟》、传注以及周、程、张、邵之微言，朱子所尝论定者，靡不潜心玩索，久而不懈，所学益宏密。

世祖至元中，行台中丞吴曼庆闻其名，延至江宁学宫，中州士大夫皆遣子弟从游，或辟私塾迎之。在真州，来学者益众。远近尊之，称曰导江先生。以大臣荐，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著《释奠仪注》。其及门知名者，夹谷之奇、杨刚中为尤显。卒。无子。有《经说》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书，以为议论正，援据博，贯穿纵横，俨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璪及郝经、吴澄皆常留仪真，作三贤祠祀焉。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笃志朱子之学，为信州局书院山长，再调兰溪州学正，不赴，卒。学者称云峰先生。著《周易本义通释》。

同县程直方，通诸经，著书甚富，与炳文俱为东南大儒。敬瑛，字文书，霸州人。隐河南缙氏山。世祖征为大名、

彰德、怀孟等路提举，不就。著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演》十卷，《律吕礼乐杂说》三十卷。以孙秉彝，赠官翰林学士、魏国公，谥文献。

又，元城人潘迪，字牖氏，博学能文，历官国子司业。著《易春秋庸学述解》、《六经发明》及《石鼓文音训攷》北方学者奉为师表。

许谦，字益之，婺州金华人。父觥，宋淳祐七年进士。谦生数岁而孤，世母陶氏日授《孝经》、《论语》。稍长，肆力于学。

年三十，始受业于金履祥之门。履祥语之曰：“吾儒之学，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圣人之道中而已，学当致其辩于分之殊，而要其归于理之一，每事每物，求夫中者而用之，道不外是矣。”又曰：“士之为学，若五味之在和。醯酱既和，则酸咸顿异。子来见我，已三日，而犹夫人也。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谦闻之惕然，居数年，尽得其传。

读《四书》、《尚书》各有《丛说》若干卷，读《诗集传》有《名物钞》，读《春秋》、《三礼》有《温故管窥》。其观史有《治忽机微》，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备其世数，总其年岁，原其兴亡，著其善恶，盖以为光卒，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以附于左氏续经之义。又有《自省编》昼之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者则不为也。

延祐初，谦居东阳，入华山讲学，随其材质，咸有成就。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曰：“此义利义所由分也。”大德中，荧惑入南斗，已而句行。谦以灾应在吴越，深忧之。是岁大祲，廉貌加瘠，或问曰：“岂食不足邪？”谦曰：“今公私匮竭，

道殓相望，吾何能独饱！”廉访使刘廷直、副使赵宏伟皆论荐于朝，郡复以遣逸应。诏乡闾大比，请为考试官。皆莫能致。至元三年卒，年六十有八。尝以白云山人自号，世称为白云先生。朝廷赐谥文懿。谦与何基、王柏及金履祥称金华四先生。江浙行中书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以奉祠事。而列于学官。其弟子著名者有张枢、薛玄、吕洙、吕溥、马道贯。

张枢，字子长，金华人，幼居外家潘氏，尽读其藏书数万卷。尤长于中学，尝为《春秋三传归一义》三十卷，《刊定三国志》六十五卷，《林下窃议》一卷，《张曲法年谱》一卷《宋季逸事》若干卷，诗文曰《敝帚编》。至正八年卒，谦之歿，命其子师事枢。至正十一年，朝廷纂修宋、辽、金三史，丞相脱脱奏擢遗逸之士四人，以两院次对之职使参笔削，仍辟枢为本府长史，枢力辞。后五年，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传，枢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召，复不就。

薛玄，字子晦，东阳人。隐居不仕。著《中庸质疑》。

马道贯，字德珍，金华人，谦没，制服尽礼如亲丧，学者称之。著《尚收疏义》六卷。自号一得叟。性恬退，非公事不入城市。

吕洙，金华人。与弟溥俱从谦学。溥著《大学疑问》。

陈庾，字子京，平阳人。金末，四方兵起，隐庐氏山中，旋署郡教授。日与弟讲习问辨，学者日众。会中书令耶律铸奏置经籍所于平阳，命庾领校讎事。世祖征至六盘山，与语，大悦。中统初，以宣慰张德辉荐，授平阳路提举学校官。其学沈潜，贯穿先行后言。其事亲，旦暮必盛服，与兄弟妇姪序拜堂下。问起居，受训教，然后退。与元好问、李献卿、李微、杨奂、麻革、杜仁杰、商挺诸人友善。太原李汾者，负才使气，与庾会相国寺，语侵庾。庾正色责之，汾沮而退，坐客大服。

一日，语兄赓曰：“吾闻财多害身。今丧乱若此，而吾稟有余粟，藏有余布，与其为他人守，孰若分诸邻里乡党乎？”兄大喜，立散之。所著书有《经史要论》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编年》二十卷，《澹轩文》三十卷。

牟应龙，字伯成，本蜀人。后徙居湖州，祖子才，仕宋，赠光禄大夫。谥清忠。父巘，为大理少卿。

应龙当以荫补京官，尽让诸从弟，而擢咸淳进士。时贾似道当国，属马廷鸾致意应龙来谒，当处以高第，应龙拒之。及对策，具言国势危急，考官不敢置上列。调光州定城尉。沿海制置司辟为掾，以疾辞。宋亡，留梦炎事世祖为吏部尚书，以书招之，许以馆职，应龙不受。起家教授溧阳州。晚以上元县主簿致仕。

诸经皆有成说，惟《五经音考》盛行于世。时人称曰隆山先生。

熊朋来，字与可，南昌人，宋咸淳进士，授宝庆府佾书判官，未及就而宋亡。隐居授徒，无志利禄。久之。从游日众。廉希宪之子恼为江西参知政事，以师礼终身称门人。刘宣为按察使，尤加礼敬。

会朝廷遣治书侍御史王构铨外选于江西，于是参政徐琰、李世安列荐朋来为闽海提举儒学官。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惟福建江西最盛，特起朋来为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诗歌，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昔学者化焉。既满考，以常格调建安县主簿，改福州判官，皆不就。自号彭蠡钓叟，又号天慵子。尝叹诗乐无传，仿朱子所得赵彦肃家十二诗谱，增二十四诗，协以律吕，俾皆可歌。每燕居，鼓瑟而歌，考槃蒹葭衡门白驹诸诗，以自乐。尝著《瑟赋》二篇，学者传诵之。

延祐初，诏以进士科举，时科举久废，有司以不称明诏为惧。行省官谕于朋来，手条程式，四方遵用之。及请为考试官，则曰：“应试者十八九及吾门，不可。”其后，江浙、湖广皆请为考官，朋来屡往应之，及廷对，其所选士居天下三分之一焉。初，朋来以《周礼》首荐乡郡，而定制，《周官》不与设科，治戴记者又鲜，朋来屡以为言，当世言礼乐者咸宗之。至治中。英宗始采用古礼，亲御袞冕祠太庙，锐意制作。翰林学士元明善以朋来荐，未及召而卒，年七十八。所著有《瑟谱》六卷，文集三十卷。

车若馆，字给臣，后更名掾，台州黄岩人。少警敏，与从兄若水同学。久之，觉胸中浩浩，发而为言，宏放无涯涘。于是，车氏之学，为一郡所崇尚。宋咸淳末，用特恩授建宁浦城县尉。宋亡，隐于马家山，卒年五十五。

若馆精于礼学，谓丧服之亲疏隆杀，深衣之续衽钩边，虽家礼之证定，注疏之援引，亦庸有所未尽，用广头在下之说，以改正深衣，辨内外正降之义，以图列服制，皆能发行儒所未及云。

徐之纲，字汉臣，济州人，少为词赋有名，久而曰：“是果为学邪？”益研究义理，以二程、朱子为根抵，治《易》、《春秋》二经。以明经选益都教授，佐省事，李璫有异志，阴练士卒，习劳苦。纲曰：“使民以时，相公不知邪！”璫默然。又曰：“周衰，战国之士知有诸侯，百不尊周。唐河北将士，知有藩镇，而不尊唐。”璫恶其言直，黜为滕县尉。中统四年卒。后璫果以反诛。有《默志》三卷，《麟台杂著》七卷。

胡一桂，字庭芒，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生而颖悟，好读书，尤精于《易》。初，饶州德兴沈贵珪受《易》于董梦程，梦程受朱子之《易》于黄干，而一桂之父方平及从贵珪。

梦程学尝著《易学启蒙通释》。一桂之学出于方平，得朱子源委之正。宋景定中，一桂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退而讲学，远近师之。号双湖先生。所著书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翼传》、《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并行于世。

戴良齐，字彦肃，台州人，精通六经奥义，谓经书虽皆完具，而《礼经》独为残阙，加以汉儒诸说抵牾者多，著《礼辨》一书，特出己见，考证独为明确。吴澄常师之，以衍其说。

熊禾，字去非，福建建阳人。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朱子之门人辅广。宋咸淳间进士，宁武州司户参军。宋亡，隐居不仕，筑云谷书院以教生徒。郡有考亭书院，大德十一年有司更新之，辟禾分教大小学于中，学者称勿轩先生。皇庆元年卒。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父延鸾，宋右丞相。时休宁曹泾深于朱子之学，端临从之游。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著《文献通考》，以补杜佑《通典》之阙，二十余年而后成书。延祐四年，遣真人王寿衍访求有道之士，至饶州路，录其书上进。诏官为镂板，以广其传，仍令端临亲赍稿本赴本路校勘。初留梦炎与廷鸾同相，及梦炎降，召致端临，欲用之，以亲老辞。后为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教授三月，谢病归，卒于家。

同时，天台胡三省，字身之，笃于史学。宋宝祐四年进士，以贾似道辟从军芜湖，言辄不用。及败，隐居不仕。著《资治通鉴音注及释文辨误》百余卷。

俞琰，字玉吾叟，平江人。宋亡，隐居著书，自号林屋山人。精于《易》。著《经传考证》、《读易须知》、《六十四卦图》、《古占法》、《卦爻象占分类》、《易图合璧连珠》等书，皆佚。惟《周易集说》附以《易图》、《易外传》，行于世。

时信都人李简，亦通《易》学，官泰安州通判，著《学易记》九卷。

刘德渊，字道济，内邱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学，能自刻厉。及游溇南王若虚门，闻思索、辨惑等说，遂饫史学，为专门之业。非义理不妄言动，一介不取于人。中统初，用中书荐，授翰林待制，以不合于时，告归。立言传后，著书数万言。又通古文奇字，士多传习之。太保刘秉忠以乡曲义，来周恤，却之。许衡每过邢州，必式闾致敬而去。至元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薛元，字微之。本华州下邳人。后徙于洛阳。元少好学，负书入华山，昼夜诵之，束枯藜，学书于石上，石为之泐。

耶律楚材闻其名，辟为应州教授，使子弟从元受学。沙门万松问曰：“孔子之教，何者为先？”元答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愧服。时用兵襄、邓，楚材荐授检察，使督河南馈饷，未几，改军储转运使。明年召还，赐银币、貂裘。杨奂为河南廉访使。辟置幕府。岁余，元谓同僚曰：“进不能行其道，栖栖于此无谓也。即自免去。”

元素与王文统有旧，文统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元见而责之曰：“士君子自有圣贤格言，此何为者！”遂绝，弗与通。

中统初，召为平阳、太原宣抚使，又除提举河南学校，俱不就。至元八年，卒。著有《道德经解》、《阴符经论说》、《适意集》、《易解》、《中庸注》、《圣贤心学编》、《皇极经世图说》。友直，龙阳州判官；友谅，翰林直学士。

与元友善者，有洛阳宰沂。王文统当国，荐沂为真定劝农使，不得已而受命，阳为不事事者，至亡其告身及金符于酒家，因自劾去官。文统败，沂竟获免。

何中，字太虚，抚州乐安人。父天声，宋咸淳进士，管主

管刑部架阁文字，与兄时齐名。文天祥建都督府，兄弟皆为幕僚。

中，少颖拔，以古学自任，程钜夫、元明善皆器遇之，与门人讲《易》、《书》、《春秋》之学。吴澄与中为中表兄弟，恒推让之，不敢置弟子列。著《易象类》二卷，《书传补遗》十卷，《通鉴纲目测海》二卷，《通书问》一卷，《叶补疑》一卷，《六书纲领》一卷，《补校六书故》三十二卷，《知非堂集》十卷，《支颐集》二卷，《蓟邱述游录》一卷。卒年六十八。

董朴，字大初，顺德人，自幼强记，比冠，幡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荐起家为陕西知法官。未几，以亲老归养。寻召为太史院主事，复辞不赴。皇庆初年，已逾八十，诏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三年，无疾而终。

朴所为学，自六经及孔、孟微言，与凡先儒所以开端阐幽者，莫不研其旨而会通之。其事亲孝，与人交，无智愚贵贱，一待以诚，或有犯之者，夷然不与校。中山王结曰：“朴之学，告诣既深，充养交至，其为人清而通和，和而介，君子人也。”所居近龙冈，学者称龙冈先生云。

荣肇，字子与，盐官州人。幼端谨，不苟言笑。既长，博通经史。服膺朱子之学，以诚意正心为学之根本。宋季，贾似道当国。应试者例自署，非假道学。肇太息曰：“君子患不力学，苟抱道自处，虽穷困，不荣于附时相以获功名乎。”遂拂衣而出。宋亡，隐居不仕。成宗即位，有荐于朝者，诏有司征之。召见，奏对称旨，帝曰：“汝宜为国子师，以表率天下。”乃补国子助教，累擢祭酒，以年老乞致仕。卒于家，年八十一。

萧爽，字惟斗，其先北海人，后徙奉元。爽性至孝，少为府史，与上官语不合，即日谢去。隐终南山下，凿土室，读书

其中三十年。一言一动，必则古人。博极群书，自三礼、六书、九数以及诸史，靡不研究。及门受业者甚众。乡人有骑马自城中暮归者，遇盗逐之，诡言：“我萧惟斗也！”盗惊愕，释去，世祖分藩在秦，辟爽与杨恭懿、韩择侍秦邸，爽以疾辞。授陕西儒学提举，不赴。宪司即其家具宴为贺，使一从史先诣爽舍。爽方汲水灌园，从史至，不知其为爽也，命饮其马，即应之不拒。及冠带迎宾，从史见爽有惧色，爽殊不为意。后累授集贤直学士、国子司业，改集贤侍读学士，皆不赴。成宗大德九年夏，诏曰：“萧惟斗山中读书，不求名利。皇祖及朕屡召不至，岂将命者非其人而不来乎？今特命使者前往，行者给安车一乘，楮币百匹，挈家偕来。倘坚不欲仕，可进嘉言一二，朕当遣人送还。”于是行省、台所在，敦遣力疾北行。会帝不豫，命宰臣以治道为问。武宗至大元年，仁宗为太子，博选名儒辅导，以右谕德召至京师。入觐东宫，书酒诰为献。寻以病，力请去职。人问其故，则曰：“在礼，东宫东面，师傅西面，此礼今可行乎？”俄除集贤学士、国子祭酒，依前右谕德，复以辞卑居尊为嫌，固辞而归。卒年七十有八。赐谥贞敏。

爽制行甚高，难进易退，论者谓元初逸民，惟爽与刘因二人。其示学者入门，必自小学始，关辅之士翕然兴起。所著有《三礼说》、《小学标题驳论》、《九州志》及《勤斋文集》，行于世。

爽乡人韩择，字从善，尤邃《三礼》学。有质问者，口讲指画，无弗贯穿。士大夫游宦过秦中，必往见择。世祖尝召赴京，以疾辞，其卒也，门人为服缌麻者百余人。

又，侯均，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早亡，独与继母居，卖菜奉养。积学四十年，群经、百氏，无不淹贯。每读书，必熟诵乃已。尝言：“书不干遍读，终于己无益。”貌严气刚，

而应接和易。用荐起为太常博士。后以上书，忤时相意，不待报即归关中。

自宋初，张载、吕大临以礼为教，至萧奭、韩择、侯均、同恕，而关学复兴。其教大旨宗程、朱，而专精《三礼》，则出其乡先正之传云。

卷二百二十八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儒林二

黄超然	陈应润	王野翁	谢仲直	钱义方
丁易东	陶元干	王申子	任士林	赵采 徐之祥
魏新之	吴霞举	邱富国	郑仪孙	董真卿 张理
程龙 程焕	吴迂	雷光霆	陈深	吴鄴 刘
整 陈宏	史蒙卿	周鼎	杨璲	夏泰亨 刘
瑾 王天与	王充耘	黄景昌	俞皋	鲁震
熊复 毛应龙	乌冲	黄泽	安熙	焦悦 同
恕 第五居仁	敖继公	邱葵	孟文龙	秦玉
吴师道 王余庆	陈普	韩性	熊良辅	陈栌
保八 曹元博	吴仪	武恪		

黄超然，字立道，天台人。幼有高志，尝游王柏门下，得闻性理之旨。尤深于《易》，以朱子本义欲再修而未及，乃参订互考，采之先儒，以尽其变，本之经义，以敛其归，作《周易通义》二十卷。又以读《易》之法，当先推卦义，以求六爻之情；情有难通，则参以象；象有难通，则参以位；位有难通，

则参以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别为《发例》三卷，《或问释蒙》各五卷。宋亡，不仕，筑西清道院居之。卒。世祖嘉其节，赐谥康敏。

同县陈应润，字泽云，父邦彦，家传《易》学。应润作《周易爻变义蕴》四卷，谓假老子之学者，创无极、太极之论，变炉火之术者，撰先天、后天之图，强指阴阳老少为之四象，而四象之说不明妄引，复姤逆顺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乃示人爻变之法，削去其图，辨正其说。自谓积三十年勤苦而成。黄溍序而行之。

王野翁，字太古，婺源州人。辟镇江路学正，弃官归。著《见易篇》，极卦画之所以然，而皆本河图、洛书自然之法象。既，即图书详论画卦作范之故，且援列御寇、子华子、乾凿度与黄庭经之辞，以证刘长民九为河图之说。复辨孔安国、刘向父子、班固、伪关氏《易》相承之误。又有《周易分注》，主于明象以考变。时尚程、朱《易》说，皆骇所闻见。吴澄方为国子司业，见而说之，所注《易纂言》，多采其说。

又上饶谢仲子直，著《易三图》十卷，以先正八卦圆图为河图九数而九位，方图为洛书十数而五位，作五位相得之图。虞集见而善之。吴兴进士钱义方，作《周易图说》，谓河图本伏羲所取，至洛出之出，在千有余年后，圣人并陈之，不过以龙龟负文而出河、洛者，共事同，圣人则之，而即理推数，二者固可相通，因并举之以见义，非谓作《易》兼取洛书也。故其说悉本河图，而不及洛书云。

丁易东，字石潭，龙阳人。宋进士，官编修。入元，累征不起。著《周易传疏》十卷。《易》上十经，古既为二卷，通孔子所传十篇，为十二卷。至费直，分彖象二传附于经后，以便学者，今乾卦是也。后人又附爻象传文于当爻之下。今坤卦

以下是也。吕微仲尝正之为十二篇，晁以道又正之为八篇，皆以为经彖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次。吕伯恭又定为经二卷、传十卷，合王肃本，朱子本义用之。吴斗南又谓，说卦三篇，汉初出于河内女子，今止存其一。又有系辞上下二篇，即所谓说卦上中篇，而今所传说卦，特下篇也。乃合彖大象各为一卷，而以小象分上下。系辞传以今系辞合说卦为说卦三篇，然彖象依本义分为二，故上下二经外，十翼之序，彖上一，象下二，象上三，象下四，文言五，说卦上六，说卦中七，说卦下八，序卦九，杂卦十。其说固似有理，但改系辞为说卦，尚有可疑。而置文言于系辞前，则不可易。易东从其序。而系辞传之名，则仍依本义，考订尤确。尝建石潭精舍，教生徒。事闻，赐额沅阳书院，授山长。

时襄阳陶元干，亦尝著《易》，世称陶《易》。

王申子，字巽卿，邳州人。寓居慈利天门山。著《大易缙说》十卷。尝见魏了翁答蒋得之及，及史学斋临汝讲义，皆祖张观物语，以九其图者，见后天八卦之象，十其书者，具《洪范》五行之数，谓晦庵不及见是书，故谓十图而九书，此读《易》者一大疑事。申子力探其原而正之。取十其图者分纬之，以画先天，九其书者错综之，以位后天，不假穿凿，可以祛疑辨惑。皇庆二年，征为南阳书院山长。卒。

任士林，字叔实，绵竹人，尝作《中易》，分为上下篇，三陈其卦所以极河洛之数，成大衍之用，体天地之撰，盛德大业，显仁藏用，一本坎离颐大小过之妙，既未济随蛊之机，并噬嗑贲困之感，屯鼎革蒙之应，推圣人通变立言之旨，最为明确。又《松乡文集》十卷。以荐授安定书院山长。

同时有潼川赵采，字德亮，著《周易折衷》卅三卷，以程、朱传义为主，附以己说，间采先儒象数变互，以相发明。

饶州徐之祥，字方塘，有《读易蠡测》，其言象数，取皇极于康节，取太极于濂溪，而诸卦之中，多详其变，又名《玩易详说》。

桐庐魏新之，著《学易蠡测》，因先儒列卦为方圆图，乃以己意成三隅图，自成一家之言。

休宁吴霞举，字默室，著《周易管见》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潜虚图》十卷，虽互有异同，皆盛行于世。

又，建安邱富国，字行可，受业朱子之门。宋亡不仕，著《周易辑解》十卷，《学易说约》五篇，《经世遗书》三卷。其徒郑仪孙，作《易图说解》、《大学中庸章句》。

董真卿，辽季真，江西鄱阳人。父鼎，字季亨，私淑朱子门人黄干，著《尚书辑录纂注》，又疏《孝经大义》、悉遵朱子刊误，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

真卿早承家学，复受业于胡一桂、熊禾。著《周易会通》十四卷。

时江西清江人张理，官福建儒学提举，著《易象图说》三卷，《大易象数钩深图》二卷，亦有时名。

程龙，字舜俞，婺源人。宋永嘉县尹。入元不仕。著《尚书毛诗二传释疑》、《礼记春秋辩证》及《弄环余说》、《补程子三说》、《易图》，并刊行当世。

同时，丰城人程焕，字时可，学者称巛山先生。著《易传宗》、《书传通》、《诗传微》各数十卷。

浮梁人吴迂，字仲迂，少从饶双峰学。人称可堂先生。汪克宽，其门人也。著《易学启蒙》、《书编大旨》、《左传义例》、《诗传众说》等书。

雷光霆，字友光，江西宁州人，家居教授。学士程钜夫、詹天游皆其徒也。著《九经集义》五十卷，《史辨》三十卷，

《诗义指南》十七卷。至元间，遣使征之，未至而卒。学者称龙光先生。

同时，平江人陈深，字子微，沈潜问学，著《读易编》、《读诗编》及《读春秋》十二卷。与人高谭遗经，孜孜不倦，为一时耆宿。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匿不出。所著诗文，名《宁极斋稿》。

吴鄞，永新人。宋末避仇徙山西，变姓名张应珍。注《周易》，宗程、朱，而不为苟同。如参天两地而倚数，鄞谓，本义天圆地方，圆者一而围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围四，四合二隅，似费拟议。盖五生数中，天数一三五，凡参地数二四，凡两，故圣人参两之以倚数。八卦之象乾坤天地，以太虚言也。震巽，天地之长男女，为雷、风，有气无形；坎离，天地之中男女，为水、火，有形无质；艮兑，天地之少男女，为山、泽，有质确定矣。附书闾里吉思尝从之质疑，刻其书于平阳路。大德八年，官秘书少监，始更今名。

刘整，字宋举，古田人。自称蒙谷遗老。教生徒百余人。少从合沙郑少祿学《易传六十四卦图说》及《春秋元经》，著《易纂图》一卷，甫就而卒。

同邑有陈宏者，元初徙华亭，官同知吴江州事。著《易童子问》、《易象发挥》各一卷。

史蒙卿，明州人，宋咸淳进士。志行高卓。时四明之学，悉祖陆氏，而宗杨、袁，及沈焕、舒璘继起，复主其说。能表章朱子之学者，自蒙卿始。初教授江阴，著《小学紺珠》，以淑后进。其文曰《静清集》。

周鼎，字仲恒，庐陵人。早从湓溪郭正表游，六经有所疑滞，纵横叩击，多超特之见。谓：“诗分正变，固肇于汉儒，

然正中有变，变中有正，其体制音节，夔然不侔，策书紊乱，了然可见，必各从其类，然后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诗虽非盛时之作，其人既贤，其词独为近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劝惩之义，庶几有托。”鼎于六经，皆有论著，独《诗经辨正》为完书。

杨璲，字元度，余姚州人。服膺朱子之学，著《诗传名物类考》。御史姚黻上于朝。历宁海、缙云学正，卒。

同郡夏泰亨，字步通。九岁能文。官翰林编修。著《诗经音考》、《矩轩集》。

又，安城人刘瑾，字公瑾。博通经史。著《诗传通释》二十卷，采录各经传及诸儒所发要义，最为详博，其书盛行于世。

王天与，字立大，江西吉安人。研精覃思，著《尚书纂传》四十六卷，十五年而后成书，虽心薄蔡沈，然亦间择其说。

后，江西人王充耘，元统中进士，著《读书管见》二卷，考订蔡传，尤为精核焉。

黄景昌，字明远，浦江人。通《尚书》、《春秋》之旨，尝言自公、谷口说相传，至汉然后著之竹帛，故经有脱，编有错简，学者上畏寺经，下避贤传，讹舛诬漏，莫之敢较。其《春秋公谷举传》论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凛凛不可屈。后得巴州阳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时，不改月。景昌明其不然，作《周正如传考》三卷，谓周改月并改时，《左传》去夫子时近，当如《传》所云也。

俞皋，字心远，新安人，幼师宋进士赵良钧，得《春秋》大旨。自晋杜氏注《左传》，始有凡例之说，取经之事同、辞同者，计其数，凡若干，而不考其义，唐陆氏学于啖、赵，作纂例一书，虽分晰详备，亦未尝以义言之。逮程子为传，始分别义例。皋一遵程说，以义同、事同、辞同者定为例十六条，

其有义不同而不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则分见各事之下，名《春秋断义》。又，鲁震，字樵南，庐陵人。时设科以《春秋》胡传与三传并用，学者困于繙阅，未有能合为一书者。震次第集之。始左氏，次公，次谷，次胡氏，而取止斋陈氏说，附于后。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别为类编，以附于卷后，名《春秋五传》，与皋书俱有便于学者。

熊复，字庶可，南昌人。以五经教授乡里，学者称西雨先生。著《春秋会传》，吴澄见而称之，跋其后曰：“邵子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故《春秋》书实事，而善恶形乎其中。世之学者，率谓圣人有意褒贬，三传去圣人未远，已失经意，况后之注释者乎！唐儒惟啖、赵二家独究圣人之旨，宋清江刘原父其次也。熊君所辑《会传》，合之诸家注释，未有能精择审取如此者。”

同县毛应龙，字介石。大德间，为澧州教授。著《周礼集传》二十四卷，《周官或问》五卷，总诸儒训释，而断以己意，其学亚于复云。

乌冲，大宁路川州人。

祖塔塔儿台，太祖伐金，率军民诣河北迎降，赐名侈稔虎。从太师国王南伐，累官龙卫上将军、易州崇宁军节度使、行川州元帅府事。

父禔，袭父职，充北京路总管，佩虎会，累官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

冲明经励行。初从容城刘因受业，冠服车骑甚都改贖见师，三日不返。诸生皆曰：“是岂真实为学者。”翼日，冲服儒服，执经趋席，举动如寒士。诸生啧啧称叹，因亦奇之。冲为学清苦，昼诵夜思，至寝忘食。居丧三年，不久于内家，日落日宴不食，意泊如也。真定安熙，欲从因学，不果，冲尽以所得告

之，熙卒为名儒。卒，赠秘书省秘书郎。

黄泽，字楚望，本长安人。唐末，其远祖舒艺如知资州内江县，子孙遂为资州人。父仪可，累举不第，从兄骥子官九江，蜀不成能归，因家焉。

泽生有异质，慨然以明经学道为志。好为苦思，屡以成疾，疾止，复思久之，如有所见，作《颜渊仰高钻坚论》。蜀人治经，必行古注疏。泽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

大德中，江西行省闻其名，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使食其禄以施教。又改洪州东湖书院山长，受学者益众。始，泽尝梦见夫子，以为适然。既而，屡梦见之。最后，乃梦夫子手授所校六经，字画如新。由是深有感发，始悟近解经多徇旧说，为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极言圣人德容之盛，上达于文王、周公。秩满，即归，闭门授徒以养亲，不复言仕。

尝以为去圣久远，经籍残阙，传注家率多傅会，近世儒者又名以才识求之，故议论虽多，而经旨愈晦，必积诚研精，有所悟入，然后可以窥见圣人之本真。乃揭六经中疑义千有余条，以示学者。既乃尽悟失传之旨，自言每于幽闲寂寞，颠沛流离、疾病无聊之际得之。及其父也，则豁然无不贯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万化之原，载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发蒙，如示诸掌然。后由伏羲、神农、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间，而目击其事者。于是，《易》、《春秋》传注之失，《诗》、《书》未决之疑，《周礼》非圣人书之谤，凡数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释，各就条理。故于《易》，以明象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为主，而其机括则尽在十翼。作《十翼举要》、《忘象辩》、《象略》、《辩同论》。于《春秋》，以明书法为，其大要则在考

核三传，以求向上之功，而脉络尽在《左传》，作《三传义例考》、《笔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辩》、《诸侯娶女立子通义》、《鲁隐公不书即位考》、《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辩》，以明古今礼俗不同，见虚辞说经之无益。

尝言：“学者必悟经旨废失之由，然后圣人之本意见，若《易象》与《春秋》书法废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则可触机而悟矣。”又惧学者得于创闻，不复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发。作《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于礼学，则谓郑氏深而未完，王肃明而实浅，作《礼经复古正言》。如王肃混郊丘、废五天帝、并昆仑、神州为一；赵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庙之主；胡宏家学不信《周礼》，以社为祭地之类；皆引经以证其非。其辩释诸经要旨，则有《六经补注》，诋排百家异义，则取杜牧不当而言之义，作《翼经罪言》。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

吴澄尝观其书，以来平生所见明经之士，未有能及之者，谓人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泽雅自慎重，未尝轻与人言。李洞使过九江，请北面称弟子，受一经，且将经纪其家。泽谢曰：“以君子之才，何经不可明，然亦不过笔授其义而已。若余，则于艰苦之余，乃能有见。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叹息而去。或问泽：“自闕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泽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子以为区区人力所致耶。”

泽家窳贫，且年老，不复能教授。岁大祲，家人采木实草根以疗饥，宴然不动其意，惟以圣人之心不明，而经学失传，若己有罪有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有学行。熙既承家学，及闻保定

刘因而向慕之。所居相距数百里，将造其门，而因已歿，乃从因门人乌冲录其遗书而还。建祠堂以奉四世，冠昏丧祭，一遵文公礼书。其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弟子去来，常至百人。出入闾巷，带规佩矩，望而知为安氏弟子。

家居教授垂数十年，四方来者多所成就。既歿，乡人立祠于藁城之西。其门人苏天爵辑其遗文为《默庵集》十卷，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见刘氏，廓之以高明，厉之以奋发，则刘氏之学当益昌大于时”云。

同郡焦说，字子和，与熙讲说六经之旨，授真定学官，学者称兑斋先生。

同恕，字宽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迁陕西，遂为奉元人。祖升、父继先，俱有学笔。廉希宪宣抚陕西，辟掌库钥。家世业儒，同居二百口，无间言。

至元间，朝廷始分六部，选名士为吏属，关陕以恕贡礼曹，辞不行。仁宗践阼，即其家拜国子司业，使三召，不起。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延，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以恕领教事。延祐六年，以左赞善召，入见东宫，赐酒慰问。继而献书，历陈古谊，尽开悟涵养之道。明年春，英宗继统，以疾归。致和元年，拜集贤侍读学士，以老疾辞。

恕之学，长于礼，平居盛暑，未尝不冠带，居父丧，哀毁几丧明，祭必如事。生扁所居曰榘庵。与人交，虽外无适莫，而中有绳尺。家无儋石之储，而聚书万卷。时萧爽居南山下，亦以道高当世，入城府，必主恕。家恕自京还，家居十三年，海内并称萧、同。后，至顺二年卒，年七十有八。赠翰林直学士。封京兆郡侯，谥文贞。其所著曰《榘庵集》，二十卷。

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师萧爽，弱冠从恕受学。博通经史。躬率子弟力农，而学徒满门。尝行田间，遇有窃其桑者，

自引避之。邻人借骡而死，偿其直，不取，曰：“物之数也，何以偿为？”乡里高其行谊，率多化服，称曰静安先生。

敖继公，字君善，福州长乐人。后寓平江，筑一小楼，坐卧其中，日从事于经史。赵孟頫，其弟子也。初为定成尉，以父任当得京官，让于弟，寻擢进士，对策忤时相，遂不仕。著《仪集说》十三卷。大备中，以高克恭荐，授信州教授，未仕而卒。

又，同安人邱葵，字吉甫，著《易解义》、《书直解》、《诗口义》、《春秋通义》、《周礼补亡》等书。泰定中，马祖常荐之，未及用而卒。

同时钱塘人孟文龙，字震翁，宋浙东提举。宋亡，平章史弼等荐起之，以死辞，不出户庭三十年。著《周易大全》二卷。

盐城人秦玉，字德卿，通五经，尤邃于诗，门人私谥孝友先生。

吴师道，字正传，婺州兰溪人。弱冠，读宋儒真德秀书，幡然有志于为己之学，又受业于同郡许谦。登至治元年进士，授高邮县丞。明达文法，吏不敢欺。再调宁国路录事。会岁大旱，饥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万人，师道劝富民捐粟三万七千六百石，又言于部使者，请官粟四万石、钞三万八千四百锭，振之，饥民赖以存活，迁池州建德县尹。郡学有田七百余亩，为豪民所占。师道按其图籍，悉归于学。建德素少茶，而榷税重，言于所司，减榷额，民以不病。中书左丞吕思诚、侍御史孔思立，荐为国子助教，寻迁博士。六馆诸生，人人自以为得师。以礼部郎中致仕，卒于家。所著有《易诗书杂说》、《春秋胡传附辨》、《战国策校注》、《敬乡录》及文集二十卷。同郡有王余庆，字叔善，官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以儒学名重当世。

陈普，字尚德，宁德人。其学以四书、五经为本，三辟福

州路教授，不起。著《四书句解钤键》、《学庸指要》、《孟子纂图》、《周易解注》、《尚书补微》，凡数百卷。尊闻绍言，屹然为朱子嫡派，隐居石堂山，学者称石堂先生。

韩性，字明善，绍兴人。宋魏忠献王琦八世孙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胃，扈从南渡，家于越。

性七岁读书，日记万言。九岁通《小戴礼》，作大义，文意苍古，老生宿学皆称异焉。及长，博综群籍。文辞博达俊伟，自成一家言。

延祐初，以科举取士，学者多请其程式。性告以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俾从事根柢，以应有司之求。

性出无舆马仆御，所过，负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稚厮役，咸称之曰“韩先生”云。宪府尝举为教官。不赴。暮年愈自韬晦。

天历中，赵世延以名上闻。后十年，门人李齐为南台监察御史，力举其行义，而性已卒。南台御史中丞月鲁不花，尝学于性，为请于朝，易谥庄节先生。其所著《礼记说》四卷，《诗音释》一卷，《书辨疑》一卷，郡志、文集十二集。

熊良辅，字任重，江西南昌人。延祐中乡贡。早师同县熊凯。学《易》，复得进贤龚焕之《易》学。先是，朱子本义，一遵吕祖谦所订古文，以六十四卦象爻之辞为上下经，而孔子所释象象文言及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翼。良辅著《周易本义集成》仍旧本上下经二卷，谓之集成，十翼十卷，谓之附录，其所采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其书盛行于世。

陈栎，字寿翁，新安人。其学以朱子为师，自称东阜老人。延祐中，贡于乡，因病固辞。年八十三卒。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崇仁呈澄尝称栎有功于朱子，凡来受业者，澄皆谢之，使受学于栎焉。

保八，字公孟，蒙古人。少好学，为黄州路总管。精《易》理，著《易源奥义》一卷，《周易原旨》六卷。仁宗在东宫，保八进笺曰：“自龙图之画既出，而象数之学肇开，至六十四卦以成书，为百千万年之明鉴。羲、文、孔子发先天之妙，京、费、王弼广后世之传。岂但求语下之筌蹄，又当参胸中之关键。凡蠡测管窥，以探精义，皆铢积月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其秘？不揆浅肤之素学，冒干投进于青宫，冀虎闯齿胄之间，特加披阅。在鹤禁延儒之顷，更赐表章。”太子嘉纳焉。

曹元博，以字行，上海人。著《左传序事本末》，杨维桢序其书曰：“左丘明受经仲尼，故作《春秋传》为圣经之案。后之传左氏者，有铎椒，作钞撮八卷，虞卿作钞撮九卷，惜其文无传。汉张苍、贾谊，复传左氏，河间王进于武帝。至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而存之，始立《左氏春秋》。逮晋杜预复表章之，而传有注释。后世言《春秋》者，舍左氏无以为统绪。故止斋陈氏谓，著其所不书，以见经之所书者，皆左氏功。此章指所由作也。元博既按经以证传，复索传以合经，为《左氏序事本末》，可谓采搜之精，而权衡之审矣。”其为维桢推重如此。

同时金溪人吴仪，字明善，其学以六经为归，晚尤专心《春秋》，谓圣人之经一，而家异传，大道榛塞。职此之由，乃著三书：曰《裨传》，曰《类编》曰《五传辨》，辞义严密。每抚卷叹曰：“此书，吾积学所致，后有杨子云，其将好之矣。”仪绝意仕进，以寿卒。

武恪，字伯威，宣德人。吴澄为江西儒学提举，荐入国学。

明宗在潜邸，选为说书秀才，及出镇云南，而恪从行。明宗至陕西，欲起兵，恪谏曰：“太子南行，于国为君命，于家为叔父命，何可违也？若向京师发一矢，史官必书太子反，不

可悔矣！”左右恶其言，遣之归。

隐居教授。文宗知其名，除秘书典簿。秩满，丁忧。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尹，皆不就。至正间，泰不花举为沁水县尹。亦不赴。近臣又荐为授经郎，恪阳为疾病，不与人接。或问：“先生之学，何以为本？”恪曰：“以敬为本。”著有《水云集》。卒于家。

卷二百二十九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儒林三

刘庄孙 刘彭寿 林起宗 戚崇增 程端礼
 端学 倪渊 陈澹 师凯 刘友益 冯翼翁
 彭丝 宇文公谅 史季敷 赵有桂 闻人梦吉 陈
 刚 陈樵 牟楷 程时登 程复心 史伯璿
 詹道传 黄景星 曾贯 周仁荣 仔肩 孟梦
 恂 钟律 黄清老 单庚金 俞汉 朱公迂
 朱隐老 刘霖 陈谟 周闻孙 邵光祖 俞燮元
 赵汭 江克宽

刘庄孙，字正仲，天台人。在大学五年，不获释褐，以诸生卒。喜著书。《尚书》有古文、今文，陈振孙掇拾援据，确然明白，言传心者犹依违不敢置论。庄孙愤然曰：“吾不能接响相附和，各为论者，不没其实。”著《书传》上下篇，二十卷。又著《易志》十卷，《诗传音指补》二十卷，《周官集传》二十卷，《春秋本义》二十卷，诗文集曰《芳润稿》，共五十卷，《和陶诗》一卷。

刘彭寿，眉州人。

父渊，经术深邃，事母以孝闻。著有《读易记》、《易学须知》、《春秋例义》、《春秋续传记》、《左氏记事本末》等书。用荐为永州路学正，卒。

彭寿有俊才，延祐三年进士，授桂阳路平阳县丞，转岳州路行用库使，擢建德路淳安县尹。每月朔日，辄幅巾深衣，升座讲书，淳安士庶听讲无惰容。卒年六十四。

彭寿教学者，必以经术为本。为文，先义理，而后词章。著有《四书提要》、《春秋泽存》《春秋正经句释》。

林起宗，字伯始，顺备内邱人。初，四方传布程、朱遗言，起宗诵之知敬。时刘因以风节、学问著名当世，起宗欲从游，而无以为介。提簪负笈斋沐，立于其门者三日，因嘉其志，受而教之。起宗明于讲说，深思力行，极其至而后已。久之，以家贫思省其亲，因授以治家之法。

归而行之，事亲温清定省，皆有礼节。亲丧，庐墓三年，隐居教授，率其徒立为程限，以验日进之功。其言曰：“学当以圣贤为准，是非得失了然，常在目前，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循序渐进，至于日至之时，有不期而然者矣。”起宗仪容奇伟，晨起正襟危坐，虽造次必依礼法。乡人有一不善，惟恐为其所知，其为人所敬畏如此。

晚号鲁庵。尝作《志学指南图》，以为学道之标准，《心学渊源图》，以为入圣之极功，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诸图》《考经图解》、《小学题辞发明》、《鲁庵家说》共数十卷。

至大间，王结官顺德，荐于朝。苏天爵荐知名之士十余人，起宗与焉。后至元三年卒。年七十有六。

戚崇增，字仲咸，金华人。少好学，能为诗、古文辞。年二十七，始尽弃其学，从同县许谦游。著有《春秋学讲》一卷，

《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书仪对》二卷，《复古编》一卷，《昭穆图》一卷，《历代指掌图》一卷。以经籍之文传写讹舛，乃考许慎《说文》，参以近代诸儒之所订，用古文写《易》、《书》、《诗》、《仪礼》、《春秋》、《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将献于有司，未及上而卒。

程端礼，字敬叔，庆元鄞县人。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氏之学，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传朱子之绪论。用举者，授广德建平县、池州建德县两县儒学教谕。又为建康路江东书院山长。文宗在潜邸，遣近侍子弟来学，赐以金币，甚加礼敬。后迁铅山州儒学教授，秩满，以将仕郎、台州儒学教授致仕。至正五年卒，年七十五。

初，铅山牲湖书院旁有道观，一日，端礼过其处，有驴跑隙地发之，得石碣十余，刻群贤像。因作群贤堂以祀之。所著有《进学规程》，国子监颁其书于郡县，以为学者法。

弟端学，字时叔，通《春秋》。至治元年进士，授仙居县丞。寻改国子助教，迁国子博士，命未下而卒。

端礼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端学刚严方正，人皆敬惮之。当时以比河南两程子云。

端学有《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

倪渊，字仲深，湖州乌程人。从斡继公受《易》及《三礼》之学。高克恭为行省左右司郎中，深器之，谓渊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迁行台侍御史，以斡继公、邓文原、陈康祖、姚式与渊，并荐于朝。授杭州路儒学教授。先是，庙学释奠多用俗乐，渊得宋太常乐工二人，使以雅乐教诸生习之。国子监闻其事，因召两乐工为国子乐师。太学备金石之乐，实自渊倡之。

秩满，调湖州路儒学教授，渊用胡青旧法，葺经义、治理两斋，又创仁智轩为游息之地。其后学者为渊立生祠，渊自往撤之。

迁太平路当涂县主簿，有能名。江东廉访副使元永贞按部还，谓廉访使王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两路，廉能之吏，惟一当涂主簿而已。”未几，以年垂七十，授承务郎、杭州路富阳县尹致仕。卒，有《易说》二十卷，《图说》、《序例》各一卷。

陈澹，字可大，江西都昌人。父大猷，宋开庆二年进士，官通直郎、黄州军判官，师事双峰饶氏，以礼名家。

澹承其家学，会萃演绎，而附以己见，著《礼记集说》三十卷。隐居不仕，郡守延为白鹿洞山长，卒。金溪危素尝以《集说》与陈栎《礼记集解》质于吴澄，澄复书曰：“二陈君可谓善读书者，其说礼无可疵矣。”

子师凯，于易象、乐律多所撰述，能世其家学。

至或问泽：“自闕如此，宁无不传之惧。”泽曰：“圣经兴废，上关天运，子以为区区人力天文、地志、律历、象数之学，无不研究。宋亡，兄弟遇乱皆死，友益绝而复苏。饥困著书，不与世接，以为圣人之志，莫大于《春秋》，继《春秋》之迹，莫尚于《通鉴纲要》。凡司马氏宜书而未书者，朱子书之；宜正用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于天下后世，乃著《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历三十年而后成。至顺三年卒，年八十五。

同县冯翼翁，字子羽，著《春秋集解大义》、《性理群书》、《通鉴小录正统》、《五德类编》、《文章旨要》、《五子旨要》、《礼考正》、《古正伪》等书。

彭丝，字曾叔，著《庖易》、《春秋辨疑》，《礼记集说》、

四十九卷，《黄钟律说》八篇。俱为名儒。

宇文公谅，字子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湖州。公谅弱冠有操行，嘉兴富民延为子弟师。夜将半，有叩门者，问之，乃一妇人，公谅叱去。翼日即辞归。

至顺四年，登进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改同知余姚州事。省檄察实松江海淤田，公谅以潮汐不常，后必遗患，请一概免科，省臣从之。除国子助教，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改金岭南廉访司事，以疾请老。

公谅平居，虽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尝挟手记一册，昼有所为，夜必书之，其不可书即不敢为。门人私谥曰纯节先生。

史季敷，以字行，明州人。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传之者戴氏也。郑康成为之注。或曰卢辩注，谓为郑氏者非也。山阴傅崧卿，加以训释，多所补正。朱子集《仪礼》，尊信《小正》而用之，其论益定。季敷参考同异，作《夏小正经传考》三卷，参以傅氏本，及采《仪礼》集解，附以释音，复取先儒解经所引《小正》语，及事相附近者，缀于传文下，脱衍者列叙于后，尤称详密。

时括苍赵有桂，字诜仲，有《夏小正集解》，盖取诸家说而更之解者。

闻人梦吉，字应之，金华人。父诜，老游王柏之门。梦吉受学家庭，父子自相师友，手抄七经传疏，深究义理，闭户逾十年，悉通奥旨，乃开门讲学。泰定间，贡授泉州教谕。平生信道既笃，涵养益纯，识与不识，莫不称为有道君子。门人谥曰凝熙先生。

陈刚，字公潜，温州平阳人。受业胡长孺之门，昼夜研索，通《易》、《诗》、《书》三经旨要，著《五经问难》、《四书通辨》、《述历代正闰图》、《说浑天仪》、《说历代官制》、《说禹贡洪范》。

手抄后，两目盲，人有求其文者，独能口授。雅正高古，人称潜先生。

陈樵，字君采，陈阳人。父取青，从乡先生石一鳌游，与闻朱子之学。樵承空传，继受《易》、《诗》、《书》、《春秋》于程直方，精思四十年，恍然有得。著《易象数解新说》、《洪范传经解》、《四书本旨》、《孝经新说》、《鹿皮子集》。樵常制鹿皮为衣，种药閭谷中，自称鹿皮子，故以名其集云。

牟楷，字仲裴，黄岩人，刻志诚正之学，论文务以性命为先，词华为后。有《九书辨疑》、《致中和议河图洛书》、《说春秋建正》、《辨深衣刊误定武成错简》、《管仲子纠辨》、《桐叶封弟辨》、《四书疑义篇》。门人名其书为《理窟》，尊之曰静正先生。

程时登，字登庸，乐平人。时德兴董铢，得朱子之学，传其乡里。有程正则者，私淑之。时登从之游，深彻性命奥义。著《大学本末图说》、《中庸中和说》集朱子之论述问答之语，审示发已发之几，而探索性情体用之极。《太极图》、《通书》、《西铭》，则错综为之互解。又有《周易启蒙辑录》、《律吕新书赘述》、《臣鉴图》、《文章原委》等书。

时婺源程复心，字子见，自幼潜心理学，会辅氏、黄氏之说，折衷成章，名《四书章图总要》二十二卷，皇庆二年，江浙省臣上其书，优诏擢用，辞不出。

史伯璿，字文玠，平阳人。幼强记，精究四书，深得朱子本意。时饶氏辑讲许氏《聚说》胡氏《通旨》、陈氏《发明》，有与朱子背驰者，伯璿著《四书管窥》五卷，多所辨正。

临川詹道传，亦言四书之旨，晦蚀于训诂，幸朱传出，而大义晓然。读者未易窥测，乃用许衡所定句读，著《四书纂笺》二十六卷，行于世。

又余姚黄景星著《四书集说启蒙》，发明朱子之学，尤多心得。

泰和曾贯，字传道，笃志圣贤之学，倜傥有大志。至正中，为绍兴路照磨，御龙泉贼，战歿。著有《四书类辨》、《周易变通》、《学庸标旨》诸书。

周仁荣，字本心，台州临海人。父敬孙，宋太学生。从金华王柏讲学于上蔡书院，与同郡杨珣、陈天瑞、车若水、黄超然、朱致中、薛松年等同门。尝著《易象占》、《尚书补遗》、《春秋类例》。

仁荣承其家学，又师珣、天瑞，治《易》、《礼》、《春秋》。用荐者，署美化书院山长。地在处州万山中，人鲜知学，仁荣举行乡饮酒礼，士俗为变。后辟江浙行省掾史，省臣皆呼以先生。泰定初，召拜国子博士。迁翰林修撰。卒。

弟子多知名士，以泰不花为最著。仁荣居台州，筑一室，甫落成，有友人杨公道舆疾至门，曰：“愿假君新宅以死。”仁荣让正寝居之，未几，杨死，有遗财。杨之弟诣仁，求分之，仁荣不许。对众封籍所贮物，遣人至平阳，呼其子至，悉与之。其笃于亲故如此。

仁荣弟他户，字本道，以《春秋》登延祐五年进士第，终惠州路总管府判官，亦以文学名。

同郡孟梦恂，字长文，黄岩人。与仁同师杨珣、陈天瑞。以荐，署本郡学录。至正十三年，授常州路宜兴县判官，未受命而卒，赐谥曰康靖先生。所著有《性理本旨》、《四书辨疑》、《汉唐会要》、《七正疑解》及《笔海杂录》五十卷。

钟律，字伯纪，开封人。元末乡贡士，不应辟召，肆力经学。元末治《春秋》者，多泥于胡传褒贬之说，其能脱去积习，一以经文为正者，于笔削精义，又往往失之律。采诸家精义，

载各条之下，而间附己意，名《春秋案断补遗》，盖取程子传为案，而经为断者，一时称为通儒。

又，黄清老，字子肃，邵武人，累官湖广等处儒学提举，著《春秋经旨》、《四书一贯》，学者号为樵水先生。

剡溪人单庚金，字君范，隐居三十年，著《春秋传说集略》十二卷。

诸暨人俞汉，字仲云，著《春秋传》三十卷，辟儒学官，不就，卒。

朱公迁，字克升，饶州鄱阳人。肆力圣贤之学，以正心诚意为入德之门。至正七年，以遗逸征至京师，授翰林直学士，劝帝：“亲贤远佞、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不然，恐忧在旦夕。”执正恶其切直，不能用，出为处州学正。著《朱子诗传疏义》廿卷，《四书通旨》六卷。

朱隐老，字子方，丰城人。受业于同郡桂庄、涂应、雷远，承朱子遗绪。隐居荷山，精《易》理，及邵子《先天》、横渠《正蒙》诸书。谓：“先天之学，心学也。其图皆从中起。邵子探是图，著《皇极经世》，性命物理之说，重明于世。”学者畏其难，弃而弗讲。乃作《》经世书说。张子《正蒙》，实与《太极图》、《通书》、《西铭》并传，而未有为之注者，乃作《正蒙书说》。《礼经》残缺已久，朱子虽定为《仪礼经传》，而其辑录，皆出门子，予夺多有未当，乃作《礼说》。《易》之论，精深广大，非近世儒者所知，乃作《易说》。学者称灞峰先生。

同时，刘霖，字雨苍，安福人，博通五经。元季，避地泰和，学者尊师之。性耿介，不随世俯仰。著有《太极图解》、《易本义》、《童子说》、《四书纂释》、《杜诗类注》诸书。

又，泰和陈谟，号心吾，其学亦为乡人所宗，著《书经会

通》、《诗经演疏》二书，及《海桑集》。

周闻孙，字以立，吉水人。由乡贡荐入史馆，修宋、辽、金三史，同事多辽、金故臣后，不肯以正统予宋，闻孙疏争之，不报，弃职归。著《尚书一览》《河图洛书序说》、《诗学舟楫》诸书。

同时，俞元燮，字邦亮，其先自建宁徙长洲。通蔡氏《书传》，博采群说，著《尚书集传》十卷。

又，邵光祖，字宏道，亦长洲人，博通好古，研精经传，穷六书之旨。张士诚辟为湖州学正，不赴。著《尚书集说》俱行于世。

赵汭，字子常，体宁人。姿稟卓绝。幼读朱子四书，多所疑难，乃尽取朱子书读之。闻九江黄泽有学行，往从之游，得六经疑义千余事以归。复往，留二年，得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春秋》之学。又从学于临川虞集，闻吴澄之绪论。著《春秋集传》十五卷、《左氏补注》十卷、《春秋师说》三卷，发明师说，度越唐宁诸家。学者称东山先生。卒年五十一。

汪克宽，字德一，祁门人，祖华，为饶鲁门人，传黄勉斋之学。

克宽十岁，其父授以《双峰问答》，辄有悟。后从浮梁吴仲迂受业。泰定中，应进士举，以策对伉直，见黜。乃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著《春秋经传附录纂疏》、《程朱传义音考》、《诗集传音义会通》、《礼经补逸》、《纲目凡例考异》，又《环谷集》八卷。元末，为朱子之学者，以克宽为大师。明初，聘修《元史》，欲官之，固辞不受。卒年六十九。

卷二百三十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文苑上

杨	兔	员	择
陆文圭		梁	益
刘辰翁		黄	圭
罗志仁周		密	
卢	挚	戴表元	
陈	孚	冯子振	
洪希文		龚	璠
宋	无	白	珽
刘应龟		元	淮
袁	易	泰	
鲜于枢		郑滁孙	
陶	孙	姚应凤	
谢	晖	吾邱衍	
仇	远	杨	载
杨刚中		李	桓
刘	诜	龙仁夫	

刘岳申	陈	旅	
程	文	陈绎曾	
李	洞	王景贤	
范	棹	柳	贯
李孝光		朱文震	
周	驰	朱德润	
顾	辉	马	莹
黄叔英		吴福孙	
胡	渭	李	存

昔金之未造，文章衰敝，至元好问出，始无愧于唐宋之作者，然蒙古初入中原，好问之学不甚显于当世。中统以后，浸尚词术，上下百有余年，称诗者推杨载、虞集、揭傒斯、范梈，称文者推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皆质有其文，彬彬然立言之君子也。

皇朝黄宗羲以姚燧、虞集为元文之最盛者，王士禛以吴莱之诗配苏轼，翁方纲以虞集之诗继黄庭坚，盖议论之不同如此。文章之士，因派别而为爱憎，至论定于千载之后，其言固不可易也。作《文苑集》。

杨奂，初名焕，后改为奂，字焕然，乾州奉天人。年十一，母卒，哀毁如成人。金末，举进士不第。

太宗九年，诏宣德税课使刘中试诸路儒士。奂应试东平路，两中赋论第一。耶律楚材荐为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奂言于耶律楚材曰：“奂以书生，理财赋己非所长，况河南兵荒之后，遗民无几，愿假以岁月，使得摩抚疮痍，为朝廷万一之助。”楚材善之。奂至，约束简易。或以增税额为言，奂责之曰：“剥下欺上，尔欲我为之也！”即减原额四之一，

公私便之，谓从来漕司所未有。在职十年，以老病致仕。世祖在潜邸，驿召参议京兆宣抚司事。累上书，得请而归。卒年七十。赐谥文宪。

免博学强记，读《通鉴》，论汉魏正闰，不平其事，著书驳正之。文章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赵复称其沉没庄、骚，出入迂、固，然后折衷于孔孟之六，世以为知言。著有《还山集》六十卷，《天兴近鉴》三卷，《正统书》六十卷。初，免从太宗检文，判误免为英，不敢私改故又名英云。

门人员择，得免文学之传。免文集，即择所厘订者。

陆文圭，字子方，江阴人，幼颖悟，博通经史百家之学。宋咸淳九年，以春秋中乡选。宋亡。隐居不仕。延祐设科，有司强之就试，再中乡选。其对策言救流民之策三，曰：择守令，轻赋役，议振贷；革贪吏之策三，曰：清选法，均俸给，严纠劾，拯盐法之策三，曰：恤亭户，减官额，省职员；拯钞法之策三，曰：住印造，节用度，禁奢侈；皆切中当世之弊。朝廷数遣使以币聘之，文圭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

文圭为文，纵横变化，莫测其涯涘，东南学者皆宗师之。属纆先一日，语门人曰：“以数考之，吾州二十年后，必有兵变，吾死宜葬于不食之地，勿封勿树，庶免暴骨之患。”其后江阴之乱，冢墓尽发，人乃服其先知。有《墙东类稿》二十卷。

同县梁益，字友直，工文辞，与文圭齐名，著有《三山稿》、《诗传旁通》。

刘辰翁，字会孟，吉安庐陵人，宋太学生。廷试言：“济王无后，可悯。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忤贾似道，置丙等。宋亡，不仕。著有《须溪文集》子尚友，亦能文。吴澄评其父子之文，谓辰翁奇诡变化，尚友浩瀚演迤，皆能成一家之言。

同县黄圭，字唐佐，罗志仁，字寿可，宋末有诗名。以荐，圭授莆田丞，志仁授天长书院山长。刘辰翁尝称之曰：“黄西月五言，罗秋壶小词，它人莫能及也。”

周密，字公谨，其先济南人，后徙吴兴。密学问渊雅，为宋相马廷鸾所知。累官丰储仓所检察。宋亡，寓杭州，居癸辛街杨沂中之瞰碧园，与王沂中、张炎、仇远等相倡和。其诗感慨激发，乐府尤工。有《蜡屐集》《弁阳诗集》、《苹洲渔笛谱》。密著书甚多，其《齐东野语》、《癸辛杂语》、《绝妙好词》，皆盛行于世。

卢挚，字处有，一字莘老，大都涿州人。至元中，以能文荐。累迁河南路总管。真人吴全节，代祀岳渎，过河南，闻其治行，力荐之。大德初，授集贤学士。出为江东道廉访使，复入为学士，迁承旨。卒。

元初能文者，曰姚、卢，谓燧及挚也。古今体诗，则以挚与刘因为首。著有《疏斋集》临川呈澄早“卢学士所作古诗，类魏晋清言，古文出入《盘诰》中，字字土盆瓦缶，而有三代虎雉瑚琏之色。”见者莫不改观。挚尝曰：“清庙明堂，谓之古，朱门大厦，谓之华屋可也，不可谓之古。太羹元酒谓之古，八珍谓之美味可也，不可谓之古。知此，可与论古文矣。”其自言得力如此。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宋咸淳中，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宁府。后迁临安教授，不就。大德八年，执政荐于朝，起家授信州教授，再调婺州，以疾辞。

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恭而辞骯髒，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当代儒宗，表元皆从受业。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蓄而始发。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表元一人而已。其门人最知名为

袁桷。桷之文，体裁、议论，皆取法于表元者。

表元晚年，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不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三十卷。

陈孚，字刚中，台州临海人。至元中，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二十九年，世祖命梁曾以吏部尚书再使安南，选南士为介。朝臣荐孚博学有气节，调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摄礼部郎中，为曾副。陛辞，赐五品服，佩金符以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世子陈日燿以忧制不出郊，遣陪臣来迎，又不由阳明中门入。曾与孚回馆，致书诘日燿以不庭及不出郊迎诏之罪，往复三书，辞直气壮，皆孚笔也。使还，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帝方欲置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再移衢州、台州。大德七年，奉使宣抚循行诸道。时台州旱饥。道殣相望。江浙行省檄浙东元帅脱欢察乐振之，脱欢察乐不恤民，驱协有司，动置重典，孚遂诣宣抚使，诉其不法十九事，按实抵罪，发仓振民，全活者众。孚亦以此致疾，卒于家。年六十四。赠临海郡公，谥文惠。孚天材过人，性任侠不羁，其诗文任意疾成，不事雕斫。有文集行于世。

同时有冯子振，其豪俊与孚略同，孚自以为不及。子振尝为诗谏桑哥，及桑哥败，子振又告词臣撰碑引喻失当，孚发其奸状，帝不问。子振为文，酒酣耳热，命侍史二三人润笔以俟，据案疾书，随纸数多寡，顷刻辄尽，然不尽合于法度，人亦以此少之。

洪希文，字汝质，兴化莆田人。父德章，宋贡士，初为兴化教谕。会兵乱，父子同居万山中，饭蔬饮水，相倡和，无愠色。德章有集曰《轩渠》，希文自号《续轩渠集》又号《去华山人稿》。其诗激宕淋漓，为闽人之冠。

龚璘，字子敬，镇江人。父渠，宋司农卿，宋亡，例遣北上，行至莘县，不食而卒。璘与弟理，力学不仕，当时以两龚比之。以荐为宁国路儒学教授。迁上饶县主簿，以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致仕，卒。为文卓伟殊绝，自成一家，著有《悔存稿》。

宋无，字子虚，旧字晞颜。宋末，兵起，自晋陵迁平江苏，昌朱姓，抢攘之际，不废学业。父国珍，领征东万户案牒，适病痿，无巧以身代入海，抵竹岛，风涛大作，无吟咏自如。至元二十四年，中丞王约荐之，以奉亲辞。著有《翠寒集》。赵孟頫称其风流蕴藉，皆不经人道语。又《吟吃集》一卷，杂咏古人轶事。《鲸背吟》一卷，乃从事征东幕府时，作七言断句，议论讽刺，有裨时政焉。

白斑，字廷玉，钱塘人。年十三，受经太学，即有声。甫壮，李衍为江浙平章，荐为太平学谕，斑勉起应命。秩满，迁兰溪州判官，不赴。其诗文为时所重，紫阳方回称其冠绝古今。庐陵刘辰翁言其苍然者不惟极尘外趣，兼有去山韶艮之音。晚归老栖霞，学者称湛渊先生。所著曰《经子类训》，曰《集翠裘》、曰《静语》，各二十卷。亦工书，有魏晋风。

刘应龟，义乌人。自少潜心理义之学，每以古人自期。宋淳祐间，游太学，丞相马廷鸾高其才，将以女妻之，坚不允，由是名称藉甚。至元初，起为月泉书院山长，升杭州学正。所著有《梦稿》、《痴稿》、《听雨留稿》共二十卷。

元淮，字国泉，别号水镜，临川人，徙家邵武。以军功官至溧阳路总管。常有诗云：“截发搓绳聊断铠，捲旗作带系金创，卧薪尝胆经营了，更理毛锥治溧阳。”溧阳，至元十三年升为溧州，继改溧阳府，已升为路。淮到省，乞改为直隶州，少苏民力。及去任，作诗云：“问归行李轻如羽，沿路吟诗有一船。”著《金困吟》一卷。

袁易，字通甫，平江长洲人。力学，不求仕进。行省使者将荐之，易固辞，辟署石洞书院山长，亦不就，居吴淞，具区间，筑堂曰静春，聚书万卷，手自校讎。著《静春堂诗集》四卷，与郡人龚璠、郭麟孙，为吴中三君子。赵孟頫尝作《卧雪图》以美之。

子泰，字仲长，为郡学教授，别号寓斋，亦有诗名。

鲜于枢，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大都人。官至太常典簿。学书于张天锡。偶适野，见二人輓车行泥淖中，遂悟书法。酒酣，吟诗作字，奇态横生，与赵孟頫齐名，终元世，学者不出此两家。或言孟頫妒其书，重价购而毁之。故传世不多云。著有《困学斋集》。虞集赞其画象曰：“敛风沙裘剑之豪，为湖山图史之乐。翰墨比米、薛而有余，风流拟晋、宋而无忤。”世称知言。

子去矜、孙端，皆能世其家学。

郑滁孙，字景欧，处州人。宋景定间，登进士第，知温州乐清县。累迁宗正丞、礼部郎中。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孙名荐者，世祖召见，授集贤直学士，累擢学士，乞致仕归。

弟陶孙，字景潜，亦登进士第，监西岳祠，先陶孙征至阙，奏对称旨，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会纂修国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孙曰：“臣尝仕宋，宋是年亡，义不忍书，书之非义矣。”终不书。世祖嘉之，擢应奉翰林文字。后出为江西儒学提举。

滁孙兄弟，在当时最号博洽，学者翕然推之。隆福太后制衣亲赐之，人以为荣，滁孙所著，有《大易法象通赞》、《周易记玩》等书。陶孙有文集。

姚应凤，字时和，慈溪人。自雄其才，喜驰聘，每属笔于广众中，词锋横逸，惊一座。后持以谒同郡袁桷，桷语之曰：“子文不受束缚，然法度自不可废也。”应凤颔之。自是，务

为简严，日益深邃。至元间，尝就试省部，时以龙虎台命题，有司得应凤赋，叹曰：“此秦汉间故物也。”置高第，著有《讷轩稿》。

谢晖，字彦实，资阳人。识见通敏。早岁受业胡长孺之门，以德业自勉。或劝习举子业，答曰：“学以博通古今，资文行耳，仕奚所急？”赵孟頫见而爱之，授以书法，一临池遂得神似。文章质实，皆布帛菽粟之言。

吾邱衍，字子行，由太未徙家钱塘。性凌傲，高不事之节。家于委巷中，教小学，常数十人。或请谒，从楼上遥谓曰：“吾出有间矣。”著《尚书要略》、《听玄集》、《九歌谱》、《十二月乐谱》。辞重正卦气、楚史禱机、晋文、春秋诸书，兼通音律，工篆、隶。初，衍年四十，未娶，所知为买酒家女为妾。女有前夫，知女所在，讼之，衍遭粹辱，不胜忿，因诣仇远作别。值晨出，留诗一章，有“西冷桥外断桥边”之句，明日，有得遗履于桥上者。西湖多宝院僧可权，从衍学，知其投水死，乃葬衍遗文于后山。

同县仇远，字仁近，官溧阳州教授，好古博雅，楷书学欧阳，率更行书，亦善。著有《山村集》、《批注唐百家诗选》。

杨载，字仲弘，其先居建州之浦城，后徙杭州。幼孤，事母至年四十不仕。户部尚书贾国英数荐于朝，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载遂登进士第，援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宁国路总管府推官。至正二年，卒。

载博涉群书，为文以气为之。黄潘平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载亦谓潘曰：“子之文，气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潘叹服。尤工诗，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汉魏，而格律则以唐为宗。”自载出，始洗宋季诗人之陋。载与虞集友善，每言集

不能作诗。一日，集载酒，问诗法于载，酒酣，尽为集言之。后集作诗送袁桷扈驾上都，介他人，质于载，载曰：“此诗非伯生不能作也。”或问：“君谓伯生不能作诗，何以有此。”载曰：“伯生学问高。予以诗法授之，余莫能及也。”故元一代之诗，称虞、杨、范、揭云。

同时，上元有杨刚中，字志行，自幼厉志操。及为江东按察司照磨，风采凛凛。其文奇奥简涩，力矫凡俗，为元明善叹赏。仕至翰林待制而卒。有《霜月集》行世。

其甥李桓，字晋仲，同郡人，由乡贡进士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亦以文鸣。

刘诜，字桂翁，吉安庐陵人，少有文名。江南行御史台屡以教官、馆职，遗逸荐，皆不报。诗文曰《桂隐集》。桂隐，诜别号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赐谥文敏。

同郡龙仁夫，字观复，刘岳申高字促，其文学皆与诜刘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丽，所著《周易》多发前儒所未发。岳申用荐为辽阳儒学副提举，仁夫江浙儒学副提举，皆不就。

陈旅，字众仲，兴化莆田人。幼孤，笃志于学，于书无所不读。用荐者，为闽海儒学官。适御史中丞马祖常使泉州，一见奇之。谓旅曰：“子馆阁才也。胡为留滞于此。”使勉游京师，既至，翰侍讲学士虞集见其所为文，慨然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矣。”即延至馆中，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旅这助为多。

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力荐之，除国子助教。居三年，考满，诸生不忍其去，请于朝再任焉。元统二年，出为江浙儒学副提举。至元四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至正元年，迁国子监丞，阶文林郎。又二年，卒，年五十有六。

旅于文，自先秦以来，至唐、宋诸从家，无所不究。故其文黄雅峻洁，必求合于古作者，有文集十四卷。笃于师友之义，每感虞集为知己。其在浙江时，集归田已数载，岁大比，请于行省参知政事李术鲁翀，亲奉书币请集主乡试。集感其来，留旬日而别，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与学者语，必以旅为平生益友。一日，梦旅举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见尔。”既而，闻旅卒，集深悼之。

同时有程文、陈绎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礼部员外郎，作文明洁而精深，集亦称之。绎曾，字伯敷，处州人，为人虽口吃而精敏异常，诸经注疏，多能成诵。文辞汪洋浩博，其气烨如也。官至国子助教，论者谓，二人皆与旅相伯仲。

李洄，字溉之，滕州人。少以文受知姚燧。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转太常博士。拜住为丞相，闻洄名，擢监修国史长史。泰定初，除翰林待制。以葬亲辞归。天因初，文宗开奎章阁，延天下知名士充学士员。洄数进见，奏对称旨，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洄既被知遇，乃才《辅治篇》以进。命预翰廷大议，同修《经世大典》。谒告归，复除翰林学士，称疾不起。

洄骨清神朗，峨冠褒衣，望之如图画中人，为文挥洒纵放，去官后，历游匡庐、王屋、少室诸山，留连久之，乃去。侨居济南，有湖山、花竹之胜，构亭其间，文宗尝敕虞集记之。洄尤善书，自篆、隶、真、草，皆见重于世。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同时海康人王景贤，号愚谷，为邕州路教授。文宗居海南，得其诗爱之，手书“愚谷”二大字以赐，及即位，又赐以六花宫袍。

范棹，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抚之。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居则固穷守节，竭力养

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与虞集友善。年三十六，始客京师。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以荐为翰院编修官。秩满，御史台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迁江西湖东道，选充翰林供奉。

御史台又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闽俗素污，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无别尤甚。惇作歌诗一篇，述其敝，廉访使取以上闻，皆罢遣之。未几，移疾归，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以养亲辞。明年卒。年五十九。

所著诗文，与虞集、杨动、揭傒期齐名。惇居官廉正，不可干以私，疏食饮水，泊如也。吴澄称为特立独行之士云。

柳贯，字道传，婺州浦江人。幼有异禀，颖悟过人。稍长，受学于金履祥，又从方凤、吴思济、谢翱游，肆力于古文词。以察举为江山县学教谕，又为昌国州学正。

考满，至京师，翰林学士吴澄语人曰：“柳君如庆云甘露，天下士将被其泽。”翰学士承旨程钜夫以墨一笏赠之曰：“天下文章，今属子矣。”延祐四年，特授湖广等处儒学副提举，未上，改国子助教。擢博士。

泰定元年，迁太常博士。朝廷有大典礼，集诸儒讨论，贯酌古今之宜，为之折衷，人咸服其精审。沅州岁贡包茅四十一舟，茅轻，舟多覆溺。贯建议，请减其三分之一，附以他贡物，自是无覆溺之患。前临江州知州李侗为部使者所劾，侗官至集贤侍读学士，卒，当得谥。贯为谥议，其子纳金于贯，乞毋于临江事。贯辞之。而明其无罪。执政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庙，众莫敢言，贯独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大名，长吏白于朝，乞封爵。贯以为神奸蛊民，不治将为乱，下所部禁止之。监察御史马祖常荐贯才任御史。疏再上，不报。

出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抵任，吏沿旧例，纳米八十石。

贯谢不受。道士庙侵学地。书院学田为僧所占者二百三十亩，悉寺而归之。南康仓吏坐飞语逮系百余人。行省檄贯谳其狱，一讯而伏，平反甚众，人尤服其明允。秩满，谢病归，家居十年，饔饔不给，泰如也。至正元年，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明年卒，年七十三。门人私谥文肃先生。

贯学问淹雅，其文春容纾徐，事详而词核，蔚然成一家言。工篆籀，杜本谓其妙处不减李阳冰。有《近思录广辑》三卷，《字系》二卷。金石文字十卷，文集四十卷。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乐清人。少居雁荡山五峰下，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名誉日闻，泰不华以师事之。至正七年，诏征隐士。以秘书监著作郎召，与完者图、执礼哈琅、董立同应诏，赴京师，见帝于宣文阁，进《考经图说》，帝大说，赐上尊。明年，长文林郎、秘书监丞，卒于官，年五十三。

孝光以文章负名当世，其文取法古人，非先泰、两汉语，弗以措辞。有文集二十卷。

同时莆田人朱文震，字原道，仕至泉州路总管，博学能文，宋濂称其言醇而理彰。著《葵山集》。

周驰，字景远，东昌人。文章雅贍。官燕南廉访佥事。尝为南台监察御史，分治过浙西，日与朋友周旋，每有往复，其书吏记于壁上以讽之。驰召谓曰：“人之读书所以明人伦，使我屏绝故旧，是为御史而废朋友一伦，其可乎？”闻者黜之。后卒于官。

朱德润，字泽民，平江人。父环，长洲儒学教谕。德润工诗文，善书，尤长于绘事。

延祐末，游京师，赵孟頫荐之驸马沈王以闻，仁宗召见，授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英宗嗣位，出为镇东行中书行省儒学提举。又明年二月，大雪，上猎于柳林，

驻寿安，献《雪猎赋》累万余言，上奇之。未几，英宗遇弑，德润谓人曰：“吾挟所长，事两朝而不偶，是命也。其归饮三江水乎。”旦日，遂弃官归。

至正十二年，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三旦八起为行省照磨，乃进言于三旦八，请贷协从，以携贼党。既而，选为长兴尹，以病乞归。卒年七十二。

子吉，闭门教授，不应张士诚这聘。

顾辉，字德润，鄞县人。其大父应春，乡贡进士，父学海，字叔川，皆名士。

辉幼承家学，甫十岁，即善属文。郡博士俞希鲁欲以神童贡，辞不就，既长，肆力经史，卓然欲以事功自见。既而，喟然叹曰：“吾身不遇矣，殆将以立言已乎！惟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古行哲王所藉以牖民者也。”自是，默索精思，昼夜孜孜，垂三十年。

著《释圜》一，说约六十三。图徽二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卦八，解八，辩十二，议二十四，传七，记、论、序文、铭各三，杂著十八，赋六，骚十九，杂诗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为三集，通谓之《守斋类稿》。

马莹，字仲珍，建德人，少颖悟，精研经史，旁及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延祐设科，莹再举进士不第，卒。

莹善为诗，措意遗词，初尚葩泽，后更脱去边幅，直窥微妙，有《岁迁集》四十卷，文集十二卷。

黄叔英，字彦闻，慈溪人。父震，宋宗正少卿，门人私谥文洁先行。

叔英传其父学，于经史百氏之书皆能成诵。为文俊拔伟丽，意气奔放，用荐者，为晋陵县教谕。卒。有《赣笈暇草》三卷，诗文集二十卷。

吴福孙，字子善，钱塘人。用荐者，为宁国州儒学正。赵孟頫以善书名，福孙得其楷法之妙，兼工篆、籀。后授潮阳县青山洋巡检，移疾归。至顺二年，赴选至京师。大学士阿荣以福孙所作小楷书进于上，召见奎章阁，命近侍引金钟酒以赐，将用为馆职。有沮之者而止。至元中，累迁上海县言簿。卒。著有《乐善斋集》、《古印史》。

胡渭，字景吕，绍兴诸暨人。隐居不仕。工诗，鲜于侁称其档远清丽，销加精密可几杜甫。赵孟頫重其高节，写《袁安卧雪图》以遗之。有《静春堂集》四卷。

李存，字明远，安仁人。颖悟该博，好为古文词。与贵溪祝蕃远、舒元易、吴尊光同游上饶陈立大之门，号西江四先生。葺书室曰竹庄。秘书李孝光举以自代，不起。有《俟庵集》三十卷。